

第一章：巴尔干：欧洲的“火药桶”

揭开巴尔干神秘的面纱

世纪之交，继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以及随后因民族矛盾激化引发的南斯拉夫内战危机之后，古老的“巴尔干问题”依然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大地区产生影响。如今，北约和南联盟的战争以及科索沃危机不仅震荡了欧洲，而且波及全世界。国际社会关注的目光再次聚焦于被人们称之为“火药桶”的巴尔干地区。

长期以来，“巴尔干”一词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个谜，似乎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着它。其实，它本身并不神秘。“巴尔干”一词源于土耳其语对保加利亚一座山的称呼。据语言学家考证，很可能来自波斯语。这一名词在里海地区使用，意为“高出平原的山”。

1808年，德国地理学家 J. A. 措伊纳最先使用了巴尔干半岛这个术语。这是在“东方问题”日渐成为外交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之时（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之后一年和希腊独立战争之前），避免使用当时实际存在的“欧洲土耳其”（它的替代术语是“东南欧”）而使用的一个替代词。那么，巴尔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巴尔干的范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核心说”，视巴尔干为一半岛，包括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全部，原南斯拉夫的大部，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以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东色雷斯）。按此说法，巴尔干以二河六海为界，北面二河自西向东为萨瓦河接多瑙河，三面六海是：西临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南临地中海和爱琴海，东临马尔马拉海和黑海。另一种是“东南欧说”，视巴尔干为一地区，除以上所述外还应包括多瑙河流域（匈、罗）、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塞浦路斯）。匈牙利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上的巴尔干国家”，因为它在王国时期和奥匈帝国时期曾兼并克罗地亚达8个世纪之久（1102—1918年）；匈全盛时期的领土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迄喀尔巴阡山；匈牙利曾为抗击土耳其人入侵巴尔干作过贡献，但也曾在奥匈帝国时期助封为虐欺压巴尔干国家，研究巴尔干历史是离不开匈牙利的。至于塞浦路斯，由于其居民由希、土两族组成，同巴尔干

人民有相似的经历，被巴尔干各国视为属于巴尔干范围。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一般都把巴尔干范围限于(原)南、阿、希、保、罗、土这几个国家。

巴尔干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是欧洲经地中海、红海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以及俄国经黑海到地中海的必经之路。波斯普鲁斯、达达尼尔两个海峡像两把铗锁控制着黑海到地中海的门户，使欧亚两洲隔水相望，近在咫尺。这个地区在地理上和战略上意义重大，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在古代，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欧洲十字军、奥斯曼帝国都曾兵渡海峡，征战欧亚。在近代，沙俄凯觐巴尔干的目的是要控制黑海海峡，取得通向暖洋的出海口；德皇威廉二世视巴尔干为向中东和亚洲东进的通道；奥匈帝国企图从巴尔干南下爱琴海；意大利一向把亚得里亚海周围地区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土耳其竭力要保住其横跨亚欧的版图和对黑海海峡的主权；法国作为地中海大国曾想充当巴尔干的盟主；德国法西斯侵吞巴尔干，以便从侧翼包抄前苏联；英国为确保其在巴尔干的影响，二战末期在希腊登陆，镇压了希腊人民的解放斗争。二次大战以后，地中海曾集中了苏、美最大的舰队，成为两个超级大国耀武扬威的地方。当前，巴尔干各国在民族问题和领土问题上的纠葛又招致大国纷纷插手。这个地区依然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和动荡的地区。

如果按地理条件来划分，巴尔干包括以下几个区：首先是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地区西临亚得里亚海，是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有众多的海湾和靠近陆地的岛屿，十分有利于栖息，但背后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把这一地带与后方隔开，因此这里的居民不得不面向大海，特别容易受来自亚平宁(意大利)半岛的影响。

其次是西巴尔干山区

包括斯洛文尼亚山区、高地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中古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西部。这一地区偏僻，远离交通要道，比较闭塞、保守，有些地方在外国侵占巴尔干期间也是鞭长莫及的。

第三是巴尔干腹地

以摩拉瓦——瓦尔达河为中轴，北起萨瓦河平原，南迄马其顿。位于该地区中心的尼什盆地自古以来是巴尔干陆路的枢纽，有很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

第四是东巴尔干地区

多瑙河、马里查河、巴尔干山脉、罗多彼山脉横贯其间，交通方便。多瑙河下游和巴尔干山脉之间以及沿马里查河地区是巴尔干最富饶的农业区。

此外还有作为巴尔干外围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

罗马尼亚的西北部是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喀尔巴阡山脉从东、南、西三面包围着这一高原，把它同南部和东部的河谷分开。特兰西瓦尼亚在历史上一直是罗、匈两国争夺的地区。匈牙利以潘诺尼亚平原为核心，国土楔入斯拉夫居住区，把南部斯拉夫人与西部斯拉夫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西乌克兰人)分隔开来。

巴尔干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各个分散的居民区的融合，也不利于实行大面积的统治管辖，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巴尔干各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倾向。

1000多年来，巴尔干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巴尔干的原始部落是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他们分别居住在半岛的西部和东部，南部生活着希腊人。除此之外，凯尔特人、罗马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诺曼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中亚游牧人、马札尔人、保加尔人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踪迹。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有的是从外迁来定居，有的被同化了，有的则是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而影响最大的当数斯拉夫人，他们于公元6—7世纪，大概是在中亚游牧民族的驱赶或裹挟之下，从黑海以北的草原地带迁移进来，占据了绝大部分巴尔干内地的农田。他们同化了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把住在南部的希腊人排挤到沿海地区和岛屿上，把住在北部的讲拉丁语的罗马行省居民排挤进了山区，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巴尔干的居民结构。现在的巴尔干各国中，南斯拉夫各族和保加利亚人是斯拉夫族，阿尔巴

尼亚人是古伊利里亚人的后裔，罗马尼亚人是达契亚——罗马人的后裔，希腊人自成一族，土耳其人是突厥族。斯拉夫族的人口约占巴尔干半岛人口的一半。随着民族的历史演化，巴尔干地区逐渐形成几个国家，就目前来看，该地区共有10个国家。

1.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各民族从9世纪起在与异族的不断斗争中，先后建立克罗地亚、马其顿、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等民族国家。经过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长期分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南斯拉夫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铁托领导下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诞生。铁托逝世后南内部瓦解过程不断发展。1991—1992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四个共和国先后脱离南联邦宣布独立，剩下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建立联盟共和国，成为“新南斯拉夫”。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同匈牙利、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接壤。面积10.2万平方公里。人口1046万，其中塞尔维亚族983万，为南部斯拉夫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黑山族次之，共63万人。少数民族有阿尔巴尼亚族和匈牙利族。首都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

2.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自己的国家。公元1世纪归罗马帝国管辖，7世纪斯拉夫人迁入，该地成为卡朗塔尼亚侯爵领地，同巴伐利亚公国关系密切。8世纪下半叶并入法兰克王国，9世纪起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向该地殖民，13世纪后期起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世袭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斯洛文尼亚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共同成立南斯拉夫国家。二次大战后加入南斯拉夫联邦，1991年6月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地处巴尔干西北角，与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接壤。面积20251平方公里，人口200万，民族成份比较单一，其中90%是斯洛文尼亚人。首都在卢布尔雅那。该国是原南斯拉夫经济发展水平

最高的地区。

3.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最初为罗马帝国潘诺尼亚省的一部分，曾受东哥特人、伦巴第人、拜占庭人和阿瓦尔人的统治。7世纪斯拉夫人迁入，11世纪初为匈牙利所占。1102年起匈牙利国王兼任克罗地亚国王。16世纪克罗地亚部分被土耳其侵占，17世纪末被奥地利占领。奥匈帝国成立后，克罗地亚回归匈牙利，帝国解体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组成南斯拉夫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度成立法西斯傀儡独立国，战后加入南斯拉夫联邦，1991年6月宣布独立。克罗地亚地处巴尔干半岛中部，与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壤。人口约468万，其中约1/9是塞尔维亚人。面积56538平方公里。首都萨格勒布。

4. 马其顿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的马其顿帝国，但不久即分崩离析。公元前2世纪为罗马帝国所灭，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中世纪先后被保加利亚、拜占庭和塞尔维亚占领。14世纪后受土耳其统治达500多年。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被塞尔维亚和希腊瓜分。在二次大战后成为南联邦共和国之一，1991年9月宣布独立。地处原南斯拉夫的南部，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接壤。面积25713平方公里，人口211.1万。其中78%是马其顿人，13%是阿尔巴尼亚人。首都斯科普里。

5.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公元10年属罗马帝国的达尔马提亚省4世纪末归西罗马帝国。530年为东哥特人所占，东哥特王国灭亡后划归东罗马帝国。7世纪斯拉夫人迁入，10—12世纪为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争夺的对象，15世纪中叶被土耳其占领，1908年被奥匈帝国吞并。战后并入塞尔维亚，1941年并入克罗地亚。二战后加入南斯拉夫联邦，1992年3月宣布独立。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接壤。面积51129平方公里，人

口447.9万，主要有三大民族，它们是波黑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分别占总人口的44%、33%和20%。首都萨拉热窝。

6. 保加利亚

公元6—7世纪，从多瑙河南下的斯拉夫人和高加索西下的保加人战胜拜占庭军队，于681年在巴尔干多瑙河流域建立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1018年又被拜占庭所灭，1396年沦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1878年才告独立。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东临黑海，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希腊、土耳其接壤。面积110911平方公里，人口约900万，保加利亚人占86%，土耳其等少数民族占14%。首都索非亚。该国在二战后曾是华沙条约成员国。

7.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人起源于古伊利里亚人，长期受罗马人、拜占庭人和奥斯曼人的统治，但仍保持其民族特征。

1190年建立封建制公国。1422年在传奇式领袖斯坎德培的领导下才真正独立，但几十年后因土耳其人不断进犯又丧失独立，到1912年复国。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西濒亚得里亚海，同黑山、塞尔维亚、马其顿、希腊接壤。面积28748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阿族占97%，希腊族、南斯拉夫族、茨冈族只占3%。首都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在二战后一度是华沙条约成员国。

8. 罗马尼亚

色雷斯族的一支达契亚人自古以来佐在巴尔干喀尔巴阡山地区。公元106年被罗马帝国征服后，达契亚人与罗马人逐渐融合成罗马尼亚民族。公元10世纪建立第一个罗马尼亚国家—特兰西瓦尼亚，后该地区受马札尔人统治。14世纪时又成立第二个罗马尼亚国家—瓦拉尼亚公国，接着成立了摩尔多瓦公国。1859年这两个公国联合成为罗马尼亚，但仍依附于土耳其，到了1878年才宣告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取回了特兰西瓦尼亚，领土大为扩大。位于巴尔干东北部，东临黑海，同乌克兰、摩尔多瓦、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接壤，面积237500平方

公里，人口约2280万，罗马尼亚族占88.01%，匈牙利族占7.9%，德意志族占1.6%，还有少数乌克兰人和塞尔维亚人。首都布加勒斯特。在二战后曾是华沙条约成员国。

9. 希腊

希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曾受马其顿(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和罗马(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的侵略，以及拜占庭帝国(5~10世纪)和奥斯曼帝国(15—19世纪)的统治，1827年获得独立。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三面临海：爱奥尼亚海、地中海、爱琴海，同土耳其、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接壤。面积131990平方公里，人口约970万，98%以上是希腊人，少数民族有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首都雅典。希腊是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

10. 土耳其

土耳其国家是奥斯曼于1299年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在奥斯曼之子吴尔汗统治时期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占领拜占庭的加里波利半岛，并由此向巴尔干扩张，此后统治巴尔干半岛达5个世纪之久。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土耳其在东色雷斯保住了一块领土，因而国土横跨亚欧两洲，绝大部分在小亚细亚。在巴尔干的部分只占总面积的3.1%，约2.4万平方公里，与保、希接壤。三面临海：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地中海。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个海峡都在土耳其境内。首都安卡拉(在小亚细亚)。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

综上所述，

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分界线同国家分界线是相差很大的。原因在于：几千年来，各个民族的迁徙，不同国家、文化、宗教和思想的错综交叉的影响，首先在客观上造成了居民结构的混杂。

巴尔干由于其政治、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历史上一直受亚、欧大国的入侵，民族和国家的正常形成过程受到严重干扰和阻碍，很难实行真正的民族自决，巴尔干各国的边界大多是大国在大战后策划安排的结果。

另外，侵入巴尔干的大国有计划地改变当地的民族成分(如把土耳其人迁入东色雷斯)，为逃避占领国的压迫，常有一个民族迁到另一民族地区，情况变化后他们又原地，这种人口大量流动使巴尔干民族的界线变得越加混乱，并成为这一地区长期动荡、流血冲突频仍的一个隐患。与民族问题相连的还有文化和宗教问题。从文化方面看，这一地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文化区。巴尔干曾受希腊、罗马、拜占庭、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文化影响，是个多文化区域。从历史方面说，由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而这条分界线正好在巴尔干半岛上，大致是从今斯库台划到贝尔格莱德，巴尔干一度被这两个帝国分治，因而形成“东部文化区”和“西部文化区”。如果再具体一点，考虑到以后土耳其文化和奥匈文化的渗入，则可作如下区分：“东部文化区”包括：——希腊、拜占庭文化。主要是在今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是拜占庭帝国在继承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亚洲文化因素，发展罗马文化和传播东正教的结果；——土耳其文化。在属于土耳其的巴尔干半岛东南一角(东色雷斯)和土族居民中。

“西部文化区”包括：

——亚得里亚海文化。在曾被威尼斯统治400年的达尔马提亚地区，与意大利半岛隔海相望，是接受罗马、威尼斯、意大利文化的人口；——中欧文化。主要在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这些地方曾是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统治范围。

除东西文化区外，还有“西巴尔干山地文化区”，主要是在波斯尼亚的崇山峻岭之中，其特点是封闭僵化，直到20世纪还保存着宗法制度的残余，与“东部文化”和“西部文化”都格格不入。

与此同时，

巴尔干的宗教情况也很复杂，居民主要信仰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三种宗教，这也是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统治的结果。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

国的国教，形成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时基督教还是一体的，1054年，因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同罗马教皇争夺领导权矛盾激化，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也称希腊正教)。巴尔干的基督教也按东、西教会分界线分为两派。天主教归罗马教皇管辖，教区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北部；东正教归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管辖，教区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南部、希腊。基督教的分裂对巴尔干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天主教以“普世性”为本，东正教以“正统性”自居，它们对基督教的教义有不同解释，这种差别表现在社会准则、价值观念、人生目标和艺术形式等等各个方面。此外，天主教使用拉丁文字，东正教则使用基里尔文字。

公元14世纪时，奥斯曼帝国侵占巴尔干，又带来了新的宗教—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波斯尼亚、马其顿西部、阿尔巴尼亚(17世纪以后改信)。尽管土耳其长期统治过巴尔干，但作为土耳其国教的伊斯兰教却在那里传播得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规定，被征服的非穆斯林人是主要的纳税人，这样异教徒越多，国家税收也就越多，土耳其的统治者从财政利益考虑，当然不想强迫巴尔干人改变信仰，一部分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改宗伊斯兰，也并不是出于信念；而只是为了达到个人避免迫害和提高地位的目的。至于伊斯兰教同基督教的矛盾更是不言而喻，它们从教义、礼仪直到教徒的生活方式都是迥然相异的。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十字军东征，就是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基督教圣地的旗号；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征讨匈牙利时，匈国王西吉蒙斯也是以抵抗异教徒为名向欧洲基督教国家求援，组成一支新的十字军联军，与土军在多瑙河畔展开一场恶战，结果基督教联军一败涂地，土军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无恶不作。时至今日，这两种宗教仍互相排斥，两教教徒之间隔阂很深。于是，不同的宗教成为该地区战乱不断的又一个隐患。

尽管如此，如果人们有机会去巴尔干一游，就会发现那里真像一个语言、习

俗、文化、艺术的大熔炉，充满了多姿多彩的风情。例如，在昔日的君士坦丁堡，今日的伊斯坦布尔，你可以看到矗立着的大小5000多座清真寺，形成了土耳其人独特的建筑风格，而更有趣的是可以领略一下典型的拜占庭建筑艺术是如何被“伊斯兰化”的：在东正教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四周加建了几个高耸入云的宣礼塔，就巧妙地变成了一座清真寺；在萨洛尼卡等东南部城市，可以欣赏古色古香的圆形拱顶建筑和保存完好的拜占庭壁画和圣像；在西部地区可以见到古朴的哥特式教堂和宏伟的古罗马露天剧场；达尔马提亚沿海区则另有一种浓郁的“拉侗”气息，尤其是在中世纪古城杜布罗夫尼克可以明显感觉到来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影响；在多瑙河流域，德意志人建造的具有中欧风格的城堡比比皆是；在雅典瞻仰灿烂的古希腊文化遗迹，想到这里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巴尔干的确是个引人入胜的、斑驳陆离的世界！

反复爆炸的“火药桶”

然而，这种浪漫的情调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期间，灰飞烟灭了。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巴尔干半岛一直是欧洲战争最频繁的地区，成为“反复爆炸的火药桶”。

1912年8月，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爆发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起义，得到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9月，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逐步结成巴尔干同盟，企图乘机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瓜分其欧洲地区的领土。10月9日，黑山首先对土采取军事行动。随后，保、塞、希先后参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全面爆发。巴尔干盟军势如破竹，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巴尔干同盟的胜利引起了欧洲列强的不安。俄国担心保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影响自己对黑海海峡的控制；德国和奥匈帝国则因利益所在不愿看到土耳其覆灭。为此，奥匈帝国还调动军队企图阻止塞军向亚得里亚海岸进军。在大国压力下，保、塞与土耳其于1912年12月签订停战协定。1913年5月30日，土耳其被迫与巴尔干同盟签订《伦敦和约》，几乎丧失其欧洲地区全部领土。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

巴尔干同盟内部却因战果分配不均而矛盾激化。保加利亚企图独占马其顿；而塞尔维亚没有得到亚得里亚海出海口，要求在马其顿得到补偿；希腊企图扩大在马其顿的占领区，罗马尼亚则要求从保加利亚获得南多布罗加。虎视眈眈的欧洲列强利用巴尔干各国矛盾，加紧对该地区的争夺。俄、法支持塞、希，奥匈支持保加利亚。1913年6月29日，保加利亚突然向驻马其顿的塞、希军队发起攻击。7月初，塞、希军队发起反攻，迫使保军撤退。7月10日，罗马尼亚对保宣战，占领多布罗加，并向索菲亚进军。21日，土耳其乘机攻占阿德里安堡，保加利亚军队全线崩溃，于7月29日宣布投降。8月10日，主要交战双方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9月29日，保、土又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根据条约，保加利亚丧失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土地。战后，巴尔干力量重新组合：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希腊接近协约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则接近德奥同盟。列强对巴尔干的争夺日益加剧，从而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两次巴尔干战争致使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使德奥同盟终于找到向协约国寻衅的借口，成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8月，德、英、俄、法参战，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重大战役都是在巴尔干土地上进行的，其中有些战役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最终的结局。如1914年奥匈帝国讨伐塞尔维亚的战争。当时由奥匈帝国上将波提柯雷克带领的部队在塞尔维亚境内两次受到奇袭，最终于1914年12月中旬被逐出了塞尔维亚。1915年10月，爆发了塞尔维亚战役，德国、奥匈和保加利亚为打通柏林至君士坦丁堡的铁路交通而联合进攻塞尔维亚，并攻陷了贝尔格莱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巴尔干出现了新形势：南部斯拉夫人趋向联合；巴尔干其他国家在各自的国境内成立。这一事实对以后巴尔干地区的影

响至关重大。但马其顿仍被宰割。

二战爆发时，巴尔干各国已置身两大阵营中，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茨韦特科维奇政府加入轴心国阵营；后来南斯拉夫脱离轴心国阵营，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阵营。加入反法西斯阵营的巴尔干国家还有希腊和阿尔巴尼亚。1939年在意大利进攻希腊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就蔓延到了巴尔干半岛(事实上1939年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已是法西斯在这一地区侵略的组成部分)。1941年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进攻南斯拉夫。除土耳其直到战争结束始终保持“中立”外，巴尔干其他各国各民族，都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卷入侵略集团，或者成为侵略的受害国。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决定性战役都不是在巴尔干地区进行的，但是，巴尔干的局势对盟国来说仍是举足轻重的。1941年3月27日南斯拉夫废除三国轴心公约，法西斯德国不得不临时抽调兵力攻占南斯拉夫，从而打乱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表。1941年—1945年南斯拉夫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解放斗争牵制了大量德军使其不能抽调到其他战场，具有巨大的道义、政治意义以及重大的军事意义。

二战期间，希腊成立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民族解放阵线，并成立了人民解放军。1944年10月，人民解放军从法西斯德国手中解放希腊大部分领土。当月，英军在希腊登陆，护送希腊流亡政府回到雅典，随后下令解除民族解放阵线武装。12月，希腊政府在英军支持下制造雅典流血惨案，挑起内战。为消灭希腊人民解放军，英国从意大利等地调来大量增援部队。1945年1月，人民解放军被迫撤出雅典，但仍控制2/3的国土。民族解放阵线鉴于希腊政府做出了实行国家民主化的承诺，于2月12日同政府签订《瓦尔基扎协定》，同时解散人民解放军。事后，希腊政府违背协定，残酷镇压民主力量，并恢复君主制。1946年2月，希腊共产党决定重新开展武装斗争，10月28日组成希腊民主军。在南斯拉夫支援下，民主军广泛开展游击战，沉重打击政府军和英国武装干涉者。1949年，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向希腊政府提供3亿美元军事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团，直接介入希腊内战。

在美、英的支援下，希腊政府军不断大规模围剿民主军，民主军孤立无援，内部分裂，于1949年10月惨遭失败。

1989年东欧剧变后，南斯拉夫联邦随即出现了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危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南斯拉夫开始走向解体。1992年1月，欧共体各国正式承认了斯、克的独立，使南联邦解体的势头不可逆转。波黑在南联邦6个共和国中是民族结构和宗教信仰最为复杂的一个。1991年10月，波黑议会在塞族议员反对的情况下，强行通过《关于波黑主权备忘录》，于是塞族代表退出议会和政府，并于1992年1月成立了“波黑塞族共和国”。同年3月，波黑政府又在塞族集体抵制下宣布独立，波黑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欧共体和美国分别于4月6日和7日宣布承认波黑独立，波黑塞族遂于4月7日宣布“波黑塞族共和国”独立。欧共体和美国的这种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波黑局势急转直下，各地出现的零星武装冲突，很快演变成了一场战火燃遍全国的穆、克、塞三方的民族大混战。对此西方各国纷纷介入。1993年初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积极介入波黑事务，力图给波黑问题的解决打上“美国标志”，并显示其“唯一超级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主导作用。1993年3月18日，在美国的撮合下被黑穆一克联邦正式成立，4月10日，北约飞机首次对波黑塞族阵地进行空袭。

11月11日，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止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1995年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推行“军事加外交”双管齐下的战略，加大了干预波黑冲突的力度，最终迫使波黑在外力的强制下走向“和平”。12月14日，塞尔维亚、波黑和克罗地亚三国总统，以及美、法、德、英、俄五国首脑和其他有关国家代表在巴黎爱丽舍宫正式签署波黑和平协议。至此，持续近4年的波黑战争宣告结束。如今刚刚掀起的这场热战，是20世纪巴尔干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既证实了巴尔干是火药桶的论点，同时又否定了这一论点。

巴尔干土地上的战争并不是由于巴尔干各民族好战所致，更非巴尔干的政治

形势所致，而与欧洲乃至世界形势密切相关，欧洲大国几乎无一例外都插手巴尔干局势，巴尔干各国不过是欧洲政治棋盘上的小卒而已，决定进退的还是欧洲大国。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大国干预巴尔干形势将会导致该地区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并最终导致新的矛盾和冲突。

血与火的历史记录

从历史意义上来看，像“欧洲”这个术语一样，“巴尔干”反映的是一种深邃的地缘政治内涵和矛盾，古往今来，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巴尔干地区多次受到外来侵略者的征服和蹂躏，其历史记录的几乎每一篇、每一页都充斥着血与火的厮杀。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前，巴尔干的地理概念包括6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希腊。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以后，巴尔干的国家数目骤然增到10个。除上述六国外，还有从南斯拉夫分立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这八方交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碰撞、宗教分裂、种族对峙以及大国的角逐常巴尔干半岛最初居住着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凯尔特人和古希腊人。以后几乎全为罗马人占据。在民族大迁徙时期，东、西哥特人、匈奴人和阿瓦尔人纷至沓来。在公元5—7世纪内，斯拉夫人也开始迁入和定居下来。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从而在巴尔干地区烙下了明显的分裂痕迹。600余年后的基督教会大分裂则使这一烙印牢牢定格。两次分裂的界线都从今天的波黑共和国穿过，这恰似历史的伏笔。至此，南斯拉夫人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宗教上分裂成两大派。南斯拉夫地区分裂成以天主教为代表的拉丁文化圈和以东正教为代表的拜占庭文化圈。

8~15世纪，巴尔干经历了建立中世纪国家的过程。其中一些国家非常繁荣昌盛，不仅在巴尔干疆界之内，而且也在更广大的欧洲地区内享有盛誉。如公元9世纪，克罗地亚成为独立国家，它在10世纪托米斯拉夫国王和11世纪的克雷希米尔国王统治期间处于全盛时期。10世纪和11世纪初，马其顿突然崛起，但其黄金时

代极为短暂。

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国家从13世纪初到14世纪末，其疆域几乎占了巴尔干半岛的2/3。当时塞尔维亚号称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王国。最后，大波斯尼亚国家也成立了。14世纪末，该国国王被称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普里莫列人、达尔马提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国王，”在南部斯拉夫民族先后建立独立国家的同时，巴尔干的其他民族也奠定了各自的国家基础如9世纪初成立了保加利亚独立国；10世纪初建立的第一个罗马尼亚国家—特兰西瓦尼亚和14世纪成立的第二个罗马尼亚国家—瓦拉尼亚；14世纪建立的阿尔巴尼亚王国。而希腊则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但从14世纪起到20世纪初，巴尔干的历史注定要同奥斯曼帝国联系在一起。1345年，土耳其占领加里波利后开始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在长达500多年的征服和占领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给巴尔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首先，它消灭了南部斯拉夫民族的中世纪国家，彻底改变了其正常的发展，其次，将伊斯兰教移植到了巴尔干，致使南部斯拉夫民族之间形成了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三教鼎立的局面，并造成各民族在民族特性、文化、习俗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第三，奥斯曼帝国入侵引起的民族大迁徙，造成不同民族的杂居和民族分界线的犬牙交错。这在巴尔干特别是南斯拉夫地区遗留下了极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关系，为日后的民族和领土纠纷埋下了祸根。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西欧民族主义的传人和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28年，希腊人首先获得了独立。随后，根据1878年的圣斯特法诺和约，塞尔维亚人逐渐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但保加利亚、波斯尼亚、黑山、马其顿等仍然受制于奥斯曼帝国。1875—1878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纷纷举行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造成了70年代的东方危机。东方危机的出现代表欧洲的重组和“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无法挽回的解体。1903年，马其顿发生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伊林登起义。1912年10月—1913年5月爆发了保、塞、希和黑山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即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阿尔巴尼亚利用土耳其的溃败，在1912年11月宣布独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尔干国家才最终获得了独立。

巴尔干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化，给巴尔干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宗教因素在巴尔干历史进程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其情感表达都是建立在因宗教划分的人口的多样性基础上的。宗教属性将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同东正教联系在一起，并在民族集团中间催化民族觉醒。不仅如此，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或者民族一体化至少是在宗教框架内完成的。这使得宗教在民众心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信念和行动准则。其次，外来势力长期的征战与统治，延缓甚至改变了巴尔干各族人民原有的政治、经济生活进程。同时，长期的异族统治阻隔了巴尔干同欧洲大陆的主要历史潮流和社会经济的联系，致使巴尔干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无缘(它们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近代化)，也没有称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阳光，因而推迟了资本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发展。

巴尔干社会发展形态严重滞后，长期处于前工业社会；第三，不同的宗教和欧洲大国的利益逐渐成为在巴尔干历史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两个经常性因素。欧洲列强为了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竞相公开或秘密地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欧洲大国之间有关巴尔干的协议、冲突和讨价还价严重影响到巴尔干的局势。同时，他们还经常使用宗教因素来破坏巴尔干国家的团结，使原本是基本利益一致的巴尔干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的越来越多，有时甚至不借兵戎相见。1913年，保加利亚为争夺马其顿而引发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即是一例。所有这些，导致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的一个爆发战争最频繁的地区，人称“火药桶”；第四，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巴尔干成为欧洲的“火药桶”，并不是因为巴尔干人好勇斗狠所致，而是由于多少世纪以来外族人入侵巴尔干地区并用火与剑干涉巴尔干各民族生活所致。

巴尔干“火药桶”不是巴尔干各族人民造成的，也不是他们所点燃的，巴尔

干民族总是巴尔干土地上进行的战争的最大的和唯一受害者。冷战后南斯拉夫解体 and 由此引发的波黑战争、北约和南联盟的战争就是这一论点的最新证明。

“向东”还是“向西”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内部矛盾和世界大国的干预是导致巴尔干地区形势长期动荡的两大因素。1995年7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巴尔干国家左翼党国际会议就认为：巴尔干地区各国之间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该地区的国家没有联合起来，他们不仅在语言宗教信仰、民族属性和历史等问题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向东”和“向西”靠拢的战略方针上有明显分歧。一些民族主义者常常试图修改国家边界，或试图建立纯民族国家，结果导致各种冲突。同时，一些世界大国不断插手巴尔干地区事务，进行挑拨离间，人为制造各国之间的分裂和冲突，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和控制巴尔干的目的。欧美大国力图在欧洲形成这样的格局：北部是统一的欧洲联盟，南部是政治、经济、宗教、种族等方面四分五裂的巴尔干，这种格局只能导致战争和冲突。

只要大国不放弃干预巴尔干事务的既定方针，在这个地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发展和持久的和平。会议代表们还认为：团结一致反对外来干涉是建立巴尔干和平区的关键。巴尔干地区问题，只能由这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自己来解决；巴尔干各国人民应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惟有巴尔干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外来的干涉和影响，才能粉碎外来的干涉，这是保障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惟一途径。但是，巴尔干半岛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充满艰难曲折，其中主要的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首先，巴尔干国家内部力量难以解决和平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

巴尔干各国经历了剧烈变化，开始转向分化组合，巴尔干的原社会主义国家

正在艰难地向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转轨。过渡时期待有的经济危机、政治动乱和民族摩擦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分化，集权主义制度、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特别是在巴尔干国家对外关系中，民族主义占主导，这为发生军事冲突创造了可能性条件。

某些民族扩张主义者奉行领土修正政策。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走两个极端：要么主张建立单一民族共和体和国家，对异族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实行不宽容态度；要么渴望建立大塞尔维亚、大保加利亚、大克罗地亚、大马其顿或大阿尔巴尼亚；要么试图重建这种或那种王国，追溯历史去寻找提出领土要求和吞并这块或那块土地的理由，试图找到本民族更文明或本民族的国家更古老的“根据”。但是，在巴尔干历史上，从未建立过任何一个“大”民族国家，而且也从没有因边界的变更就出现“扩大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加、更发达的文化、自由和进步。相反，每次边界的变更都伴随有流血冲突和大规模的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人们已经以痛苦的经验再一次验证了这一历史规律。尽管如此，目前影响巴尔干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因素，除了一些国家转轨时期的政治动乱以外，正是跨境民族的统一问题。

近代历史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各种和平协议，使巴尔干许多国家重新划分了边界，造成同一民族生活在几个国家的现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当今世界跨境民族统一要求比较强烈的有阿尔巴尼亚人和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除生活在本民族国家外，还生活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马其顿人生活在马其顿共和国以及保加利亚和希腊。跨境民族的统一问题，已涉及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国家，这实质上又是领土问题。大阿尔巴尼亚问题主要是科索沃的独立问题，并因此爆发了科索沃危机，引发了北约和南联盟的战争。大马其顿问题关系到保加利亚与希腊。而希腊与马其顿的宿怨，特别是希腊禁运及封锁塞萨洛尼基港口，也不能排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北约和南联盟的战争，可能使希腊、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卷入，那将是一场国际性战争，解决不好，也

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战争。科索沃危机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人们必须认识到巴尔干地区的危险性与重要性。

其次，世界大国垂涎欲滴。

美国要称霸世界，必须掌握巴尔干这一战略地区，俄罗斯、德国、法国也都不会轻易放弃它在巴尔干的传统利益。冷战结束以后，西欧认为巴尔干问题是“欧洲人自己的事情”，应由“欧洲人自己处理”，希望以此显示欧洲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欧洲团结的一体化”的新形象，不想让美国插手。为此，西欧率先介入前南地区事务。但在欧共体的调停失败后，他们又希望美国这把“保护伞”积极参与巴尔干问题的解决。俄罗斯历来把巴尔干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与塞尔维亚等前南地区国家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它一贯利用泛斯拉夫主义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目前虽自顾不暇，但仍不甘心放弃阵地，企图借干预巴尔干事务之机重返国际舞台，再振大国雄风。因而俄罗斯不容西方忽视它在巴尔干的利益和存在。在对待冲突各方的态度上，俄明显倾向塞尔维亚族一边，对塞族张开了保护伞，力图以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各种冲突。在最近的科索沃危机中，俄罗斯的行动显示了俄国在解决巴尔干问题上的特殊作用和大国地位。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对巴尔干的争夺非常露骨。美国公开声称：要把巴尔干地区纳入“马歇尔式”欧洲计划。早在1995年底代顿协议签署后，美国就提出了建立“泛巴尔干安全体系”的设想，即在该地区建立一个首尾连成一体的安全网，从而将俄罗斯置于“长久的半隔离状态”。按照美国的构想，力求早日加入北约的阿、罗、保、马等国频频举行北约与“和平伙伴”关系的联合军事演习，并按北约的要求改组本国军队。美国甚至要求由土耳其或希腊牵头，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一旦巴尔干地区再出现武装冲突时，即由该地区部队在美国指挥下执行维和任务。由此可见美国在干预波黑得手后，正在进一步谋求独霸巴尔干乃至整个欧洲的主导权。

世界大国在巴尔干的明争暗斗，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巴尔干地区原本错综复杂

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可把握。

目前，在巴尔干地区不仅存在着旧的积怨(希—土、土—保、阿—南关系)和新的争议(塞—克、克—斯、希—马、保—马)，而且还有一系列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如波黑和平统一国家尚不稳固等。这些由于历史和战争积下的民族恩怨和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再加上新独立小国对主权的敏感性，使得巴尔干“火药桶”仍在不断升温，北约和南联盟的战争随时都有扩大化的可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爆发的科索沃危机，表明民族矛盾及其引发的冲突，是冷战后巴尔干乃至整个欧洲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历史上，巴尔干地区的“大阿尔巴尼亚”、“大马其顿”、“大保加利亚”、“大克罗地亚”、“大塞尔维亚”等梦想多次发生碰撞，甚至兵戎相见。几年前的波黑战争和最近的科索沃武装冲突，均可视为新危机、老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巴尔干这个“火药桶”就会全面爆炸，变成遍地烽火的种族残杀大战常徘徊着的幽灵。冷战结束以后，巴尔干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兴起。这可以说是对长期冷战在这方面的抑制的一种反弹。它被各种政治势力和党派用来争取选票，竞相提高调子，加以渲染，使得一些历史上的民族争端重新现实化，特别是巴尔干各国的民族纠纷大多同领土纠葛联系在一起，引发了领土问题和宗教问题，三者的重新现实化共同对巴尔干的和平和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巴尔干各国之间以及它们和邻国之间的历史争端很多，仅近些年来重新出现的纠纷就足以使人扼腕叹息了。

科索沃之争

科索沃是南斯拉夫的一个自治省，位于塞尔维亚西南部，与阿尔巴尼亚接壤，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部分。面积1.0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0万，其中80%为阿尔巴尼亚族人。这一地区历史上一直属塞尔维亚，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的伦敦条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科索沃都属于南斯拉夫。1926年南阿两国重新划界时，也属于南斯拉夫。科索沃历史上是塞尔维亚人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15—19世纪时为土耳其占领，塞尔维亚人因不堪土耳其的奴役和

压迫，被迫大量外迁，阿尔巴尼亚人随之迁入，逐渐形成在人口上占压倒多数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原因，南斯拉夫阿族人的民族主义有所发展，1958年曾大规模闹过事。铁托去世后，1981年又大规模地闹过一次，要求成立共和国。所争的实际上就是分离权。1989年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修改宪法，明确作为塞尔维亚一部分的科索沃自治省，仍然直接参加联邦的决策，但是在国防、内务、司法、计划等七个方面的决策要通过塞尔维亚共和国。这引起阿族人的普遍不满，又起来闹事。科索沃的领导人大多为阿族人，也反对这样修改宪法。宪法修正案通过后，他们的态度也很暧昧，最后被塞尔维亚所撤换。阿族的民族主义分子即转入地下。1991年9月他们宣布科索沃为独立的共和国，并扬言一旦南内战扩大，他们将举行暴动，在塞尔维亚开辟第二战常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一直公开支持在南的阿族人闹事。

1981年霍查在阿党八大上公开支持科索沃成立共和国，说“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用一切力量来保卫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兄弟的合法权利。”南发生内战后，阿领导人更进一步干预南国内的争端。阿官方的理由是，在南的阿族人有300万(南统计为170万)，在南各民族中占第三位，不能算是少数民族，在新南斯拉夫中阿族人应有共和国的地位。他们强调阿对自己民族的一半人口(阿人口1980年为267万)的命运表示担忧，不能保持沉默等等。阿外长甚至公开声称，如果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继续受到压迫，阿南之间有可能发生战争。阿尔巴尼亚支持科索沃成立共和国包含着有朝一日该共和国脱离塞尔维亚并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意向。这一点阿官方新闻媒介也不讳言。1991年8月科索沃自治省副议长去阿访问，阿在报导中使用了“科索沃共和国”的法，并称阿文化部长同该代表团讨论了“实现政治统一之前的文化合作”问题。

这一事端目前最具有爆炸性。巴尔干的其他一些争端均只限于有关方面之间，而科索沃问题则有西方明显介入。西方一些政界人士强调“科索沃是苏联解体后欧洲最大的人权问题”，宣扬“科索沃阿族人获得自由的时机已经到来”。在南

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他们即同科索沃反对派的领导人频繁接触，为他们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并怂恿他们闹独立。据报导，这些人准备在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有所稳定后，即支持阿族人闹事。这种火上加油的政策加剧了形势的危险性。北约和南联盟的战争，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除阿尔巴尼亚会参与外，马其顿共和国也可能被卷入。因为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约有30万阿族人(占马人口的13%)，这些人很可能会参战。这将涉及到马其顿共和国的领土完整问题，必然会作出反应。而保加利亚和希腊对马其顿问题又十分敏感。这一问题牵涉面会不断扩大，不能排除发展成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北伊庇鲁斯之争

北伊庇鲁斯是希腊对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的称呼，面积8747平方公里，约占阿领土的1/3。希腊称当地有40万希腊人。北伊庇鲁斯在公元前4世纪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国家，后来为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等帝国所占领，也曾经有过独立的时期。15世纪土耳其征服了巴尔干后，将北伊庇鲁斯划成希腊的一个行剩在土耳其的压迫下，大批北伊庇鲁斯人外逃，阿尔巴尼亚人(当时阿尚不是独立国家)即乘虚迁入。后来柏林条约将北伊庇鲁斯一分为二，北部划给土耳其，南部(9253平方公里)划给希腊。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希腊占领了北伊庇鲁斯，1914年三大国仲裁将这一地区划归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腊曾一度占领这一地区。巴黎和会时，希腊首相兼外交大臣卡尔达里斯曾私下向南代表团建议瓜分阿尔巴尼亚，北伊庇鲁斯归希腊，剩下的阿领土归南斯拉夫，遭到南的坚决拒绝。1955年希腊方面提出北伊庇鲁斯地位未定论，遭到阿断然驳斥。1971年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建交后，希腊政府一直未正式宣布放弃这一领土要求。

1991年底在阿南部地区出现过一些印有北伊庇鲁斯地图的挂历和希腊塞巴斯帝罗大主教提出的北伊庇鲁斯问题的抄文主义的口号。阿政府向希方提出抗议。1992年1月希腊电视台评论员提出对阿的领土要求，批评希腊历届政府多次错过夺

回北伊庇鲁斯的机会。阿尔巴尼亚的希腊族人中也有人主张这一地区同希腊合并。

1991年12月阿南部地区的希族人组织“阿奥莫尼亚”的区分部负责人曾对希腊《基督教》报发表讲话，称“希族人居住的地区是希腊的一部分”，应像“科索沃的阿族人一样要求独立，与希腊合并”。

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问题

1989年春，由于保国内政局动荡，又有约33万土耳其族人逃往土耳其(其中约14万人不久又)，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年5月美国国会发表了“关于保加利亚当局对土耳其少数民族不人道的行为”的公报，西方国家也纷纷对保施加压力，把这一问题同对保的经济援助联系起来。到了10月底，土族人借欧洲国家在索非亚举行生态会议之机，游行集会，要求人权。使得事态进一步闹大。12月保共中央纠正了日夫科夫的错误，改变了对土族人的态度，作出了“关于纠正对土耳其族居民和穆斯林所犯错误的决定”，放弃了要土族人改名换姓的做法，实行尊重土族人的利益、风俗、习惯和语言的新政策。

这一决定在保国内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土族人情绪高涨，在一些公开场合打出了土耳其的国旗，在土族区的商店中要求讲土耳其语，要求立即恢复土族学校等等。而保加利亚族人则纷纷反对，在全国各地举行抗议集会、示威和罢工，指责保共中央“不顾全民族利益匆忙作出了不妥当的决议”等等。到了1991年2、3月，由于保当局决定在国立中小学中设立土语课，保族人的这一抗议运动又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战前保全国共有1600所土族学校，战后保当局逐步减少这种学校，后来干脆把它并入保族学校。1969年土语被宣布为外国语。1974年正式决定停止一切土语教学，索非亚大学的土语系也宣告关闭。现在恢复土语课，保族人很反感，又举行集会、游行、绝食，甚至占领学校，堵塞交通以示抗议。在南部城市克尔贾利，2月份17所中小学的教学活动全部停止，1.1万学生放假，500多名教师罢课。3月份抗议规模不断扩大，保土两族混居的所有的州和市镇都发生了游行示威，约100名学生宣布绝食抗议。这迫使保议会于3月决定将土语课推迟实

行，事态才逐渐平息下来。但是保领导人并未完全放弃单一民族政策，4月份保总理波波夫仍称在保加利亚不存在种族意义上的少数民族。

土耳其对保加利亚对待土族人的政策仍不满意，利用保实行多党制的机会，大力支持土族人的组织“争取权力和自由运动”活动。这一组织在1990年6月大选中得票占5.7%，1991年10月的大选中得票又有增加，占7.55%。在保议会中有24名议员，成为第三大党。在12月的地方选举中，土族人当选市长1名(共27个市)，乡长27人(共255个乡，占10.6%)，村长566人(共3798个村，占15.6%)。据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曾多承认，土耳其政府向该运动提供竞选资助，帮助该组织印刷竞选宣传品。在投票时，允许大批已经移居土耳其的保加利亚土族人回保投票。

塞浦路斯之争

塞浦路斯岛，面积9261平方公里，人口约66万，其中希腊族占80%，土耳其族占18%。希腊人在公元前15世纪即移居该岛，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受各大帝国的统治。16世纪塞浦路斯为土耳其占领，1878年土耳其把该岛让与英国作海军基地。英国1925年宣布该岛为“直辖殖民地”。塞岛人民不断要求同希腊合并，希腊政府也一再要求收回该岛。1990年塞浦路斯独立，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根据苏黎世—伦敦协议，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三国均有权在塞浦路斯驻扎军队。1964—1967年岛上希土两族人多次发生冲突。希腊和土耳其各支持一方，增派驻军。两国关系恶化。

1974年希腊军人集团在塞浦路斯策动政变。土耳其以保护土族居民为由出兵，与希腊军队在岛上交火。1975年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土族人成立了塞浦路斯土族邦。岛上两族分裂的局面加剧，希土两国关系也更加紧张。双方进行过多次谈判，美国和北约集团也不断进行斡旋，从各方面提出过不少解决办法和建议，终因分歧过大，一时尚难根本解决，问题至今一直悬而未决。

特兰西瓦尼亚之争

特兰西瓦尼亚，面积10.2万平方公里，约占罗马尼亚领土的一半，大于匈

牙利现有面积。这一地区古代为罗马帝国所属，罗马尼亚人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匈牙利人于10世纪开始占有。

16世纪为土耳其所占，17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现奥地利)打败了土耳其，将匈牙利同特兰西瓦尼亚分开，各为一个行政单位。特兰西瓦尼亚当时被称为艾尔德伊王国。后来在奥匈帝国范围内，两者又合并成一个单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战败，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宣布脱离奥匈帝国，并于1918年12月并入罗马尼亚。1920年的对匈和约规定这一地区属于罗马尼亚。

1940年8月希特勒调解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领土纠纷，通过维也纳仲裁将特兰西瓦尼亚北半部划给匈牙利(约4.3万平方公里)。二战后，对匈和约废除了维也纳仲裁，罗从匈收回特兰西瓦尼亚北部。此即目前罗匈的边界之所在。之后，罗匈两国不时为这一问题发生争执，1986年以后升级，由学者和报刊的论战变成半官方的争论，官方和领导人的相互指责。1988年3月罗马尼亚开始实施农村规范化计划，内容为小村并为大村，小乡变大乡。乡由2705个并为2000个，村由13000个减至5000—6000个。这涉及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匈族居民。匈牙利的报刊、群众团体和某些官方人士纷纷指责罗“合并匈族人的村庄”。6月布达佩斯数万人游行，抗议罗马尼亚执行“迁徙政策”，搞“民族同化和消灭匈族文化”。齐奥塞斯库则指责匈“干涉罗内政”，宣布罗匈领事协定立失效。两国关系紧张。8月底罗匈两国领导人就此会晤，双方都作了一些妥协，气氛暂时出现缓和。

1990年3月近万名匈牙利人涌进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参加纪念匈牙利1848年革命142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一年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联合成一个国家)。他们在罗的一些市镇政府的建筑物上悬挂起匈牙利国旗，张贴反罗标语，涂抹和拆毁罗民族英雄的塑像，致使当地的匈罗两族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匈政府表示“坚决支持”匈族人，匈代总统还号召匈族人“加紧行动，本着特兰西瓦尼亚是匈牙利古老领土的思想行动起来”。罗马尼亚政府则强烈指责匈牙利挑起这次流血冲突，认为匈牙利对罗有领土野心。

比萨拉比亚问题。

这一问题涉及面较广，牵涉到两个地区和四个国家。两个地区是比萨拉比亚(面积4.45万平方公里)和北布科维纳(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

四个国家是罗马尼亚和独联体的摩尔达瓦、乌克兰和俄罗斯。

比萨拉比亚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说来话长，该地区在历史上曾属于罗马尼亚，1912年俄国根据俄土布加勒斯特和约吞并了它。一战后，这一地区又重新划给了罗马尼亚。二战期间，1940年6月苏联照会罗政府，要求罗在三天内将比萨拉比亚“归还”苏联，并将布科维纳北部划归苏联作为罗占领比萨拉比亚22年的“赔偿”。罗被迫接受苏联的这些要求。1941年罗加入德国方面对苏作战，收回了这两个地区。1944年苏联红军又占领这两个地区，并通过1947年的对罗和约得到了这两块领土。

苏联得到这两块地方后，将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同原因乌克兰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以及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面积4163平方公里，居民以讲俄语为主)一起建立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比萨拉比亚北部的霍廷地区和北布科维纳划归乌克兰，成为切尔诺夫采州。

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伊兹马伊尔地区划归乌克兰的敖德萨州。

摩尔达瓦共和国，即前苏联的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面积3.37万平方公里，65%的人口为摩尔达瓦人，亦即罗马尼亚族人。1989年5月摩尔达瓦政府颁布语言法草案，规定摩尔达瓦语为国语。一些摩尔达瓦人还主张该共和国加入罗马尼亚。这引起了非摩族人的不满和反对。1980年8月该国的加告兹族人宣布成立加告兹共和国。同年9月该国东部地区宣布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后者于一年后又宣布脱离摩尔达瓦共和国。1992年4月俄罗斯第六次人代会通过了支持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居民的决议，对“摩尔达瓦共和国违反人权现象不断增加”表示担忧。俄罗斯在当地的驻军则支持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反对摩尔达瓦共和国。加告兹共和国的领导人则致电俄罗斯人代会要求承认加告兹是“俄罗斯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罗马尼亚议会1991年6月发表声明，谴责苏联1944年吞并罗的领土“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而是“非法的”。同年8月苏联的摩尔达瓦共和国宣布独立。罗马尼亚第一家率先宣布承认，并准备与之建交。罗总统表示罗摩将会实现统一。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罗马尼亚议会声明，认为乌克兰在“罗马尼亚领土”上就乌克兰独立举行公民投票不合法。罗政府也声明独立的乌克兰不能包括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罗不能承认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武力占领的这些罗马尼亚所失去的领土。12月4日罗马尼亚正式承认乌克兰独立，并准备与之建交，但同时仍表示不放弃对1944年被苏联占领的领土的要求。

上述六大领土争端，在冷战后南斯拉夫战乱不断的背景下，在民族矛盾、宗教问题凸现之时，均有可能成为引爆巴尔干火药桶的幽灵。尤其是科索沃问题，在前南联盟四分五裂均成为独立国家之时，这个前南联盟的自治省更有可能成为一颗不知何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

冷战后的困境

冷战之后，前南斯拉夫地区危机在巴尔干地区引入了一些新的竞争对手，它们有可能在巴尔干更大范围内，甚至是欧洲内进行竞争。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危机在某些方面表明，一些欧洲大国和世界级大国拥有共同的利益，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和地缘处境，也凸现了他们在立场和利益方面的分歧。解决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的努力可以被认为是对欧洲和国际社会控制冷战后冲突能力的检验。

影响巴尔干地区安全的因素可以分为地区内和地区外两种因素。

在地区内方面，

巴尔干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艰难地向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迈进。过渡时期特有的经济危机、政治不稳定和民族摩擦使得这些国家的政治分化、集权主义制度、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而温和的和民主的政治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特别是巴尔干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占主导为在巴尔干发生军事冲突创造了可能。

在国际方面，世界正面临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转轨的挑战。主要大国在建立新的国际体系结构(世纪新秩序)的过程中奉行不同的政治战略(欧洲一大西洋观点，欧洲主义，欧亚选择等)。苏联解体导致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欧亚地域出现“权力真空”和“安全真空”。反过来它又对相关的地缘战略子系统(巴尔干、中欧、高加索和中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各个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便显得更加重要。然而，由于全球的相互依存和地区一体化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不仅增加了主要大国之间战争的成本，而且也提供了逐渐依靠经济实力，而不是武力(传统上国家用来发挥影响和控制的工具)来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可能。这就要求每个国家的政策拥有地区和全球的内涵。

从欧洲方面来说，苏联解体后，新的欧洲秩序主要依赖于西欧的联合过程(欧共体政治联盟的未来特征)，依赖于前苏联境内的形势发展，依赖于美国重新确定其在欧洲的作用，而不是依赖于巴尔干形势变化的结果。因此，巴尔干战略的对抗呈非加速趋向，其基础是这一地区较为平衡的国际利益，并表现为集体认同国家领土现状和需要联合干预危机。但是，南斯拉夫危机发展过程向人们昭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大国干预巴尔干形势会导致该地区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使决策更加困难、国家间的重新结盟，并最终导致新的差异和冲突。同时，前“东方集团”内部动荡和国际战略的对抗标志着一个战略不稳定时期的到来，它表现为政治波动性，经济危机，民族矛盾激化，地区冲突以及“低烈度”战争和政治军事干预的集体行动。当然，这种形势也代表了当代“和平与战争”的一般问题。

不同于中东欧国家，巴尔干地区缺少共同机构(多边合作组织)“阻碍它(被认为是地理上的一体)……被认为是一个有组织的地区实体”。这是把巴尔干历史上没有存在过多边合作(安全)机制。只是不同时期作为对紧迫的国内和地区不稳定的反应，存在过短期的临时结盟。

1866—1868年，塞尔维亚同黑山、希腊、罗马尼亚和在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革命委员会等签订一系列条约形成了第一次巴尔干同盟，其目的是团结巴尔干各民族进行反土斗争。1912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相互签订双边条约结成了第二次巴尔干同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这一同盟发挥了富有成效的作用。为防止匈牙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南、罗、捷3国在1933年2月签署了成立小协约国公约。1934年，希、罗、南、土4国签定了《巴尔干条约》以防止意大利领土修正主义和让保加利亚放弃自己的领土修正主义。1953年南、希、土3国因安卡拉条约而建立了巴尔干联盟。1988年根据南斯拉夫倡议召开的巴尔干国家外长会议使建立巴尔干安全体系的努力达到了顶峰。但是，南斯拉夫的解体使这个努力付诸东流。

巴尔干短暂的合作历史向人们昭示，

由于战时的分裂和战后的集团联盟排除了在巴尔干建立任何多边合作的可能性。本世纪30年代的经验证明，部分多边主义破坏了有关条约的可信性，而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格局又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两个超级大国认可，任何地区倡议都行不通。巴尔干多边合作要达到两个目的：解决南斯拉夫危机给巴尔干地区带来的不稳定；通过多边合作为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作准备。

目前，巴尔干国家已经具备了进行多边合作的基本条件：所有巴尔干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都具有相同的政治体制，他们都是共和国，都是民粹主义的民主(尽管尚未完成建设新制度任务)，都承担欧安全的义务和责任(特别在少数民族和人权方面)，其主权都是国际承认的。

随着波黑内战的停止，为了防止发生新的危机和保持巴尔干地区的形势持续稳定，国际社会提出了使巴尔干形势正常化的各种设想和推动巴尔干合作和安全的大大小小倡议。目前，影响巴尔干和平与合作进程的主要有三类倡议，它们分别来自巴尔干地区、欧洲和美国。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出发，巴尔干合作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巴尔干国

家之间的合作。历史的经验和巴尔干合作发展的进程告诉人们：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取代其相互冲突的唯一选择。因此，无论形势如何，他们必须坚持推动合作，这必须成为巴尔干国家政治战略中无可置疑的优先任务；原则上，巴尔干地区所有国家应该参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以致它不能被滥用来推动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巴尔干国家就特定利益形成合作关系)。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参与，这种合作将是短命的，而且收效甚微。根据巴尔干国家的客观条件的发展和设想，下列领域的合作应优先进行：(1)建立巴尔干自由贸易区。虽然由于前南地区内危机和转轨时期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阻碍，但是，建立巴尔干的自由贸易区是必要的。首先，20世纪末期，一体化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要进程。虽然一体化首先是经济领域中的合作，但其最终目标是完全的、具有超国家行政机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其次，80年代中后期以来，欧洲一体化迅速发展。剧变之后，中东欧地区也先后出现了维谢格拉德集团(正在演变为中欧自由贸易区)和黑海经济合作区。第三，建立自由贸易区符合巴尔干国家利益。通过地区和次地区经济一体化，巴尔干国家可以增强其发展优势，提高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另外，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现在独立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国家平均50%的 GNP是通过单一市场上的相互贸易实现的。一体化可以作为防止民族的冲突的手段。同时，经济一体化可能成为巴尔干国家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初级阶段。

(2)在巴尔干建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子体系。目前，欧洲存在影响巴尔干安全和稳定的多种形式和工具。其一，签订建立和维持巴尔干稳定的“稳定条约”。这是代顿协定签订过程中根据法国倡议签定的。它以欧安组织的政治要求为前提，考虑到加强巴尔干国家的相互信任和稳定波黑战争结束之后前南斯拉夫地区形势的需要。其二，将巴尔干国家纳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中。希腊和土耳其自1952年以来一直是北约成员国。阿、马、罗、保、斯已经加入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其三，在巴尔干建立欧安组织的子体系。这将使巴尔干国家之间在众多

领域——安全、经济、科学、文化、推动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中的合作制度化和多边化。但是，人们同时也提出了下列问题：欧安组织的地区制度化分层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欧洲组织？单个巴尔干国家的形势是否已经“成熟”到能够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巴尔干子系统的地位？

(3)恢复前南斯拉夫地区各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南斯拉夫危机显示出，巴尔干的危机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欧洲愿意努力防止剧变之后的动荡，加强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现在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设想在欧洲机构内外都有。最完整的一个倡议是意大利评论《Limes》提出的，标题为“欧洲斯拉夫”。名字本身显示出，它是指转型、欧洲化的南斯拉夫(作为巴尔干这一部分中绝大多数血缘国家的共同体)。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中极左派分子支持这个观点。

(4)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在巴尔干，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想法由来已久。它对更好地促进巴尔干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及和睦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经存在工会、商业组织、老战士协会、妇女和青年组织、新闻机构和旅游组织之间的合作。

其次是多瑙河沿岸巴尔干国家同多瑙河欧洲国家的合作。中欧的主要国家过去通常通过多瑙河到巴尔干。现在巴尔干国家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多瑙河作为它们融入欧洲的自然通道。

巴尔干和多瑙河合作的开发对4个巴尔干国家(南、克、罗、保)特别重要。但是，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对这个可航行的水陆感兴趣，因为多瑙河是他们到达欧洲的最短和最方便的道路。来自欧洲的多瑙河合作的角色不必局限于多瑙河沿岸国家(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应该包括其他不愿意被纳入多瑙河流域的国家。这样，巴尔干—多瑙河合作可以对巴尔干同欧洲的联系产生很大影响。同时这对巴尔干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再次是巴尔干—地中海合作。尽管巴尔干属于地中海，但它不是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那种意义上的“地中海”。如此说的原因是巴尔干的大陆结构使

它比地中海国家更靠近欧洲。但是，目前10个巴尔干国家中的6个国家(包括在地中海盆地)有出海口，他们是土、希、阿、南、克、斯(波黑也有象征性的出海口)。此外，保、罗拥有黑海出海口(与地中海相联)。这样一来，只有马其顿是巴尔干的内陆国家。巴尔干的地中海国家——希腊和土耳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争端妨碍了设计出更大规模的巴尔干—地中海合作计划。此外，由于前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之间现存和潜在的对抗也会进一步削弱这种合作。尽管如此，巴尔干—地中海国家依然要为经济、交通、旅游、环境等利益进行合作。如果多瑙河将巴尔干同欧洲联系在一起，那么，地中海则将巴尔干同世界相联。在世界相互依赖增强的形势下，巴尔干—地中海的合作对巴尔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巴尔干—黑海合作。黑海沿岸国家中有3个巴尔干国家：保、罗、土。在黑海经济合作区 11 个成员国中，除了上述3个国家外还有希、阿这两个巴尔干国家。南斯拉夫、马其顿和波黑也将很快加入其中。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黑海似乎遥远，但从一些沿岸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历史上的作用来看，它又近在眼前。在目前形势下，非黑海沿岸国家或许会在黑海经济合作之外徘徊，他们认为，同这些黑海地区国家合作会背离他们的回归中欧的政治初衷。

与上述地区合作相反，一些人士提出了在巴尔干建立所谓“宗教轴心”的可能性。这些轴心涉及几乎所有巴尔干国家，其外部支持者主要是莫斯科、安卡拉和梵蒂冈。这种建立宗教轴心，或称拜占庭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或穆斯林文化的概念，反映了部分政治家和领导人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不能面对巴尔干地区的政治现实。这些概念可能代表一种危险或趋势，因为宗教集团的对抗可能进一步扩大巴尔干国家之间的敌意和冲突，从而证明文明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样一个命题。

自南斯拉夫解体以来，

巴尔干始终存在着两个相反的过程：一体化和巴尔干化。

巴尔干国家的重建、经济转轨和现代化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同时，他们仍在

寻找更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巴尔干国家同欧盟的关系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如果欧盟不能正视巴尔干地区和这里存在的问题，欧洲的稳定与和平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是难以保证的。欧盟对中东欧和东南欧有不同的兴趣。中东欧被认为是入盟的一等候选国，但是，欧洲对巴尔干作为地理的、交通的、经济和政治地区的兴趣是明显的。这也是后来北约之所以对南联盟动武的原因之一。

从政治和地缘战略角度看，对整个欧洲来说，巴尔干的和平、稳定、民主和转轨事关重大，这一地区存在大量未决的敏感问题(经济困难、边界纠纷、少数民族问题)。巴尔干的变化无疑会对中东欧邻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及整个欧洲产生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匈牙利、摩尔多瓦、乌克兰和俄罗斯)。

从经济角度看，

巴尔干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重要性不能同中东欧国家相提并论，后者不仅经济水平高于前者，而且它更接近欧盟的核心区：汉堡—伦敦—米兰。但90年代以来，巴尔干同欧共体(欧盟)的经济关系出现了如下变化：1991—1994年间，欧盟同巴尔干国家的贸易量仅相当于欧盟与捷克共和国的贸易量；欧盟作为巴尔干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增加，分别占保、罗对外贸易的1/3，占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50%。

遗憾的是，

自巴尔干发生巨大变化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巴尔干在欧盟政策中一直是“处女地”。欧盟没有明确的和稳定的巴尔干政策(不同于对中东欧的政策)，至少是没有以公众能够观察到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说欧盟对南斯拉夫危机有什么政策的话，它至多是一个或几个主要成员国的巴尔干政策的结果。南斯拉夫危机不仅显现出欧盟成员国政策上的差异，也显现出利益上的差异。同时，欧盟对巴尔干的政策一直是双边的，而不是多边的。

欧盟对中东欧(不包括俄罗斯，但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的大政方针建立在欧盟同中东欧国家签订的联系国协定和欧盟诸多声明表达的战略和欧盟单方面的措施

基础上。这种战略可以表述为：欧盟准备同这些国家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并最终接纳他们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作为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是签署贸易与合作协定，第二步是签署联系国协定。事实上，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巴尔干国家，只不过程度略有区别。

1993年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欧洲委员会决定不对巴尔干国家实行有别于中东欧的“歧视性待遇”。这意味着在争取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巴尔干的联系国同中东欧联系国处于同一起跑线。当然，这不意味着所有联系国都同时达到终点，其过程取决于欧盟和联系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欧盟正在形成针对巴尔干地区的地区政策。其主旨是促进巴尔干形势正常化，加强巴尔干国家的安全，并为加入欧盟作准备。从本质上说，欧盟的地区政策与其近期东扩的战略有关。当然，这也是欧盟对巴尔干国家要求加入欧盟的一种回答。欧盟对巴尔干地区政策的特殊激励是欧盟为稳定前南斯拉夫地区形势所作的努力。欧盟愿意鼓励恢复前南斯拉夫领土上新独立国家之间关系中的联系和建立信任，以防在欧洲的“后院”出现混乱。

由于巴尔干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离欧盟提出的人盟条件尚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欧盟对巴尔干的政策(包括某些积极的措施)应该是适度的。在战争、冲突、禁运、国势弱、缺少次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情况下，巴尔干需要的不是建议或“以欧盟为榜样”，而是欧盟更积极的帮助和参与开发合作。因此，“纯粹机械地将‘联系国’政策复制到巴尔干还不够。对所有中东欧国家一视同仁应该是向更紧密的和细化政策迈出的第一步。”欧盟对巴尔干的政策首先是个案处理方式的，然后在更具结构性和连续性的框架内实施。

欧盟要在3个层面上实施这一政策：在合作的总水平上，向中欧和东南欧提供有关联系和“前加入战略”政治—法律框架；在次地区水平上，应该致力于推动和支持某种“巴尔干建筑”——巴尔干合作和次地区一体化。欧盟应该参与这个进程并制定对南斯拉夫冲突后形势的平衡和核心的政策。如果前南斯拉夫各共和

国没有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就不会出现长期的稳定；在单个国家水平上，欧盟的政策应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特点。

欧盟对巴尔干成功的地区政策应该包括：结束冲突，取消经济制裁，重建南斯拉夫，增加对巴尔干官方援助，援助的数额不应当少于对中东欧援助的人均水平；避免改变国际边界，建立信任措施；鼓励将多边主义扩展到政治和安全合作领域；将巴尔干国家完全纳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去。“巴尔干建筑”应该成为欧洲大厦的一部分。在创立和执行这些政策时，欧盟应该视巴尔干的命运同欧洲大陆的命运密不可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靠武力来实现这种目的，终究不是上上策。上述设想只是为避免巴尔干地区再次陷入战乱而作的一种理论上的探讨，难免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随后事态的发展表明，这种理想被无情的战火吞灭了……

第二章南斯拉夫：在战火中呻吟

南斯拉夫的新生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等都属于“南部斯拉夫人”。公元7世纪以前，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辽阔土地上，居住着南斯拉夫民族。在一次民族大迁徙中，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到巴尔干半岛定居下来。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南部，地形十分复杂，地势较高，群山起伏。据历史记载，在这个半岛上曾居住过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凯尔特人和古希腊人。公元前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占领了这个半岛，并在大部分地区成立了许多行省公元330年，巴尔干半岛一分为二，西北部属于罗马帝国，东南部则归拜占庭帝国，也称东罗马帝国，所以迁往此地的南部斯拉夫人也自然地分为两部分。到达巴尔干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信奉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而到达东南部的塞尔维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成了东正教徒，使用基里尔字母。他们南徙后，在这个偏僻的地区，根据各地域及方言、习惯的不同建立了十多个小王国，在这

块土地上生存下来。然而，当时在欧洲出现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看中了南斯拉夫人所居住的战略要地，都想吞食这块“肥肉”。

公元14世纪，塞尔维亚的斯提潘杜尚王朝曾达到鼎盛时期，疆域从北面的多瑙河一直延伸到爱琴海，并自称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杜尚病故后，出现内部的权力斗争，国内许多地区闹独立。土耳其趁机向塞尔维亚扩张，并在1389年取得了科索沃战役这一决定性的胜利。塞尔维亚为挽回败局，试图请求匈牙利人救援，但最终还是未能摆脱土耳其帝国的魔掌。1459年，土耳其全部攻占塞尔维亚，并统治了400多年的时间。南部斯拉夫的其他民族，如马其顿族、黑山族等也先后受土耳其统治。

克罗地亚在公元10世纪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时它的疆域大大超过现今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版图。1089年，匈牙利帝国兼并了克罗地亚，从此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合并长达800多年的时间。这期间，匈牙利与奥地利又合并为一个帝国，克罗地亚但随之成为奥匈帝国中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地区。而斯洛文尼亚人基本上居住在罗马-德意志帝国及其边陲地区，与当地的日耳曼人混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被日耳曼人同化。13世纪，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罗马-德意志帝国的政权，这样斯洛文尼亚又受奥匈帝国的控制长达6世纪之久。

土耳其帝国在强盛时期，曾兼并了巴尔干半岛的绝大多数小国，并一度占领匈牙利，多次向奥匈帝国发动进攻，威胁到维也纳的安全。1683年，奥匈帝国进行反击并在维也纳附近打败了土耳其，随后乘胜追击，长驱直下，“解放”了塞尔维亚。但此后不久，奥匈帝国军队又北撤到多瑙河以北，大批塞尔维亚人团害怕土耳其军队的报复，纷纷随军北迁，据估计有三、四万户人家进入匈牙利境内。居祝塞尔维亚人北迁后，又有大批阿尔巴尼亚人迁入了塞族人原来居住的地区，这就是造成现今塞尔维亚共和国部分地区有众多阿尔巴尼亚人的历史原因。

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为了维护对南部斯拉夫人的统治，对南部斯拉夫各族

人民实行“分治”政策，利用其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磨灭其民族意识，扼杀其民族主义倾向。

土耳其帝国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如黑山族所居住的地区大多是黑石峭壁的地区，而且黑山人英勇善战，具有尚武精神。所以土耳其并未直接派军队进占其小小的地区，而是要求黑山当权者每年向土耳其交纳人头税和一些贡品。对于塞尔维亚族居住的大片地区，土耳其主要通过宗教进行渗透和分化。

他们不满于塞尔维亚族信奉的东正教，通过各种手段要求这些信徒改奉伊斯兰教。并规定，凡是穆斯林教徒，可进入上层社会；农民如改信伊斯兰教，可免交某些捐税。这一政策使许多塞族人改信伊斯兰教，特别是在与奥匈帝国接壤的波斯尼亚地区，相当一部分南部斯拉夫人成了穆斯林。在现今波黑境内的穆斯林族大多是由于这种政策所造成的。

土耳其帝国还强迫占领区儿童从小脱离父母和家庭，进行集中教育和培养，使之成为近卫军的一种兵源，迫使南斯拉夫人后代土耳其化。他们还将其占领地区的人分等级，给予不同地位。凡是为其统治服务、效力的地主、军人等享有很高的地位，而一些普通平民则被称为“赖雅”（即畜牲的意思）。

奥匈帝国也在克罗地亚扶植了大批封建贵族，并使之成为帝国的“走狗”。克罗地亚人虽然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得充当抵御土耳其人从该地区入侵的炮灰。奥匈帝国在与土耳其占领区接壤的地区设立了边屯区，由帝国军事委员会直接管辖，驻守的士兵大多是塞尔维亚难民，奥匈帝国对边屯区内的塞族人给予种种优待，如获得一定数量的耕地，可免交部分捐税，免服某些劳役等，塞族人由于受这些“优越”条件的诱惑，比较忠于奥匈帝国皇室。平时他们在家种田，一手拿枪，一面耕种，以随时应付土耳其帝国的侵犯。这种边屯区从16世纪开始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1881年边屯区取消，该地区塞族人便作为克罗地亚的一部分并入克罗地亚，同样塞族人占克罗地亚境内人口的比例就比较大，1910年共64.6万，占克罗地亚人口的24.6%。现今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聚居区问题，就是从这个时

候开始的。

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世袭领地，因而居民的待遇普遍较好，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日耳曼地区，有的斯洛文尼亚人还被奥匈帝国派往克罗地亚亚边屯区担任军事指挥官。

土耳其和奥匈帝国长时间的分治政策，造成了南部斯拉夫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埋下了民族不和与冲突的种子。然而，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并没有因此而磨灭，他们多么希望能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国度里啊！

在各帝国争夺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中，法国曾在19世纪初三次从奥匈帝国手中割得前南斯拉夫沿海大部分地区及一部分内陆地区，并将它作为一个行省拿破仑用一个古老的历史名称“伊利里亚”来称呼这个行省，他为了稳定政局，收拢人心，以保护其航行要道，并监视奥匈帝国的动向，便打着“自由平等”的口号，在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使这里的南部斯拉夫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一历史虽然短暂，但在南部斯拉夫人，特别是在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也激起了他们心中的统一欲望，“伊利里亚”也就成为南部斯拉夫人统一的象征和代名词。

克罗地亚著名诗人、政治评论家路德维特盖伊，曾极力主张南部斯拉夫人统一，并试图利用“伊利里亚”这一名称统一各民族的语言。他出版了《克罗地亚—斯拉夫语拼字规则概要》，以求在书写上达到统一。不过，他忽视了各民族的特性，因而没有得到其他民族的理解和支持，但其主张统一的民族意识，对南部斯拉夫各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04年，塞尔维亚的居民因不堪忍受土耳其军队内近卫军的虐待和随意拷打，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土耳其当局随即派军队镇压。这场冲突后来演变为一场规模较大的推翻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但1813年，起义被土耳其当局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后来，塞尔维亚人民又进行了第二次起义，并于1833年获得自治权。俄土战争爆发后，塞尔维亚、黑山因支持俄国反对土耳其均于1878年获得独立。他们的独立，

对其他仍处在帝国统治下的南部斯拉夫民族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各族人民寻求统一的愿望更加强烈。但是，对于如何统一，统一的中心放在哪里，各方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加之长期异族所造成的民族隔阂，致使统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许多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南斯拉夫国家，并成立了南斯拉夫委员会，就建国的基本原则进行磋商。1918年10月，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国民委员会在克罗地亚议会正式宣布，成立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新国家，称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国”，国民委员会是奥匈帝国内南部斯拉夫人的最高国家行政机构，并宣布断绝与奥匈帝国的一切关系。

11月，国民委员会宣布与塞尔维亚王国和黑山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12月，“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宣布成立，首都定在贝尔格莱德。

新王国拥有1190万人，面积24.8万平方公里，它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相互妥协的产物，根本不能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在政治上，王国政府奉行反共政策，与英法合作，反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苏联，对内则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致使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经济上，新王国依附于英法等国，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因而，南斯拉夫王国是很脆弱的。

二战爆发后，南斯拉夫王国在初期奉行中立政策，但不久即参加了德意日三国轴心条约。因此，南斯拉夫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反对政府的卖国行为，高喊“宁愿战争也不要卖国条约”的口号。在王国政府签订条约两天后，一批爱国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王国政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恼火，并发誓要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从地图上抹掉。1941年4月5日，希特勒动用了82个师，大举入侵南斯拉夫。4月6日，德国轰炸机轰炸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4月14日，南军最高指挥部宣布向德国投降，30万大军成为德军的阶下囚，存在了20多年的南斯拉夫王国彻底灭亡。

随后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肢解了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分别被德国、意大利占领，保加利亚占领了马其顿的一部分，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东部地区及黑山被意大利占领，塞尔维亚由德国高级军官直接管辖。希特勒还将南斯拉夫的某些地区分成若干小块，分给不同的国家，或者将一些地区“奖赏”给那些曾与塞尔维亚或南斯拉夫王国有边界争议的国家。希特勒将战前逃往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乌斯塔沙”（克罗地亚语的音译，意为“起义者”）武装头目安特巴维里奇扶上他所炮制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元首的宝座。

巴维里奇一贯鼓吹大克罗地亚，他依靠法西斯终于实现了他的克罗地亚“独立梦”。他当上“国家元首”后，就向塞尔维亚人举起了屠刀，大肆残杀塞尔维亚族人，仅在格里纳一地，就有1260名平民被杀害。据估计，大约60至80万塞族人遭杀害，占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的30—40%，就连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大总主教也没有逃脱厄运。战后发现的“千人坑”、“万人坑”就有300多个，其中一个坑里挖出的尸骨重达50吨，真是令人体目惊心。据一位意大利战地记者报道，当他采访巴维里奇时，看到巴的办公桌旁放着一个篮子，内装20公斤人的眼珠子，把这位记者吓得魂飞魄散。而巴维里奇却轻松地说，这是忠实的“乌斯塔沙”分子送给元首的礼物，巴维里奇还强迫幸存的塞族人由信仰东正教改奉天主教，进行残酷的种族清洗，他们不允许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进入公园和公共场所，不准这些人使用公共设施。

而在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王国的一些军人在塞尔维亚西部拉夫纳山境内成立“切特尼克”（塞尔维亚语，意为“义勇军”）组织，其领导人是米哈伊洛维奇，专门对付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族。1941年7月，“切特尼克”分子在波斯尼亚城市福卡，就杀死了上千名穆斯林，并把尸体抛入河中。就在各民族互相残杀时，德国侵略者却又“火上浇油”，挑拨离间。他们一方面纵容、鼓动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屠杀塞尔维亚族。另一方面又对塞族声称，他们反对“乌斯塔沙”的野

蛮行径，要求并帮助塞族反对“乌斯塔沙”和穆斯林族。各民族之间的残杀积下了很深的民族怨仇。

就在南斯拉夫各民族面临种族灭绝的紧急关头，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担负起了团结各族人民反抗法西斯统治、拯救南斯拉夫人民的艰巨重任。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4月，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始工作。初期，由于对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形势估计失误，在1921年被当局宣布为非法，南共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铁托虽不是党的创建人，但在1934年底南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他开始在南共发挥关键作用。

1941年7月4日，南共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法西斯的侵略，从此抗战的圣火熊熊燃起。塞尔维亚首先开展了反法西斯游击斗争，接着，黑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相继发动起义。铁托考虑到自己是克罗地亚人，亲自去“切特尼克”所在地与其领导人米伊洛维奇谈判，联合塞尔维亚的各种力量共同抗敌。但米伊洛维奇口头上虽然表示反对德国，却不愿直接与德作战，更不愿与一位克罗地亚人领导的游击队共同作战，企图保存实力，坐收“渔翁之利”。

米的行为遭到南斯拉夫广大人民的强烈谴责，许多跟随他的部下也纷纷倒戈，参加了铁托领导的游击队。

南共领导的武装斗争规模越来越大，游击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1年12月，南共领导的游击队拥有30万名战士。1945年5月全歼入侵敌军，解放了南斯拉夫全部国土，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定都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1946年，第一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宪法规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形式的联邦人民国家，是各平等民族的共同体，各民族在自决权，包括分离权的基础上，表达了自己愿在一个联邦国家中共同生活的愿望。”从此，南斯拉夫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历程。建国初期，南斯拉夫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建设，与苏联关系比较友好。但在1948年和1949年，在斯大林领导下共产党情报局先后通过两项决议：谴责南共领导人，并将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

这一举动令铁托等南共领导人始料不及。南共一方面进行反驳，认为这是斯大林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另一方面，南共逐渐改善了同美国与西方的关系，借重美国的力量反对苏联。面对苏联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和孤立，南共开始摸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有失误，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斯拉夫境内民族达20多个，据1981年的人口调查资料，塞尔维亚族人口最多，共814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36.3%；克罗地亚族44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7%；穆斯林族共200万人，占8.9%；斯洛文尼亚族175万人，占7.8%；阿尔巴尼亚族173万人，占7.7%；马其顿族134万人，占6%；黑山族58万人，占2.6%；自称是南斯拉夫族的121万人，占5.4%。南斯拉夫由于人口流动和异族通婚等原因，各大民族多处于杂居状态。在全国500多个区中几乎每个区里都有塞族人和克族人居祝约24%的塞族人和22%的克族人居住在本共和国之外。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约有60万塞族人。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也有近20万克族人。而且就是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聚居区，也有25%的人是克族人。在波黑共和国，穆斯林族占43%，塞族人占31%，克族占17%。在南斯拉夫全境，异族通婚约占全国的12%，他们的子女很难说属于哪个民族。这样，南斯拉夫的民族关系就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南斯拉夫的周边情况也十分复杂。过去，人们常用“1—8”来描述南斯拉夫复杂的国情，即：1个党(南共联盟)和1个领袖(铁托)；2种文字，即使用两种字母(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3种官方语言，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4种宗教，即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5个主体民族，即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和黑山族；6个共和国，即塞尔维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黑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7个邻国，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8个“联邦单位”，即6个共和国加上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的伏伊优丁那和科索沃两个自治剩在铁托时期，南共联盟是加强南斯拉夫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力量。

它奉行反对民族利己主义，实现民族平等的政策，给南各族人民带来了40多年的和平。克罗地亚曾在70年代初大闹民族主义，甚至要求拥有自己的军队、货币和外交代表，但遭到南共当局的坚决制止和纠正。但是，后来南共联盟和各共和国的共盟组织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民族主义的泥坑，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从而使形形色色的反对党不断涌现，并登上政治舞台，致使政治力量更加复杂，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正是由于南斯拉夫复杂的历史背景，积怨甚深的民族矛盾，使得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愈演愈烈，一场席卷南斯拉夫全境的民族战争正慢慢拉开序幕。

流血的伊甸园

1992年3月1日，波黑首府萨拉热窝春光里透着几分寒冷。在这之前，邻近波黑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脱离南斯拉夫。是否独立的问题也摆在波黑共和国面前，并在波黑联合执政的三大民族政党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代表占波黑人口44%的穆斯林利益的执政党民主行动党坚持脱离南斯拉夫联邦自立门户；代表波黑人口31%的塞尔维亚民主党则坚持反对波黑独立，主张按民族实行地区自治；而代表波黑人口17%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则要求将波黑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区域同邻近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合并。三方唇枪舌剑相持不下，于是决定进行全民公决，并于3月1日公布结果。这对波黑各族人民来说是个重要事情。这一日，与往常的休息日相比，萨市街头气氛似乎有些异样：除了稀稀拉拉前往投票站参加全民公决的市民外，人们还发现有人在游行，他们反对就波黑命运举行全民公决；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大街上巡逻；一些大街小巷筑起了大大小小的路障。

这天上午，在萨拉热窝市巴什查尔尼希亚一所东正教教堂里，充满了欢庆祥和的气氛，一对塞尔维亚族新人正在热热闹闹地举行婚礼。他们互换戒指、互相发誓忠于对方、白头偕老，并接受主教的祝福。前往贺喜的亲朋好友挤满了教堂，大家簇拥着新人，脸上荡漾着圣洁的光芒。

婚礼就要结束了。新娘挽着新郎，他们面带微笑，在人们祝福的目光里，缓缓向教堂门口走去，准备迎接他们渴望已久的崭新的生活。

突然，教堂传来急促的枪声和爆炸声。有人朝参加婚礼的人群开枪扫射，一些人座声倒在血泊中。两伎新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新郎的父亲被当场打死。人们顿时乱作一团，四处逃散，婚礼变成了血染教堂的惨剧。

南斯拉夫，

曾被誉爲欧洲难得的一个没有受污染的世外桃源，几十年来，一直是欧洲人，尤其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度假圣地。有人说，南斯拉夫的千岛之岸，即其亚得里亚海沿岸，是欧洲最美的地方，生态环境学家曾美誉之爲“人类创世纪中的伊甸园”。那里雨水不多，却有淡淡的雾气从地上升起，滋润着肥沃的土地，也净化着空气；地中海的植物终年露出青绿的嫩芽，仿佛置游人于永恒的春天之中，明媚的阳光，照在海水和溪水上，显得晶莹透亮，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在其南部，有十几个享誉全球的天然裸泳场每年都有—些自然主义者慕名而来，在这里过上几天无拘无束的生活，体会那抛开尘世—切烦恼、回归自然的特有感受。然而，如今令人神往的“伊甸园”如今却被硝烟和血腥污染了，被内战的烽火烧得千疮百孔，令世人扼腕叹惜。南斯拉夫内战爆发以来，战火持续不断，交战各方虽多次达成停火协议，但往往是协议墨迹未干，枪声又起，人们不禁要问，内战的根源到底何在？南斯拉夫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场兄弟相煎的自杀性战争呢？

1991年3月31日凌晨，在克罗地亚共和国普利特维采湖区响起—阵激烈的枪声，原来克罗地亚共和国特种部队与当地塞尔维亚族警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从此点燃了南斯拉夫“内战”之火。

普利特维采湖区是南斯拉夫著名的旅游区，风景秀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游客，是克罗地亚共和国—棵“摇钱树”。塞尔维亚自治区为加强其势力范围，增派不少地方警察进驻该区，引起克共和国当局的注意。克罗地亚共和国当局随即

派特种部队前去抢占该地区。在特种部队必经之路上，塞族警察事先埋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准备打一个游击战，当克特种部队到达时，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造成2人死亡，20多人受伤。据报道，塞族警察曾向克罗地亚特种部队军车扔了一颗威力很大的反坦克雷，幸运的是，这是一颗“哑雷”，没有爆炸，几十人这才幸免于难。

枪战发生后，在南斯拉夫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南人民军部队奉命进行干预，由30多辆装甲车和军区部队组成的队伍很快开赴普利特维采湖区，严密守卫在该区周围，在交战双方中间形成一个缓冲区，局势虽然暂时缓和，但夜间还不时响起零碎的枪声和爆炸声。

这起流血事件在克罗地亚境内其他塞族聚居地引起很大的惊慌。塞族人纷纷集合、游行，抗议克罗地亚当局的“暴行”，要求克特种部队和警察部队撤出该地区。一些塞族区先后宣布脱离克罗地亚共和国，甚至要求加入塞尔维亚共和国。1990年度宣布成立的塞尔维亚自治区中心克宁市还宣布进入战备状态，以防止克罗地亚特种部队的突然袭击。而克当局一方面继续向普利特维采湖区增派部队，一方面扬言要全民动员，捍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防止共和国的分裂，致使许多塞族妇女和儿童纷纷逃往外地。该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已不能正常运行，工厂和学校也不能正常生产和上课，普利特维采湖区一时陷入混乱。

这起流血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源于克境内克族和塞族人之间的矛盾。在1990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克罗地亚右翼势力掌握了政权，随后极力主张克罗地亚从南独立出去。由于克境内的塞族人和克族人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和宗教传统，尤其是二战期间克族种族主义泛滥曾使无数塞族人惨遭不幸，让塞族人记忆犹新。塞族人自己在独立后的克罗地亚国家中沦为“二等民族”，便纷纷要求自治和独立，以克宁市为中心的塞尔维亚自治区约占克罗地亚共和国总人口的12%，面积约占该共和国的1/6，其势力范围扩展到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的

周围。它宣布自治，引起克当局的不满，因而克当局多次派特种部队进行干预，直到流血事件终于发生。

就在南各共和国领导人为南斯拉夫国家体制频繁交涉的时候，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克、塞两族的冲突再度升级。在距贝尔格莱德西北200公里的民族杂居地区斯拉尼沃尼亚，有一个塞尔维亚人的村庄博罗沃。1991年5月2日，当克罗地亚警察试图进村寻找从1日晚就在村庄失踪的两名同事时，拿枪的村民向警察开了火。

双方激烈对射了好几个小时，造成至少2名警察被打死，6名警察受伤。南斯拉夫军方不得不派出军队和坦克，赶往博罗沃，扩大“维持和平”的行动。

克罗地亚最大的塞尔维亚人地区的主要城镇克宁，是60多万塞尔维亚族人反对克罗地亚共和国民族主义政权的起义总部。在附近的波拉切，塞尔维亚反叛分子设下埋伏向在当地巡逻的克罗地亚警察射击，一名警察被打死。

5月4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冲突已使16人丧命。在克罗地亚东北部索廷城外一个把守路障的克罗地亚人，发现有人从附近一座房子里向守卫路障的人开枪，使得他们不得不隐蔽起来，并朝这所房子开枪。

由于克罗地亚的局势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许多城镇都设置了路障。4日，由于一枚炸弹爆炸，使克罗地亚东北部武科瓦尔的萨拉伊卡餐馆着了火。克境内塞族人和克族人之间的矛盾，也源于南斯拉夫两个最大的共和国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矛盾。塞尔维亚坚持南是联邦国家，而克罗地亚则认为南应成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为此，塞尔维亚表示，克可以独立，但首先必须解决边界问题，而克境内塞族人闹独立、自治的呼声此起彼伏，得到了塞尔维亚领导人的支持。如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就表示坚决支持“克宁塞族自治区”的“造反”行动。塞尔维亚领导人旨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阻止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分裂活动以及削弱克在未来南斯拉夫共同体中的地位。1991年3月2日，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和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单独会晤，双方曾表示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和南斯拉夫面临的危机。接着，6个共和国的总统于3月28日举行第一

轮最高级会议。尽管会晤和会议火药味不是很浓，但各自对南今后的国家体制坚持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普利特维采湖区事件正是塞、克两共和国针锋相对的反映。

克罗地亚境内的克族人和塞族人及各自的武装力量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内战一触即发。4月4日，在6个共和国总统第二轮“最高级会议”上各方都表示应继续和谈，避免任何暴力行动，但对联邦制和邦联制仍各持己见，互不相让。4月11日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举行了第二轮“最高级会议”，会议确定了解决南斯拉夫政治危机的两种抉择，即“主权国家联盟”和“统一民主联邦国家”，并决定在5月底以前将这两种方案在各共和国举行公民投票。

鉴于克塞两族发生的严重冲突，4日晚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同马尔科维奇总理、内务部长、陆军参谋长和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讨论当前局势。塞尔维亚要求主席团保护生活在克罗地亚的60万塞尔维亚族人，因为“这些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了威胁”。图季曼说，塞尔维亚的一些“专门进行反叛活动和恐怖活动的人”阴谋策划暴力行动，企图推翻政府。图季曼声称，他将力争和平解决这场危机，但是发誓如有必要将捍卫每一寸克罗地亚的领土，并开始动员警察后备部队。

5月5日，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宣布批准动用军队平息今后的民族骚乱，该主席团警告说，在过去3天中发生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已经把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会议声明：“主席团要求全国各地立即和无条件地停止所有可能引起新的骚乱和冲突的活动。为此，如果这类活动发生，南斯拉夫军队将予以阻止，以防止爆发新的种族间的冲突。”声明发表后，南斯拉夫联邦军队迅速加强了克罗地亚的阵地，向塞尔维亚人口较多的一些克罗地亚城镇增派了坦克和装甲车。

1991年5月6日夜，南斯拉夫国防部宣布，南斯拉夫爆发了内战，下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此前几个小时，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斯普利城中的一个军事设施内曾发生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抗议活动，一名士兵在抗议活动中丧命。国防部长卡迪耶

维奇警告说，军队将会开枪保护士兵和武装部队的财产，而不会容忍自己成为“冲突各方极端行为的打击目标”。随后，成队成队的坦克隆隆地开出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军队也从兵营出动，经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前往克罗地亚。数千人用货车、小汽车和公共汽车堵塞公路，阻止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波斯尼亚的波格格。

其他一些城镇的道路也设置了路障，阻止坦克开进。费尽周折，军队和坦克终于占领了把东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连接在一起的3座桥梁，西克罗地亚的许多桥梁也有宪兵在守卫。

南斯拉夫军队是一个由许多民族构成的复杂的群体，军队一旦介入民族冲突，就会出现分裂。当19岁的马其顿士兵在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枪杀后，马其顿共和国已经要求把它盯的一些士兵从克罗地亚召回来。扬言要分离出去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已经要求军队解除斯洛文尼亚人服兵役，并要求建立自己的军队。

5月8日，南联邦总理马尔科维奇宣布11点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消除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紧张气氛。计划要求“遣散”并解除数万名克罗地亚警察预备部队和塞尔维亚叛乱分子的武装，而且同意军队作为维持和平的力量。该计划还包括，宣布有关人员在克罗地亚地区自称为独立的塞尔维亚领土无效，结束大大加剧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紧张气氛的宣传战，消除由武装村民和警察在克罗地亚各地公路和铁路线上设置的路障；联邦政府保证在维持稳定和实施这项计划时同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图季曼合作等。

5月9日，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图季曼说，他将同在克罗地亚领土上的军队进行合作，以使它们能参与防止发生进一步冲突的行动，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遣散克罗地亚警察后备部队。但是，他又强调，克罗地亚不会解除它的警察部队的武装，如果军队成为一支占领军，那克罗地亚将奋起捍卫国家的主权。随后，南斯拉夫的紧张局势一度有所缓和，克罗地亚边境利什蒂察的村民们已经拆除了他们

为阻止南斯拉夫装甲部队通过而设置的路障。

波黑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简称，位于原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中部，毗邻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面积5.1129万平方公里，人口451.6万。波黑是一个信奉不同宗教的不同民族混居的共和国，境内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占人口的32%，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占人口的18.4%；最大的民族集团是穆斯林，占人口的39.5%，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原本也是塞尔维亚人，但在奥斯曼帝国时被迫改奉伊斯兰教。南斯拉夫到70年代初把他们正式列为民族。波黑的穆斯林在风俗习惯上与塞尔维亚大相径庭，在政治利益上矛盾很多，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讲塞尔维亚语。

波黑于1990年底举行二战后的首次多党制选举，三个民族政党获胜，实行联合执政，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是穆斯林。1991年10月，波黑共和国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议员在塞族议员抵制的情况下宣布波黑共和国从南斯拉夫联邦中分离独立。对此，塞族人坚决反对，局势日益紧张。此后，在欧共体调解下，波黑穆斯林、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三方就波黑边界不变、以三个民族实体为基础组成独立国家达成了协议。但是在新的国家国体问题上各方仍尖锐对立。穆斯林主张建立统一的国家，克族主张成立联邦制国家，塞族则主张组成松散的邦联制国家，并要求自己有权与塞尔维亚共和国结为邦联。

波黑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领导人为满足欧共体承认其独立提出的条件，于1992年2月29日至3月1日就是否赞成波黑为独立主权国家进行全民公决。这一公决得到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的赞成，但却遭到塞尔维亚族居民的坚决抵制。全民公决结果是赞成独立，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穆斯林）认为，公决结果证明，共和国议会1991年宣布该共和国为主权国家是正确的。塞族领导人则指责这次公决不合法，任何对波黑“独立”的承认都会使该共和国的局势恶化。欧共体在3个主要民族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号召共和国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实际上成为

波黑形势恶化的导火线。1992年3月3日，波黑共和国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正式宣布，波黑共和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希望得到国际的承认。他说，在公民投票中，虽有约占1/3的塞尔维亚族进行了抵制，但仍有63.4%的人投了票，其中99.43%主张独立。教堂惨案触发了对全民公决不满的塞族人的愤怒情绪，塞尔维亚的反叛活动从首都扩散到这个共和国的其他地区。

当天，波黑的塞尔维亚民兵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几人死亡。晚上，萨拉热窝大约有1万人走上街头，高呼“我们不要武器，不允许把我们分裂”“我们不应该成为另一个武科瓦尔”等口号。随后，零星的冲突时有发生。

正当战火在波黑共和国蔓延之际，欧共体国家和美国于4月6日和7日先后宣布承认波黑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使波黑内战骤然升级。

4月6日，萨拉热窝市内枪炮声昼夜不停，莫斯塔尔、比耶利纳、库普雷斯、利夫诺等城市情况也十分严峻。穆斯林、克罗地亚族与塞尔维亚族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很多城市一片混乱，老百姓纷纷逃命。

4月7日凌晨，南斯拉夫人民军出动数架飞机轰炸克罗地亚武装力量控制的军火库和兵工厂，为此波黑共和国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提出强烈抗议，但遭到南联邦国防部部长阿季奇的严厉驳斥。南人民军同克罗地亚共和国武装力量在波黑战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激战，各民族在自己的领地组建大批军事部队，波黑共和国陷入全面内战。

铁托的理想国何在

1991年4月24日，在贝尔格莱德的铁托纪念中心，一群颇有派头的人正边走边谈，不时还指指点点。当到达铁托墓时，这伙人停了下来，低声喃喃了几声，又围着墓转了几圈，不久就坐车离去了，九泉之下的铁托，或许没有想到，11年后，竟有人不让他在自己挑选的墓地安息。

随着南斯拉夫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对铁托功过是非评价也日益公开和尖锐。随着5月4日，即铁托逝世11周年纪念日的来临，塞尔维亚一些极右势力，对

铁托的攻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塞尔维亚激进党和切特尼克运动主席舍舍利到处发表讲话，恶毒攻击铁托，宣传建立大塞尔维亚，来取代铁托的南斯拉夫。他扬言，将采取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就是在5月4日组织人马进军铁托纪念中心。

舍舍利认为，铁托葬在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人的耻辱”。他威胁说，如果在5月4日之前，铁托的亲属和克罗地亚人(铁托是克罗地亚族人)不把铁托的棺木迁走，或有关当局不另找地方重葬铁托，他将率人捣毁铁托墓。

舍舍利声称，4月24日他已率领该党代表团专程考察了铁托墓，并做了必要的准备。5月4日那天，他们将不携带武器。但是如果南人民军干预，他和该党领导人将会挺身而出，横躺在坦克面前，甚至以死相抗。塞尔维亚其他一些极右派组织也纷纷推波助澜，支持舍舍利的主张及行动。塞尔维亚人民复兴党主席也说，他将派100多人参加联合行动。一场浩劫有可能降临到铁托头上。

舍舍利这些言行，在南斯拉夫，特别是在塞尔维亚引起强烈震动。塞尔维亚圣萨瓦党主席卡夫列洛维奇表示，尽管铁托墓对塞尔维亚人民是一种耻辱，但这一问题应由塞尔维亚当局处理，决不能采取任何“捣毁”之类的野蛮行径。

塞尔维亚议会秘书长4月22日公开否认议会曾接到舍舍利所说的“搬迁铁托墓”的要求。他说，铁托纪念中心属于联邦机构，它是关闭还是继续开放，塞尔维亚概不负责。然而几天前，塞尔维亚总理泽莱诺维奇在讨论塞政府工作报告时曾说过，塞政府已建议把纪念中心约9.5平方公里的面积租给国内外企业家使用。

贝尔格莱德著名律师费师则从法律的角度声称，若真“捣毁”铁托墓，是违法的。他说，是否把铁托墓迁走，至少应通过在塞尔维亚或贝尔格莱德举行公民投票后才能决定。著名导演、塞尔维亚自由党领导人佩特洛维奇则认为，铁托应像其他公民一样葬在公墓里，铁托官邸应物归原主。铁托1980年5月4日逝世后，根据其生前遗嘱，被安葬在他在贝尔格莱德官邸的花房内。按联邦法令规定，铁托官邸和周一些设施，以及铁托在克罗地亚的故居以及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官邸均列入铁托纪念中心。近几年来，铁托纪念中心的房屋财产的归属问题引起了争议。

就在舆论普遍关注这一事态发展的时候，南内务部和人民军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并在铁托纪念中心增加兵力，加强警戒。南国防部新闻局4月23日发表声明：不论作何种解释，以及何种理由，破坏纪念设施和捣毁墓地，均被视为破坏文化、伦理道德和文明的行为。南人民军有责任保护铁托纪念中心。

或许因为舍舍利仅仅是一种舆论宣传和策略，试试南当局和塞尔维亚当局的态度，或许因为南内务部和人民军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使舍舍利的阴谋无法得逞。

5月4日，

由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阿季奇上将等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武装力量代表团向铁托墓敬献了花束，并在留言簿上题词：“敬献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组织者和领袖、战后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和平与进步的杰出战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由联邦主席团委员、联邦议会副主席和联邦政府副总理组成的联邦代表团也向铁托墓敬献了花束，并在留言簿上题词：“约布铁托事业的价值以及他对南斯拉夫争取自由与独立和对维护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将由时间和人民的记忆作出最好的说明。”来自南斯拉夫各地的各界代表以及铁托夫人约婉卡也前来扫墓和敬献花束。下午3时零5分，在铁托11年前逝世的时刻，著名英雄城市萨拉热窝响起汽笛声，全城大多数人在街上肃立默哀，对铁托表示深深的怀念。

5月9日，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6周年之际，由南老战士协会、南人民军和南预备役军官协会组成的代表团向铁托敬献花束，并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国各族人民的斗争，以及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位最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统帅所起的作用，将成为人类自由和尊严战胜恶势力的伟大榜样，永载史册。”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对铁托的纪念活动中，可以看出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南斯拉夫人还深深地怀念着这位伟大的战士。

韦利米尔布兰科维奇是克罗地亚塞族人，生于1938年，他是塞尔维亚反对党

之一——塞尔维亚民主党的主席。他曾在约见中国新华社记者时，谈到了对铁托的评价和看法。布兰科维奇的父亲曾参加过南共领导的游击队，他6岁时就跟随父亲参加游击队，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南共党员。1966年任南共联盟泽蒙市委书记，后为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委员。他说，1966年以前，他一直崇拜铁托，视铁托为真正的英雄，如果有谁反对铁托，他甚至会杀死这样的人。1966年以后，他对铁托的看法逐渐改变，特别是70年代初铁托发起清洗塞尔维亚干部的运动后，对铁托的看法变化很大。布说，铁托早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1—1945)就歧视塞尔维亚干部，提拔和重用克罗地亚干部。1970年至1974年，塞尔维亚有4万名干部被清洗。铁托还人为地划分各共和国之间的边界，损害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利益，有利于克罗地亚。不过布兰科维奇不赞成采取过激的办法，如挖铁托的坟墓。他说：“不要强迫人民不爱铁托”，但要把真相告诉人民，让人民自己去判断，让历史来说话。

布兰科维奇所说的话虽属一家之言，不过很有代表性，他对铁托的看法和评价代表了南斯拉夫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铁托是共产党人，他一生致力于创建自己的理想王国，希望建立一个公平、民主、自治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尽管他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创建人，但他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贡献和影响没有哪个人可与他相提并论。1936年，他受命于共产国际开始领导南共，并把流亡在国外的党的领导机构迁回南斯拉夫，就地闹革命。他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独立于苏共、独立于共产国际以及后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政党。在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并探求适合南斯拉夫国情的发展道路。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南斯拉夫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集体制、自治制和轮流制为主体的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铁托时期，虽是共产党执政，但他反对党政合一，认为执政党只管引导，并首创自治轮流政治体制。如全国最高领导，联邦主席团主席，是由各共和国主席轮流担任，任期一年。全国企业也由各自工

会自治，由他们选出的经理轮流负责。甚至各地居民社区，也组成共同团体的自治委员会，是包罗万象的基层组织。以前南斯拉夫人只要一出世，便由国家包起，从育婴、上学、工作、度假至退休，并轮流享受国家的福利，每人平均配有约15平方米住宅，每周5天工作，国民有较多的自由时间，可从事文化娱乐活动。在外交上中立，反对霸权主义，是世界不结盟国家会议创始国之一，不结盟国家会议的总部便设在贝尔格莱德。

天有不测风云，在铁托死后仅仅10年时间，他所建立的这个理想国即受到很大冲击和破坏。经济渐渐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老百姓生活每况愈下，人民怨声载道；官场黑暗，贪污腐化成风，所谓的轮流掌权实则变成轮流发财、续职；曾被掩盖和谈化的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过去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战友，一下子变为仇敌，明争暗斗，互相厮杀。现如今，曾经由六个共和国、两个自治省组成的南联盟区只剩下两个共和国，而且陷入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恐怕九泉之下的铁托也难以瞑目，毕竟十几年后所发生的一切确实离他的理想国已相去甚远。

第二章南斯拉夫：在战火中呻吟

联合国“危险的先例”

1992年9月22日晚，第47届联合国大会以127票赞成、6票反对和2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止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从而开创了在联合国历史上把一个会员国赶出联合国大会的先例，可以说，这的确是个危险的先例。

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宣布成立，它是由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组成的，面积102173平方公里，人口1040.6万，首都贝尔格莱德。南联盟的主体是塞尔维亚。当时，南联盟共和国宣布它是前南斯拉夫的合法继承者。然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均表示反对，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也不承认南联盟享有这种权利。

随着波黑内战的逐步升级，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越来越把内战的责任归咎

于塞尔维亚，认为塞尔维亚领导人是造成波黑内战的“罪魁祸首”。因此，南联盟成立伊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贸易、航空和外交制裁，致使南联盟在外交上级为孤立，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伊斯兰国家大都同情和支持波黑的穆斯林，早就要求国际社会在波黑进行军事干涉，以“拯救”穆斯林兄弟，反对塞尔维亚的“侵略”。在9月初召开的不结盟首脑会议上，伊斯兰国家曾试图把南斯拉夫开除出不结盟运动，但未能成功。在联大召开前夕，伊斯兰国家又提出要把南斯拉夫开除出联大。

西方国家在多次调解失败、制裁和封锁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也主张剥夺南联盟自动继承前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席位的权利，以便对南联盟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南联盟作出更大的让步。1992年9月19日，在欧共体12国和美国的积极参与下，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了一项中止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

中国投了弃权票，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应在联合国中占有席位，不应轻易排除任何一国”，“孤立任何一方的做法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9月22日，这项由西方国家策划的决议终于在联大通过。决议指出，鉴于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不复存在，而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不能自动继承其席位，南联盟共和国应另行申请加入联合国，并在被接纳为会员国之前，不得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工作。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后，现在分裂成五个国家。它们是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前四个共和国已经被联合国接纳为成员国，而南联盟不但未能继承前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席位，反而被赶出联合国大会。南联盟受此冷遇，主要是因为西方想迫使“欧洲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彻底归顺”。

在西方国家看来，南联盟实行多党制完全是被迫的，而且行动迟缓，变化也不“彻底”。他们一向认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

维克，因而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南联盟另眼相看，频频施加压力。西方舆论认为，南斯拉夫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塞尔维亚族幻想重振昔日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以及米洛舍维奇企图成为铁托第二的结果，这是西方所绝不能容忍的。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国际上未得到承认时，奥地利总理指出，这是由于国际社会“不了解那里的情况”。此后，西方国家似乎恍然大悟，纷纷承认克、斯两共和国独立，而且反对塞尔维亚和此后反对南联盟的调子和行动不断升级，既想攻破这个“欧洲最后的堡垒”，又想显示西方体系的强大及其巨大的震慑力。

联合国席位问题也在南联盟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拥有美国和南斯拉夫双重国籍的南联盟总理帕尼奇(塞尔维亚人)在1992年9月16日指出，南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已没有多大选择的余地，主张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似乎与西方保持默契。然而，帕尼奇的主张遭到塞尔维亚政府和执政党的强烈反对。塞尔维亚政府强调，申请加入联合国，就意味着“南斯拉夫的自我否定”，“将会使南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执政党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约维奇指责帕尼奇的建议“客观上支持了某些国家把南斯拉夫开除出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将使国家蒙受无法估量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强调，“现在必须严肃认真地提出对帕尼奇政府的信任问题。”

与此同时，南联盟总统乔西奇肯定了帕尼奇为争取和平与恢复南国际地位所作的努力。黑山共和国总统布拉托维奇也表示，反对南联盟议会再次对帕尼奇总理进行信任投票。

另一方面，

帕尼奇也强调，联大决议是个“危险的先例”，不仅涉及到南斯拉夫，而且也影响到所有小国的利益和权利，还会影响到南斯拉夫危机的和平解决。不过，对联大决议人们理解各异。南联盟和俄罗斯等国认为，南联盟并未被开除出联合国，只是暂时不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活动而已，南驻联合国使团仍可继续工作，因此在联合国总部的南斯拉夫国旗和其他标志仍然保留。但美国、波黑和克罗地亚等国却认为，南联盟已不是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其他机构也应执行联大决议，

禁止南联盟继续参加其工作。波黑和克罗地亚驻联合国代表还提出了在联合国总部取消南国旗和其他标志的要求。南联盟被赶出联合国这个“危险的先例”引起了连锁反应，导致南斯拉夫被逐出其他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南联盟参加1992年秋季会议，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决定南联盟不能自动继承前南斯拉夫在该组织中的席位。结果是，南联盟更加孤立，经济危机更加严峻，波黑内战也没有因此而有所缓解。

充满血腥的“潘多拉盒子”

自199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舆论陆续披露出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争暴行所造成的种种惨况，认为南斯拉夫内战已使2万多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5万多人失踪，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形成欧洲50年来最大的难民潮。舆论披露的主要战争罪行有：“种族大清洗”在这场民族战争中，交战各方都指控对方进行种族清洗。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拉伊纳共和国”代表团1993年3月1日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指控克罗地亚当局从克罗地亚各城市驱逐了30万塞族人。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使团团长弗帕维切维奇1993年2月11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指控克罗地亚族军队对塞族实行种族清洗政策。他说，克罗地亚的种族清洗已使25万塞族人逃离家园，成千上万的塞族人被迫改姓和改变宗教信仰。南《政治报》1993年2月26日报道，仍然留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人受到克罗地亚当局的迫害，在扎达尔、奥希耶克和卡尔洛瓦茨等城市，已有7000幢塞族人的房屋被毁，几百名塞族人被杀害。1993年2月26日，波黑塞族军队司令朱伦科日瓦诺维奇指责穆斯林在波黑东部对塞族进行种族清洗，他说，“在斯雷布雷尼察和兹拉图地区，有43个塞族村庄被捣毁或烧毁，960多名塞族妇女和儿童惨遭屠杀。”波黑塞族“新闻部长”韦利博尔奥斯托伊奇1992年7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波黑有20万塞族人被逐出家园，70个村庄被毁，4万名塞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南通社1993年1月21日报道，1992年4月至10月，波黑有近1万名塞族人被杀害，130个塞族村庄被毁。

据1992年8月南《战斗报》报道，克族武装占领莫斯塔尔后从许多合葬墓中挖

出200多具尸体，他们绝大多数是20至70岁的男性穆斯林居民，据称他们是在两个月前被塞族武装用自动步枪扫射而死的。1992年5月和6月，塞尔维亚武装在布里奇附近的一个工厂和养猪场杀害了2000—3000名穆斯林。1992年10月，克罗地亚人在普罗佐尔杀害了近300名穆斯林；9月24—26日，穆斯林在卡梅尼察杀害了60名塞族军人和平民，等等。

在南斯拉夫境内，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穆斯林都在自己的武装控制区内“清洗”过异族居民。他们有的把异族邻居押上卡车、客车，然后将他们遣送出去，有的用枪炮攻打异族聚居地，迫使异族居民背井离乡；有的甚至晚上蒙着脸直接冲进异族居民的家中，残酷地杀害异族居民。

“集体强奸”

当时的欧共体调查小组成员、爱尔兰外交部长戴维安德鲁说：“在这场冲突中，遭强奸的穆斯林妇女多得骇人，有一些强奸暴行是以特别残暴的方式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地侮辱受害者。”惨遭不幸的穆斯林女人，最小的只有六、七岁，最大的则有六十多岁。一位受害者对调查者说：“他们都是我们的邻居。他们强迫我离开我的屋子，然后把我带到一位被杀害的邻居家的空房子中。那里已有4位姑娘和年轻妇女。他们分别将她们带到另外一些屋子里。他们打我们，侮辱我们，强奸我们，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无所不为，简直是禽兽不如。”

据调查，在“集体强奸”的暴行中，女儿常常在他们的父母面前、母亲在孩子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遭到蹂躏。

1992年11月波黑塞族战争罪行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报告，说穆斯林和克族军队在波黑建立了至少17个监狱妓院，关押着至少800名塞族妇女，她们遭到穆斯林和克族士兵的肆意奸污和折磨，其中很多是未成年人。仅在波黑首府萨拉热窝，就有6个监狱妓院，关押着250名塞族妇女。南联盟代表托雷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妇女权利会议上指出：“穆斯林士兵经常有组织地强奸塞族妇女，

有100多名被强奸的塞族妇女逃到贝尔格莱德医院，请求给予治疗。她们大多在心上受到严重伤害。”据南斯拉夫报刊透露，波黑的穆斯林和克族士兵随身持有的一种“绿卡”，授权持卡人可任意强奸被关押的塞族妇女。1993年2月25日南《政治报》公布塞族军方从一位被俘穆斯林士兵身上搜出“绿卡”，这是由波斯尼亚布罗德—希耶科瓦次后方司令部颁发的“强奸护照”，上面写着：“持此证者有权在18点以后带领妇女(指被关押的塞族妇女)在地下室过夜。如遇反抗，持证者可使用武力。”

同时，克族和穆斯林也指控塞族军队对穆斯林和克族妇女进行集体强奸。波黑穆斯林当局说，塞族军队关押并强奸4万名穆斯林妇女。波黑内务部公布，在波黑有5万名穆斯林和克族妇女被塞族军队强奸。一些西方国家也大量报道有关塞族军队强奸穆斯林和克族妇女的情况。1993年1月《独立报》披露了欧共体关于穆斯林妇女遭强奸的一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说，波黑的塞族部队为在波黑进一步推行“种族清洗”政策，至少对2万名穆斯林妇女和姑娘进行了有组织的强奸活动，并将此作为进行战争的一种机构，迫使穆斯林离开家园。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以及西方一些国家的人权组织也指控波黑塞族军队强奸穆斯林妇女。1993年2月23日欧洲议会妇女权利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专门就波黑强奸妇女问题作出决议，指出在波黑内战中强奸妇女已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死亡集中营”

1992年8月以来，美国和英国电视台广泛播映了他们摄制的关于波黑塞尔维亚和南联盟共和国设置“死亡集中营”的电视片。这部电视片以骇人听闻的镜头展示了塞族在拘留营时大搞酷刑和屠杀的行径。1993年3月穆斯林代表团和克族代表团在日内瓦交换战俘谈判时称，塞族军队在波黑其控制的领土范围内有164个拘留营，在南联盟共和国领土内有14个拘留营，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控制区有2个拘留营。在这些拘留营里，至少有13万穆斯林和克族人被关押。而波黑塞族领导人

卡拉季奇和布哈在1992年8月就指控，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军队在其设立的42个拘留营里关押着4.2万名塞族人，其中萨拉热窝有22个拘留营，其余20个分布在克族和穆斯林军队控制的其他地区。

由于拘留营里生活条件恶劣，以及对囚犯进行非人折磨，已有6000名塞族人死亡或遭杀害。在波黑至少有2万塞族人被穆斯林和克族关押在拘留营里。“集中营”除了战俘外，许多是从附近抓来的普通居民，他们经常遭到殴打，忍受饥饿和伤残的折磨。

对于被关押的妇女来说，监狱就是地狱。看守们经常用非人的手段强奸、轮奸女囚犯。他们夜里把女囚带到忏悔室，肆意进行侮辱、奸污。一个女犯人有时一夜之间被七、八个看守连续野蛮强奸。

袭击维和人员和记者

1992年5月初，在莫斯塔尔工作的欧共体和联合国观察员遭到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5月6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古尔丁乘坐的波黑总统的轿车在驶往波黑主席团的路上被狙击手击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20日运送救济品的国际红十字会车队在开往萨拉热窝附近的医院途中遭炮火袭击，造成1死1伤，10吨医疗物资和药品被毁。6月2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萨拉热窝时，其直升机遭射击。9月3日，一架意大利飞机在运送救济物品时被导弹击中，造成机毁人亡。9月8日，从贝尔格莱德开出的联合国车队在到达萨拉热窝后遭机枪猛烈扫射，2名法国士兵丧生，3名法国士兵受伤，4辆汽车被毁。同时，在战地采访的记者也时遭袭击。1992年8月13日，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记者卡普其被狙击手击中，当场死亡。有的记者莫名其妙地失踪，有的则被扣留。

当然，这些报道中所披露的所谓“战争暴行”并不一定全部属实，有些数字也不很准确，而且舆论和冲突各方指控的也远不止这些，出入也比较大。但是，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各民族、军队之间互相残杀、滥杀无辜、虐待和枪杀战俘、强奸和轮奸妇女等行为确实严重存在。对于舆论披露的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

暴行”，以及一些国际组织陆续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大规模屠杀和“民族清洗”的报告，联合国安理会感到十分震惊，并在1992年10月6日请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设立一个公正的专家委员会，负责审查许多人所称的“战争罪行”的情报和报告。10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五人专家委员会，由弗里茨卡尔斯霍芬教授（荷兰人）任主席，委员会其他成员还有谢里夫巴西乌教授（埃及）、威廉方里克（加拿大）、凯巴姆巴亚法官（塞内加尔）和托克尔奥普萨尔教授。该委员会将同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密切合作。12月14至16日，专家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议，会议报告说，该委员会已请人权医生协会对武科瓦尔附近的一个群众墓地进行了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来自各国政府和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并决定于1993年1月底前提交一份临时报告。

12月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召开非常会议，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前南斯拉夫境内一切侵犯人权的做法。委员会明确谴责了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清洗，特别是波黑境内的这种清洗做法，并认为在波黑境内控制着某些领土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南斯拉夫军队及塞尔维亚共和国领导人座对这一行为负主要责任。委员会同时要求立即停止这种惨无人道的种族大清洗，特别要求塞尔维亚共和国利用其对波黑塞族的影响力来停止这一野蛮的做法。该委员会还谴责了拘禁、酷刑和强奸等侵犯人权的做法，并请求前南斯拉夫冲突各方立即关闭所有未经1949年日内瓦公约认可及不符合该公约规定的拘留中心，并在安全的条件下释放所有被非法监禁者。

12月18日，安理会对“有关波黑境内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监禁以及奸污妇女，特别是穆斯林妇女的报告”感到震惊，并谴责这些“行径野蛮残忍，恶劣之至”。安理会一致通过798号决议，要求关闭所有拘留营，特别是妇女拘留营。安理会还对欧共体将派代表团前往调查所声称的这些行径表示支持，并请秘书长为该调查团提供帮助，以便其能够自由和安全地进入拘留营。

比利时代表诺泰达埃姆代表欧共体说：“我们本以为我们在这场可怕的内战

中已经走到了极限，然而我们想错了。除了任何内战都不可避免的野蛮行径外，波黑境内还有对大量妇女，尤其是穆斯林妇女的有组织的奸淫。语言已无法表达我们的愤慨……我们将积极努力，最终结束那些自称是塞尔维亚勇士们进行的这种罪恶行径。”

1993年2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808号决议，决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以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事件负有责任的人”。这是联合国第一次设立具有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来起诉武装冲突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安理会还请秘书长加利在60天内就国际刑事法庭的组织和具体建议。

联合国审查前南斯拉夫内战战争罪行专家委员会报告说，它收到了数千页文件和资料，记载有关于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事实陈述。该委员会还安排了一个法医专家小组对克罗地亚联合国保护区东区武科瓦尔附近的“奥夫查拉万人坑”进行调查，初步结论表明，这里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处决。被处决者或许是武科瓦尔的病人和医务人员，他们是在1991年11月20日这家医院撤离期间失踪的。法国、意大利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向安理会提出了有关国际刑事法庭的章程、编制和议事规则报告。

1993年5月3日，加利在一份报告中说，国际法庭将作为安理会的附属机构开展工作‘在行使司法职责方面“不受安理会权力的影响和支配”，独立于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履行职责。国际法庭设置时间的长短，将视前南斯拉夫境内“国际和平与安全恢复的情况而定”。新的机构将由两个初审分庭、一个上诉分庭、检察官和一个书记官处组成。

1993年5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827号决议，决定成立国际法庭，并批准了加利提交的《国际法庭规约》草案。根据草案，国际法庭有权处理“危害人类罪”，诸如谋杀、种族灭绝、奴役、驱逐出境、监禁、酷刑、强奸及基于政治、种族和宗教原因而进行的种种迫害，以及其他不人道行为。安理会要求所有

国家同国际法庭合作，并按照它们各自的国内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执行该规约，敦促各国以及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经费、设备和服务，包括提供专家人员。安理会还认为，在任命国际法庭检察官以前，专家委员会应继续收集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严重违反各项日内瓦公约和其他人道主义法的证据资料。

5月24日至25日，专家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派遣一个调查组到波黑的阿布米契—维泰兹，调查1993年4月份在该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屠杀的情况，并一致同意继续调查前南斯拉夫境内有关种族清洗、有计划有组织性的强奸活动等情况。

类似这样的国际法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设立过，当时主要是针对战败国的。1945年8月，苏、美、英、法四国在英国伦敦签订协议，决定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随后，为落实该协议，组成了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和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惩处。

前南斯拉夫内战已经打了两年左右，战火持续不断。联合国安理会认为在南境内的种种“战争罪行”，已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决心制止这种暴行，惩治所犯罪行的责任者。有人认为，这有助于向波黑冲突各方进一步施加压力，并向那些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发出一个信号，表明这些人将受到惩罚。但是，舆论也对安理会808号决议持怀疑态度，成立国际法庭有多少可行性？

即使成立，又会对平息波黑战火有多大益处？

波斯尼亚驻联合国大使穆罕默德萨希尔拜曾说：“我们不应欺骗自己，认为仅仅设立一个国际法庭就会阻止战争罪犯，简直太幼稚了。”

美联社称，安理会虽然一致通过了第808号决议，但对能否阻止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暴行持怀疑态度。

合众国际社则称：设立国际法庭有可能影响目前正在为解决波黑冲突而进行的和平谈判。“如果参加谈判的某代表被定为战犯，他还会在和谈中做出妥协吗？”

法国《解放报》对决议打了一个最大问号。这家报纸评论：“对前南斯拉夫

地区战争中所犯罪行的性质尚未确定。联合国的808号决议既未谈及战争罪行，也未谈及人道罪行……谁会相信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国家的一些政治领导人有朝一日会坐在联合国法庭被告席上呢？”

设立国际法庭，确实有许多棘手的问题，怎样界定战争罪行，怎样认识战争罪行，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联合国这样做的结果等于打开了一个充满血腥的“潘多拉盒子”。若指望设立国际法庭惩处几个战争罪犯来平息波黑战火，那未免太幼稚了。

驶向战争深渊的无舵大船

自1992年3月波黑内战爆发以来，波黑穆、克、塞交战三方先后达成9次停火协议，但因诸多原因均遭破坏，武装冲突愈演愈烈。为了有效地制止这场战乱，联合国及欧共体12国积极谋求促使波黑三方停战的良策。

经过分析和对比，人们发现波黑三方中塞族兵力虽不是最多，但其武器和装备最精良，实力最强大，其原因是其背后有南联盟的支持，制止南联盟对波黑塞族的支持，就犹如釜底抽薪。于是1992年5月下旬，英、法、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经与美国协商，一起向联合国提出对南联盟实施强制性制裁。

5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大会对这一提案进行表决。此时表决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只见美、英、法代表不停地按动表示赞成的绿色电钮，其他一些国家也跟着按动绿色电钮。俄罗斯代表沃伦佑夫似乎迟疑了一下，随即也按动了绿钮。然而，在这一片赞成声中，只有两个国家的代表按动了表示弃权的黄色按钮，这就是中国代表李道豫和津巴布韦代表曼本格韦。

此时，主席台后墙的表决器显示牌上显示出13票赞成，2票弃权，最后联合国安理会第757号关于对南联盟进行制裁的决议就这样通过了，决议定于5月31日起，对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行全面的经济、贸易、航空和外交制裁，以迫使其停止对其邻国波黑和克罗地亚的干涉。

制裁根本无法制止战火。就在安理会通过对南联盟实行制裁的第二天，即1992年6月1日下午，塞族武装对萨拉热窝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每隔15分钟就有炮弹落在萨拉热窝，造成3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紧接着，6月15日，塞尔维亚部队又向萨拉热窝郊区的多里察打了20发炮弹，至少造成10人受伤。克罗地亚电台则声称有1个人被打死，7人受伤，并说在过去24小时里，至少有6人死亡、15人受伤。

波黑政府外长希拉伊季奇在纽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天早晨开始的停火已被打破，塞尔维亚军队炮击了萨拉热窝。三天前，从塞尔维亚境内起飞的南斯拉夫米格飞机，对萨拉热窝及其附近的维索科进行空袭。这证明贝尔格莱德政权在继续直接参与。我们要求联合国实行空中封锁，防止空袭，用军事力量护送救援使者，阻断塞尔维亚的军需品供给线，使坦克、大炮及防空武器失去战斗力。可以通过撤除这些武器的基本部件，把这些武器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下或捣毁它们。”

也许希拉伊季奇慷慨陈词的悲愤述说打动了美国人。6月24日，美国一位发言人宣布，布什总统下令对南实行更强硬的制裁。

紧接着，西欧联盟和北约组织决定组织特遣部队对南联盟进行海空监视，以确保联合国757号制裁决议的实施。7月10日，西欧联盟和北约一致同意采取联合的空中和海上行动。欧安会和西欧联盟9国外长会议一致同意向奥特郎托海峡和南斯拉夫沿海水域派出一支海军监视部队，由5—6艘船只组成，以4架海遣军巡逻机和陆基直升机做后盾。这次联合监视行动于7月16日如期实施，加之此前联合国1000人维和部队和稍后派出1000名步兵、60名军事观察员、40名警察进驻萨拉热窝机场，迫使塞族武装不得不撤出萨拉热窝机场，到附近的一些地方安营扎寨。结果萨拉热窝机场被北约接管。

8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770号决议，授权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八方援助物资送达波黑共和国，决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使用武力”，但是“一

切必要措施”本身就包括使用武力。

就在西方酝酿制裁措施的同时，波黑三方却打得不可开交。月底到8月初，三方武装力量倾巢出动，为扩展地盘或守住地盘展开激烈争夺。

8月4日晚，萨拉热窝争夺战开始，穆、塞武装都使用了包括坦克、火箭及大炮在内的所有重型武器，经过一番争夺，塞族已占有60%的波黑领土，克族占到30%，而人口最多的穆斯林仅占有10%的土地。三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关键在争夺土地，此时根本无暇顾及西方人的制裁。8月28日，为与北约组织协商行动，西欧联盟宣布派5000人部队去波黑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至此，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解决波黑内战已由经济制裁、外交斡旋迈上了武装干预的新台阶。

1994年月2日，正是在美国的撮合下，波黑政府与克族组成了穆克联邦。18日，又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穆克联邦协议。这样，穆、克两族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塞族了。

于是伊泽特贝戈维奇决定向塞族发动“春季攻势”。他的将军们向他保证：攻下塞族正是好时机，因为眼下塞族不敢乱动，有北约的空袭嘛！他犹豫了几天，终于批准了行动计划。

29日，当波黑大地万物开始复苏的时候，伊泽特贝戈维奇向波黑军队发布了“全面进攻”塞军分裂分子的命令。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是解除塞族对戈拉日代的围困，尽量多夺取一些地盘。

戈拉日代市人口6.5万，是联合国1993年4月16日确定的6大安全区之一，在萨拉热窝市以东30公里处。这里是穆斯林飞地，穆族出动万人兵力向周围的塞族阵地发起了进双。

塞军总司令姆拉迪奇不由得暗喜：好嘛，这是我们攻打戈拉日代的好机会！于是，他从其他地方调来了两万兵力，向戈市推进。穆斯林武装节节败退。

眼看，戈市就要被塞族攻破。

联合国驻波黑维和部队司令罗斯将军对塞军兵临戈市城下心急如焚。那里有

12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他们没有武器，毫无防卫能力。如果戈市被困，他们将被抓为人质，或是被打死。因此，他于4月10日下午向联合国驻前南地区维和部队司令贝尔纳让维耶将军发了一份急电：塞军兵临戈拉日代，请求北约空袭塞军阵地，以迫使塞军撤退，保证12名军事观察员的安全让维耶将军将此电转请明石康批复。明石康批完宇后，即转北约驻南欧盟军司令部。

北约决定大开杀戒。

当天下午6时14分至28分，两架美国 F—16战斗机从意大利北部空军基地起飞，对戈拉日代南部和东部的塞族阵地实施了第一次空袭。11日12时19分，北约两架 F/A—18战斗机对戈市周围塞族武装实施了第二次空袭。

北约这种只打塞族、不打穆克的行为，再次激怒了卡拉季奇，他命令塞军：“坚决打击来犯的北约飞机！坚决攻下戈拉日代！”

4月15日，塞军击落——架法国的“超军旗”式战斗机。次日，一架英国“鹞”式战斗机正想对炮轰戈拉日代的塞军坦克投弹，被塞军的地对空导弹击落。

这是波黑内战以来，波黑交战的某一方公开与维和部队交战，并取得重大战绩的一战。

明石康不忍看到局势如此恶化下去，便与调解人斯托尔滕贝格和俄罗斯特使丘尔金一起来到塞族总部帕莱，与卡拉季奇会晤。他们的目的是设法恢复会谈，让塞军停止攻打戈拉日代。

卡拉季奇表示：

我们会考虑特使的意见，但是，穆族武装必须停止攻击塞军阵地。可是，卡拉季奇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部队。15日这天下午，塞军攻占了戈市德里纳河左岸的一些要点。塞军攻城指挥官通过电台向穆斯林守军喊话：“你们已被包围！

只有投降才有出路！”他们呼吁当地民众逃到塞军占领区。

16日，联合国保护部队向塞军发出最后通牒：必须停止向戈拉日代的进攻，否则，北约将恢复空袭！

可是，老天并不作美。这天，戈拉日代地区雾气沉沉能见度极差，北约飞机虽然飞过戈拉日代上空，但无法有效空袭塞军。

吓唬总归是吓唬。美国此时并不想再贸然空袭。因此，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于16日上午给俄国外长科济列夫打电话，呼吁科氏去贝尔格莱德：“你可以利用你对塞族的全部影响尽快调解冲突。”

科济列夫答应道：“可以，但北约必须放弃空袭计划。”

“我将尽力说服盟国这样做”。克里斯托弗说。

当天晚上，俄外长科济列夫飞到了贝尔格莱德。次日上午，他与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会谈后，达成了这样的基本原则：确定戈拉日代安全区、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消除为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常活动制造的障碍。

然而，肥肉已到口边的塞族军队此时根本顾不上什么原则，他们只知道进攻。

16日塞族坦克开进了戈拉日代，在萨拉热窝塞军还进行了炮击。

北约的武力恫吓，俄国的调节，终究没有挡住波黑塞族的坦克和大炮。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看来，在巴尔干强权即真理，必须确立打塞压塞的战略。

8月，波黑穆斯林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令驻守在比哈奇的第五军不惜一切代价攻下“叛军”首府大克拉杜沙，把阿布迪奇及其数万叛军赶出波黑。第五军很快便成功地实现了战役目标。阿布迪奇带着几万穆斯林逃到了克拉伊纳塞控区。比哈奇市是波黑穆斯林的一块飞地，是联合国1993年5月7日根据安理会824号决议所划定的六大安全区之一。其与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等人一接触，马上就有了结果。12月10日，卡特宣布了波黑停火计划。10天之后，即12月20日，波黑塞族和穆族在卡特的斡旋下，在波黑全境停火，又在美、俄、英、法、德五国国际联络小组提出的最新波黑和平方案基础上进行和谈，并达成了协议。这是1994年波黑事态发展中出现的最有戏剧性的场面，也是自1992年4月波黑战争爆发以来波黑局势中出现的最大转折，从而也给波黑实现和平带来了希望。

也许是巧合，

自从西方确定扶穆压塞的策略以来，不大善战的穆斯林军队总是率先挑起战端。

1995年3月20日清晨，穆斯林军队根据既定战役计划，同时在图兹拉市以北山区、波黑中部城市特拉夫尼克以西山区首先向驻守在马耶维察山和弗拉希奇地区的塞族阵地展开了进攻。

穆斯林军队第二军所属部队先用火炮对这两个阵地的塞族守军进行炮击，接着，又动用2000人向马耶维察山发起进攻。在弗拉希奇，穆斯林的军队第三军动用了2000余人投入战斗。

塞族守军立即用猛烈的炮火给予还击。他们除用近程炮火打击进攻之敌外，还向图兹拉、特拉夫尼克市内进行了炮火。

穆军向塞军发起攻击后不到半小时，熟睡中的卡拉季奇便被叫起，得知了这一消息。

卡拉季奇来到办公室，姆拉迪奇和另外两位塞族指挥员已在那里等候。他走到地图前，一位军事参谋向他汇报战况：从凌晨开始，穆斯林军队共约1万余人向我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现在，战斗正在图拉兹市西北的马耶维察、特雷博瓦茨、多博伊、奥兹伦山、特拉夫尼克市西部的弗拉希奇、斯尔博布兰、库普雷斯七个地区进行。我军进行了英勇反击。现双方都有伤亡。我军仍坚守阵地。

卡拉季奇迅速作出了判断：“这是穆斯林军队对我们发起‘春季攻势’的开始。其意图就是在4月底停火协议期满前，多抢占一些地盘。我们应当给予坚决回击！”他对姆拉迪奇说：“通知部队，我们坚守每一块土地，暂时不打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政治上争取主动。”

上午，卡拉季奇在帕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介绍了穆斯林军队向塞族军队发起进攻的情况后说：“我们仍在遵守停火协议，还没有下令反攻。但是，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容忍穆斯林的进攻，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他又说，“我任J已接到报告，美国人有意武装穆斯林。如果我们证实这是真的，那么就不会通过政治手

段达到和平。我们将战胜敌人。那时，我们再也不会等待解决领土划分和宪法的办法了。”

在穆军频频发动攻击，而北约听之任之的情况下卡拉季奇不得不下令反攻。

当晚，穆斯林军队占领了斯托利察山峰上的电视通讯发射塔。这个塔是塞族进行东西部联系的通讯枢纽，因此塞军拼死争夺，经过整夜激战，塞军在25日凌晨夺回了该塔。这一天，塞军还在马耶维察战场上收复了被穆军攻占的托马尼奇峰和大峰两个战略要点，并重创了穆军。

卡拉季奇觉得时机已成熟，于是决定采取更大的行动。3月26日，卡拉季奇以

“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和波黑塞族军队最高统帅身份发布总动员令：西、北、南部被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克拉伊纳塞族所包围，东部则与波黑塞控区相邻。在军事上，它有“比哈奇口袋”之称。在这个地区，此时有三股武装力量。第一股力量是驻守在该市的波黑穆斯林政府军的精税部队第五军，总兵力2.3万人，第二股力量是穆斯林“主和派”领导人菲克雷特阿布迪奇的“西波斯尼亚穆斯林自治时武装，其“首府”是比哈奇西北的大克拉杜沙；第三股力量是围困比哈奇的波黑族和克拉伊纳塞族。第五军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于10月下旬向比哈奇周围的塞军发起强大攻势。先拿下了格拉别日高地，然后又兵分两路乘胜追击。北路挺进到比哈奇市西北的波斯尼亚克鲁帕，南路直插比哈奇市东南的佩特罗瓦茨。在其他战线上，第五军也取得了一些战绩。在这次战役中，穆斯林军队人多，虽然塞族的炮兵很厉害，但人少，机动能力差，因此穆斯林军队想用游击战来拖垮塞军。波黑军队司令拉希姆德利奇对记者说：“我们在奥兹伦山地区学到了很多。我们懂得了必须以小组为单位快速运动。当塞族进攻时，我们就躲起来；我们进攻时，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由于穆斯林运用了这种游击战术，塞族的大片领土被穆斯林武装占领。塞军处于波黑内战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被动局面。塞军总司令姆拉迪奇亲临前线指挥时，竟差点被俘。

于是卡拉季奇在11月4日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后，与塞军首脑讨论了

行动方案，调整了部署，准备进行反攻。这时，美国等西方大国一看情况不妙，决定重施放伎，空袭塞军。

11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允许北约将轰炸范围扩大到克罗地亚境内的克拉伊纳地区。克拉伊纳塞族当局见势不妙，当日即与当地联合国维和部队签署了一项协议，宣布同意在乌德比纳机场部署国际观察员，并同意接受其监督。

但是，21日中午，北约成员国美、英、荷、法出动30架战斗机和支援机，从意大利空军基地和亚得里亚海面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乌德比纳机常接着，北约又连续空袭了塞族阵地。

卡拉季奇在下令还击北约飞机的同时，决定甩出杀手锏：扣留联合国维和人员作人质！

因此在11月25日，塞军扣留了55名加拿大蓝盔部队士兵作人质。尔后，塞军又扣留了更多的人质。这一下，北约老实了，只好暂停空袭。

制止了北约的空中威胁之后，塞军便开始反攻。姆拉迪奇调集大军，直逼比哈奇。克罗地亚境内的克拉伊纳塞军和流亡在外的波黑“西时穆斯林领导人阿卜迪奇率领的由1万名穆斯林难民和第五军投诚士兵组成的“西省人民自卫队”，也打回了老家大克拉杜沙市，使穆斯林政府军第五军腹背受敌。

11月22日，一些塞军部队攻入比哈奇市内，与守军第五军展开巷战。27日，塞军从东、南、西三面对比哈奇进行合围，迫使第五军向北撤离。

比哈奇已成为塞族的囊中之物。美国一看波黑局势又向有利于波黑塞族的方向发展，觉得用强硬手段迫使塞族就范已不现实，于是伸出了橄榄枝，目的是想

稳住塞族，不要占领比哈奇。因此，12月2日，在美国的倡议下，美、俄、英、法、德五国组成的国际联络小组在布鲁塞尔正式开会，提出了新波黑和平方案。

为了促使塞族答应停火条件，克里斯托弗和莱克想出了一个高招：请前总统卡特出马。卡特在塞尔维亚人眼里，是个和气的老头儿。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调解者。果然，卡特“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部、塞族政府及全国各地政权，都必

须根据有关直接战争威胁和战争状态法的规定，动员全部人力和物力，击退敌人对塞族的进攻并战胜敌人。”当天晚上，他还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美国总统克林顿、俄国总统叶利钦、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英国首相梅杰，呼吁他们出面制止波黑穆族发动的强大攻势，敦促穆族军队撤退到1994年12月23日波黑塞、穆两族领导下签署停火协议以前的阵地上。

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自己拯救自己。他给上述人员写信，主要目的是希望他们在此时不要支持穆族。单凭双方实力，他有把握打败穆族军队。

但是，在波黑塞族军队暂时挫败波黑穆族军队的进攻之后，卡拉季奇在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兄弟“克拉伊纳塞尔维亚共和国”，却面临着被克罗地亚政府军消灭的危险。

5月1日凌晨5时30分许，克罗地亚政府军2000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分三个方向向位于克境内西斯拉沃尼亚地区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高速公路—即 E—70号公路一带的塞族居住区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进攻。战斗首先在帕克拉克打响。

这次战役起源于两天前的一次克、塞争执。4月29日晚，一位克族男子听说杀害他哥哥的一位塞族青年要到奥库卡尼加油站加油，便带着武器在加油站埋伏起来。等那位塞族青年来加油时，克族青年猛地跑上前去，一刀将他捅死。事后，尽管克族警察将克族青年逮捕，并指控他犯有谋杀罪。但仍难平息塞族人的复仇心理。当晚，几名塞族青年即来到 E—70公路上，伏击克族车辆。当场有3人被打死，1人受了重伤。后经协商，塞族准备在5月1日凌晨6时开放公路。因克罗地亚政府军以克族青年被杀为由，在5月1日凌晨5时发动了1993年以来的对塞族居住区最猛烈的进攻。这是克罗地亚政府军“95之春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从塞族武装手中夺回 E—70号公路这条贯穿斯洛文尼亚西部的交通命脉。

当时克罗地亚塞族总共只有5万人，27个步兵旅，3个机械化旅，1个炮兵旅，

有 T-34、 T-55和 M-84坦克240辆，500门大炮，30门100毫米的反坦克炮，12架强击机和6架作战直升机。而政府军却有10.5万人，还有军警4万人、“政治志愿者”5000人(他们在波黑作战)，共36个步兵旅，5个机械化旅，1个炮兵师，数个特种兵团。此外，它还有10个团的地方卫队。它有 T-34、 T-55、 T-72和 M-84坦克180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车140余辆，? 6、85、105、122、130、155毫米追击炮660门，自行火炮10门。它的空军有“米格”-21歼击机13架，“海鸥”式战斗机6架，“米格”-24作战直升机2架，“米格”-8直升机15架。

另外还有海军，拥有轻护航舰2艘，导弹艇3艘，鱼雷艇2艘，布雷艇1艘，扫雷艇2艘，坦克登陆船2艘，登陆舰7艘。此外，还有7个海军陆战连。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自称为“克拉伊纳共和国总统”的克拉伊纳塞族领导人米兰马尔蒂奇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命令各部队坚守阵地，坚决击退克族政府军的进攻，在必要情况下对克族村庄进行报复性炮击；第二，呼吁波黑塞族给予支持；第三，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和大国向克罗地亚族加压力，促使其停止对克拉伊纳的“侵略”，避免塞、克族间的新冲突升级；第四，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第五，可扣留联合国人质，以促使联合国制止克族的进攻。5月1日，塞族向萨格勒布市发射火箭，炸死6人，炸伤200余人。2日，克拉伊纳塞族武装扣留了115名联合国文职警察和士兵作人质。

5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克罗地亚立即停止对克拉伊纳塞族的进攻。这一天，克罗地亚政府军在占领了原来由克拉伊纳塞族武装控制的重镇奥库查尼并控制了经过它的重要公路后，宣布停止进攻。

但是4日凌晨，800名克罗地亚政府军人在坦克的掩护下，从萨格勒布以南约170公里的戈斯皮奇市北部越过联合国部队隔离线，目的是同比哈奇的波黑穆斯林军队会合，把克拉伊纳相连的南区和北区分隔成两段，最后直逼“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首都”克宁。在南下过程中，克罗地亚政府军占领了联合国维

和部队的9个观察所。

面对自己在克罗地亚的塞族兄弟遭到攻击，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决定采取行动，以牵制克罗地亚军，同时也是对波黑穆斯林政府的一种警告。因为他得到情报：伊泽特贝戈维奇政府正在对马尔蒂奇进行前后夹击，而且还准备向波黑塞族军队发起进攻。由此，他命令部队作出必要的反应。7日，波黑塞族部队炮击了萨拉热窝郊区。5颗82毫米迫击炮弹在一个隧道附近爆炸，有8人被炸死，40人被炸伤。这个隧道是通往萨拉热窝机场的一个要道。联合国的空中补给线被切断后，向萨拉热窝运送食品和给养必须经过这个隧道。波黑政府军也需要经过这个隧道运送大炮和士兵。与此同时，波黑塞军还炮击了政府军控制的重镇布特米尔。

果然不出卡拉季奇所料，波黑穆斯林政府军开始向塞族发起反击了。从5月中旬开始，波黑穆斯林王牌部队第五军不断向比哈奇塞族控制区发动进攻，并纵火焚烧被其占领的塞族居民区，使6000多名塞族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姆拉迪奇决定进行报复。23日，塞族军队向图兹拉安全区进行炮击，炸死71人，炸伤150余人。

在此情况下，西方领导人认为又该惩罚一下塞族了。波黑塞族坚持强硬政策，不但继续拒绝去年8月由5国联络小组提出的和平方案，而且还对穆、克两族发动猛烈反击。同时，他们还炮击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另外欧美大国虽然采取了一些外交手段，试图通过南联盟对波黑塞族施压，但没有效果。

动手总要找借口，但在这战火纷飞之际，战争借口岂不唾手可得？前几天，塞族从维和部队管的武器库中夺走了4门火炮，这岂不是动武的绝好理由？于是，24日，联合国驻波黑维和部队向塞族发出最后通牒，限波黑塞族必须在25日中午12时前交回这4门火炮，并于26日中午前将其重武器撤到距萨拉热窝市中心20公里以外的地区。

25日午后，塞族没有理会最后通牒。联合国维和部队便要求北约实施空袭，北约早已拟定了打击目标，出动了6架战斗机连续两次轰炸了塞族设在其总部帕莱

附近的两座弹药库。为了精确打击目标，北约使用了重1000磅到2000磅的“灵巧”

炸弹。第二天，北约再次空袭，摧毁了塞族6座弹药库。北约还发出警告说：“如果塞族再进行炮击，北约将再次进行空袭！”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卡拉季奇面对北约的空袭，又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决定再用人质盾牌阻止北约的空袭。

一天，波黑塞族电视台播出了一条消息：联合国维和人员被扣作人质。接着，电视屏幕上出现了14名头戴蓝色贝雷帽的联合国维和人员的镜头。

其实，卡拉季奇将411名联合国保护部队人员和军事观察员扣作人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立刻转播了这一消息，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惊愕，人质家属惊恐不安，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敦促政府设法营救。有关国家政府迫于压力，立即经各自渠道与北约协商，千万不要再实施空袭！

卡拉季奇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然而，笑容迎来的却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空袭。

西方大国准备启动早已制定好的作战计划——“精选部队行动”空袭计划。

这个计划是7月份由美国一手策划并制定的，当时克罗地亚的“风暴行动”正在激烈进行，所以没有实施。制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一是可以排除干扰，以便使波黑和平谈判取得预期效果；二是通过军事打击，使波黑塞族顽固派能够真正回到西方设置的谈判桌前，接受西方制定的和平计划及土地分配比例；三是通过空袭，可以稳住波黑穆克联邦政府，防止其借故退出波黑和平谈判。

这个计划的行动目标是，摧毁塞族军队的主要指挥、通信设施，使其失去对波黑政府军和克族军队的攻击能力，迫使塞族回到谈判桌前进行和谈。

根据这个计划，北约制定的打击目标共有500多个，包括防空及作战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弹药库、军械库、雷达站、指挥通信设施等。准备动用各型飞机300余架，空袭时间为3周。

8月28日，萨拉热窝遭到炮击，造成37人死亡，85人受伤。尽管塞族一再否认，

但是北约一口咬定是塞族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对塞族发起空袭。

30日凌晨2时，北约开始对塞族预定目标进行全面空袭。

看来这一次，北约是决心对塞军予以彻底摧毁了。9月14日，北约出动轰炸机3500架次，并动用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这是北约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空袭行动。

北约秘书长克拉斯在空袭的当天就在布鲁塞尔对记者宣布：“如果波黑塞族不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来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我们准备继续、甚至加强军事行动。此次空袭的目的在于迫使冲突各方回到谈判桌旁并执行联合国的命令，彻底摧毁已经炸死数千名平民的塞族大炮。？

？

针对北约的空袭，波黑塞族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卡拉季奇在帕莱的地下指挥所里坐镇指挥。8月30日傍晚，法国一架“幻影”-2000C歼击轰炸机在打击塞族防空阵地时，被塞军防空导弹击落。这是塞军第三次击落北约的作战飞机。尽管如此，北约对塞军的空袭还是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波黑塞族已经明显地软了下来。于是，北约于9月14日决定暂时停止对波黑塞族的空袭，限期3天，波黑塞族将其部署在萨拉热窝周围20公里内的重武器全部撤离，解除对萨拉热窝的军事围困。

9月17日晚22时是北约规定的最后期限，塞族军队已经将其150多件重武器撤到萨拉热窝周围20公里禁区以外；塞军开放了通往萨拉热窝的两条重要通路，允许联合国的救援物资车队安全通过其占领区抵达萨市。

在这次空袭中，北约摧毁塞军60%—70%的防空和作战指挥设施，摧毁30%—40%的弹药库，此外，塞军的通讯设施也受到严重的破坏。

与此同时，波黑政府军趁火打劫，抢占塞军控制的地盘。到1995年9月下旬，波黑中、西部4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系列重要城市被穆、克军队夺占，穆克联邦与塞族控制的土地面积已基本持平，接近三方基本协定规定的穆克占51%，

塞族占49%的领土划分比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大国便开始加紧穿梭外交的步伐。

10月5日，波黑政府和塞族在美国特使查德霍尔布鲁克的主持下，在萨格勒布达成停火60天的协议，协议将从10月10日起正式生效。

次日，波黑交战各方领导人签署了停战协议，命令各自军队于12日凌晨1分停止敌对行动。

就在波黑塞族和波黑政府分别发布停火公报之后，波黑政府军并没有停止其军事行动，直到停火协议宣布生效后3天，波黑政府军和克罗地亚军队仍在继续向波黑塞族发动猛烈的进攻，迫使5万多名塞族居民逃离家园。穆斯林军队总司令利奇公然声称：“对我们来说，战争仍在继续，只有在整个波黑建立和平和人们重返家园时，战争才会结束。”

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波黑政府军的这种行为远不像对待波黑塞族态度强硬，虽然口头上一再扬言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者进行轰炸，但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

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削弱塞族力量，以便为代顿和谈铺平道路。

就这样，波黑先后经历了政治危机、全面危机、共和国内战、有其他共和国参与的内战，最后发展为由西方大国插手、联合国维和部队参与的国际战争。经过3年多的血雨腥风，似乎出现了和平的曙光。经过北约对实力较强、占地较多的波黑塞族的几次打击之后，交战各方的实力和占地基本趋于平衡，最终于1995年11月21日签署了代顿协议。饱受战乱之苦的南斯拉夫人民似乎可以喘一口气了，然而，他们已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一只魔手正在起爆火药桶中的重磅定时炸弹……

第三章科索沃：火药桶中的“定时炸弹”

算不清的历史帐

科索沃是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位于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西南部，面积10887平方公里。它东南部与马其顿共和国接壤，西南部与阿尔巴尼

亚相邻，西部与黑山共和国交界。科索沃境内河流众多，土地肥沃，有著名的科索沃平原和梅托希亚平原。在这两个平原周围是丘陵和山区，树木茂密旺盛，森林覆盖率为全境的50%。科索沃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发展有色冶金业的理想场所。科索沃农业也十分发达，盛产粮食作物，并有大量的蔬菜和水果。

科索沃有200多万居民，其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和马其顿族等。科索沃的人口出生率极高，因而人口增长非常快。1988年科索沃人口增长率为2.4%，而同年南斯拉夫全国人口增长率只有0.62%，其出生率之高，可称得上南斯拉夫乃至整个欧洲的“冠军”。1948年科索沃自治省只有73.3万人，只相当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50%，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44%，但到了1990年，科索沃人口已远远超过了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

在科索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信仰伊斯兰教，特别在农村，有许多虔诚的穆斯林。目前在科索沃农村阿尔巴尼亚族聚居区，一夫多妻制还很盛行，有的男人可以娶四、五个妻子，生育几乎没有节制，有的家庭四代、五代同堂，这也是造成科索沃经济十分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科索沃人口占原南斯拉夫的7.9%，但社会生产总值只占南斯拉夫的2.2%，出口只占1.4%，是原南斯拉夫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科索沃的历史悠久，据克罗地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斯迪帕切维奇考证，最早生活在科索沃地区的是40多个伊科里·特拉切好战的游牧部落，他们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在公元前4—5世纪就在科索沃居祝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大批斯拉夫移民越过多瑙河到达巴尔干并定居下来。他们修建城堡、教堂，开垦荒地，把从事放牧的伊利里人赶向丘陵、山地。公元9世纪，南斯拉夫人中的塞尔维亚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到公元14世纪，在艾蒂安杜尚大公的统治下，塞尔维亚王国进入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一度扩大到马其顿和希腊，而科索沃则是王国的中心。当时的地缘政治学认为，统治科索沃就统治了巴尔干，可见科索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1389年6月28日，土耳其苏丹穆拉特率领奥斯曼大军，在科索沃的梅尔勒平

原同塞尔维亚王子拉萨尔率领的基督教联盟军队进行决战，结果，穆拉特与拉萨尔双双战死，科索沃从此被土耳其人占领，整个巴尔干地区逐渐被奥斯曼化。 1453年，康斯坦丁诺布尔被奥斯曼军队攻占，1456年雅典陷落，1459年贝尔格莱德落入土耳其手中，塞尔维亚王国正式灭亡。

土耳其的占领导致巴尔干地区一分为二，南方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和一部分波斯尼亚人，北方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拉渥尼亚人和伏伊伏丁那人。当时奥地利的维也纳是欧洲文化的中心，而土耳其的亚洲专制主义则是愚昧、腐败、混乱和暴戾的同义词。许多塞尔维亚人不堪忍受奥斯曼帝国的奴役，纷纷逃往北方和西方，特别是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则移居科索沃，填补了塞尔维亚人留下的空缺。在科索沃，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实施一种改变当地居民宗教信仰的政策，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在此之前，当地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则皈依天主教。奥斯曼帝国虽然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来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这些教徒没有规定非信伊斯兰教不可，他们允许东正教、天主教的存在，但教徒必须向当地政府缴纳人头税，而这种税款相当高，几乎使一般东正教、天主教教徒无力承担得起。而如果有谁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就可以免交此项税款。故而许多阿尔巴尼亚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塞尔维亚人纷纷迁徙到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这种长途跋涉在17世纪达到高潮。历史资料表明，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约有三、四万塞尔维亚人移居到哈布斯堡帝国的匈牙利地区或亚得里亚海的克罗地亚地区。土耳其统治者将流亡者留下来的土地与房屋分给了改变了宗教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并把居住在相邻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迁入科索沃。到18世纪，科索沃已成为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地区。据土耳其1910年人口普查，当时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人已占当地人口的60%以上，其余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

从18世纪末起，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塞尔维亚经过两次起义，于1815年成立了公国，1852年黑山公国建立。1876—1878年塞土战争后，阿尔巴尼亚的民族复兴运动不断高涨。日益没落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由于担心塞尔维亚的强大而开始支持阿尔巴尼亚人了。在1880—

1889年间，有6万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移居北方。1912年，巴尔干国家联盟向土耳其宣战，推翻了土耳其的统治，处于奥斯曼帝国奴役长达5个世纪之久的科索沃重新并入塞尔维亚，而它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是阿尔巴尼亚人了。为了恢复多种族的平衡，1918年建立的南斯拉夫王国没收了土耳其大地主的庄园，将土地优先分给有战功的塞尔维亚士兵，大批在庄园种地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一起移居土耳其，这样，定居在这里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急剧减少。到1929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约50万，占科索沃总人口的39%左右。

1941年，南斯拉夫被轴心国瓜分，科索沃被墨索里尼拼凑的“大阿尔巴尼亚”并吞，有近10万塞尔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由于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以致于在法西斯入侵科索沃的时期，占领者并未遭到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抗，相反当地居民对于加入统一的大阿尔巴尼亚感到格外兴奋。

当时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两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科索沃的归属各执己见。1943年底1944年初，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科索沃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将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但该决定随即被南共中央反对。

1944年11月，南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科索沃。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阿尔巴尼亚族起义者在科索沃成立了军政府。3月16日，军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原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科索沃，称他们是大塞尔维亚专制政权的拥护者。4万名南斯拉夫军人同1万名阿族军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是塞尔维亚重新控制了科索沃，成千上万名阿族穆斯林被流放到土耳其。

1945年7月，科索沃人民议会决定将科索沃并入塞尔维亚共和国。这样，战后科索沃又回到了当时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的版图。不过，虽然阿尔巴尼亚族在

南斯拉夫是第五大民族，但阿族聚居的科索沃并没有像塞尔维亚、黑山等一样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1946年南斯拉夫宪法将科索沃规定为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省，隶属塞尔维亚共和国。塞尔维亚人对阿尔巴尼亚人中的亲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清洗，但这又激起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抗，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正因为上述如此长期复杂的历史变迁，使得塞尔维亚族人与阿尔巴尼亚族人都认为自己是科索沃地区的主人，没能成为南斯拉夫第七自治共和国更使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认为自己在南斯拉夫受到了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曾多次举行要求独立的游行示威活动。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强调“独立、平等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建立了一个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省。在60年代，大约有7—30万阿尔巴尼亚人逃到科索沃来。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逐渐抬头，发达地区要求取消国家控制，而塞尔维亚则坚持中央集权和联邦掌握投资基金。由于历史的原因，科索沃是南斯拉夫最贫穷的地区，1953年科索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南平均水平的53%，文盲占总人口的40.4%，而前哈布斯堡统治的发达地区的文盲率只有19.1%。占科索沃人口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塞尔维亚人，但出生率却大大高于塞族人，人口过多又反过来加剧了贫困状况。到1957年科索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42%。1966年，科索沃的人口增长率为3.79%，阿尔巴尼亚族的人数增加到100万，而南斯拉夫全国的人口增长率仅为1%。1968年，科索沃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首次要求自治，并喊出了成立科索沃共和国的要求。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同意让科索沃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到1971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占了总人口的73.7%，阿族人的民族自决要求日益强烈。1974年南斯拉夫的新宪法赋予科索沃广泛的自治权，它享有同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差不多的权利，阿族人有了用自己母语教学的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大量的阿族知识分子。由于科索沃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许多塞尔维亚族人纷纷

离开科索沃到其它地区寻找好的出路，而留在科索沃的阿族知识分子因无法找到称心如意的的工作而心怀不满，成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核心。

1980年5月，铁托逝世，南斯拉夫失去了具有个人权威的领袖，各共和国的分离倾向不断加强。1981年3月至4月，由阿尔巴尼亚交流教授在普里什蒂纳大学培养出来的阿族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建立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示威群众首先同警察发生冲突，许多学生被捕，塞尔维亚当局派军队对科索沃临时实行军事管制。这样导致科索沃的塞族同阿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常常酝酿成流血冲突。塞尔维亚人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圣地，是塞族文明的摇篮，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民族的感情，塞尔维亚不能放弃科索沃。而从种族的角度来看，科索沃已越来越阿尔巴尼亚化了。到1991年，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只占总人口的11%，而1961年时塞尔维亚人的比例尚占27.4%。1987年米洛舍维奇访问科索沃时，呼吁当地塞族居民不要因为生活困难而离开这块土地。

占人口少数的塞族人日益感到孤立和受排斥，阿族人则努力争取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民族矛盾不断加剧。

1988年，6000多名居住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指责阿族人对他们进行骚扰，并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废除宪法，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80年代末的南斯拉夫由于民族矛盾和经济危机而走向四分五裂，塞尔维亚共产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利用民族主义情结来争取群众，提高自己的威望。塞尔维亚无力阻止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从南斯拉夫联邦分离出去，但它决心不借一切代价阻止科索沃的独立。之所以如此，从民族感情上说，‘科索沃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塞尔维亚王国的诞生地，谁放弃了它，谁就会在塞尔维亚人心中成为千古罪人。米洛舍维奇正是利用了塞尔维亚人的这种民族感情，支持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提出了“大塞尔维亚”的口号。1989年2月27日，米洛舍维奇不顾阿族人的示威和抗议活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派军队平息阿族矿工的罢工和学生示威，修改了1974年的宪法，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阿族人的学校被取

消，阿族人的组织机构，包括新闻机构都被取缔。阿族人同警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和枪战，20多人死亡，许多人被捕。1990年1月，塞尔维亚警察用催泪弹、警棍和高压水龙头镇压阿族示威者。面临着塞族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阿族人在南斯拉夫联邦内部建立科索沃共和国的希望破灭了，塞、阿两族之间的对抗情绪越来越激烈，骚乱越来越严重。南斯拉夫向科索沃派驻军队、警察、坦克和飞机，并在科索沃实行宵禁。但此举并未混灭阿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塞、阿之间的冲突日益升级，矛盾日益恶化了。

由此可见，科索沃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一个难题，它既经历了上下两千多年的曲折演变，又遭受过列强的蓄意摆布，至今在许多争端上仍难辨是非。关于科索沃的归属问题，塞尔维亚族和阿族各有各的说法。塞视科索沃为塞尔维亚民族的发祥地和文化摇篮，因为塞在12世纪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最强盛的国家，而阿族人只是在奥斯曼帝国入侵和塞军败退北方后才大量迁入的。阿族人则坚持认为，公元前4—5世纪在科索沃居住的原始部落伊利里亚人是阿族人的祖先，因此，科索沃自古以来就是阿族的领土。这样，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要求真正的自治独立，而塞尔维亚人又不会轻易舍弃他们十分珍贵的“故土”。科索沃这颗巴尔干的“定时炸弹”时刻存在着爆炸危险！

危机再起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甚至还有马其顿及黑山的阿尔巴尼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希望与阿尔巴尼亚合并，实现大阿尔巴尼亚的梦想。在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之后，他们并没有气馁，也没有放弃斗争。

在这一强烈愿望的支配下，进入90年代之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分离主义紧锣密鼓，加紧了行动。科索沃的局势日益动荡，暴力冲突日益扩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90年7月，114名阿族议员发表“宪法宣言”，宣布科索沃省脱离塞尔维亚

独立，而贝尔格莱德当局采取高压政策，解散了科索沃自治政府、议会和警察机构，派塞族官员和军警接管了科索沃政权，阿族人失去了拥有自己的议会、警察和税务稽查员的权力，塞族人把持了所有的高层职务，垄断了一切权力。阿族则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不承认塞族人控制的政府，不参加塞尔维亚当局组织的人口普查。1991年9月，科索沃的阿族人进行全民公决，在105.1357万个有选举权的居民中，有91.4802万人(占87.01%)参加了被塞尔维亚当局宣布为非法的关于科索沃地位的全民公决，其中99.87%赞成独立和主权。塞尔维亚则赋予从前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逃归的塞族人以塞尔维亚国籍，条件是在科索沃定居。1992年5月24日，科索沃的阿族人无视塞尔维亚当局的禁止，选举了由130人组成的议会，温和的科索沃民主联盟获76.44%的议席，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作家易卜拉欣鲁戈瓦当选为所谓的“科索沃共和国”总统。阿族人还建立了平行的行政机构，使科索沃形成了双重政权。塞尔维亚和阿族领导人就和平问题举行了会谈，但未获得成果。鲁戈瓦认为，科索沃的独立是保持该地区稳定的唯一途径，而米洛舍维奇则表示，科索沃问题纯粹是塞尔维亚的内政，无论遇到何种压力，南斯拉夫也不会交出科索沃一寸土地。

在90年代初，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选出自己的议会和总统，宣告科索沃共和国诞生，这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局势的变化分不开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南斯拉夫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相继脱离南斯拉夫之后，形势已大大有利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大南斯拉夫已被肢解，然而塞尔维亚与黑山结盟的小南斯拉夫能维系多久仍然是个问题。而塞尔维亚共和国内科索沃自治省以及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危机也突出起来，乘南斯拉夫四面楚歌之时，脱离南斯拉夫及塞尔维亚，而建立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于阿尔巴尼亚族来说倒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2. 南斯拉夫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方的巨大差异使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失去

了留在联邦内的信心。这种差异固然有其历史原因，而且联邦中央也采取许多措施来缩小这种差异，但不能忽视这样一点，经济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会日益发展，国民收入及产值以等比级数增长，人口是等差级数增长；相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人口是按等比级数增长，而国民收入与产值却按等差级增长。事实上经过加入联邦40多年之后，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经济差距反而加大了。

所以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觉得留在南斯拉夫联邦内没什么希望和前途可言。

3. 近二三十年的欧洲，民族主义问题的凸现，呈现不同的趋势。在政治上划分的西欧，除了北爱尔兰和西班牙巴斯克等民族问题以外，民族主义日趋削弱，欧洲的一体化不断发展。而东欧国家随着东欧的演变和苏联的解体，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而且来势十分凶猛。这不能不对长期以来梦想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人产生一些影响。

4. 阿尔巴尼亚已经建立了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同时它在1990年提出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成员国，在这个机构里它可以到处游说，呼吁欧安全成员国支持大阿尔巴尼亚和加重制裁塞尔维亚。

在东欧形势急剧变化，民族主义高度膨胀的时候，一方坚持要独立，一方则坚决反对，这引起了科索沃地区暴力冲突的逐步升级。对独立前景感到不耐烦的阿族激进分子成立了“科索沃民族解放运动”和“科索沃解放军”，号召举行人民起义，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炸弹袭击和暗杀事件，使暴力冲突不断升级。成立于1996年的“科索沃解放军”是科索沃分离主义运动的一股主要政治力量，该组织曾一度控制了科索沃大约40%的地区，南联盟塞尔维亚当局几次调集大批警察部队，动用飞机、坦克、火炮等重武器对其打击之后，该组织的控制区减少到7%—10%左右。“科索沃解放军”并非统一的军事组织，而是松散的地方武装团伙的总称，西方情报机构估计的数字是4—5万人，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旅居德国的近40万阿族人的捐款。1992年建立了由科索沃“总理”布科希任主席的“科索沃共和国基金”，旨在管理这些捐款的使用。该基金会呼吁国外侨胞将个人收入的3%

捐赠给它。有报道说，它在德国巴伐利亚某银行开设的户头每年大约有1000多万马克进帐，而实际数字可能还要高出这些。“科索沃解放军”的武器弹药主要从阿尔巴尼亚境内偷运。“科索沃解放军”表示只有塞族警察部队完全撤出科索沃、释放所有在押人员，才能参加谈判。以鲁戈瓦为首的温和派5月份同政府首开谈判，引起科索沃阿族议会党等强硬派的不满。民主联盟自身也发生分裂，希塞尼等一些入另立新党。“科索沃解放军”拒绝任何政党的控制，多次扬言要战斗到底。

这样，在1995年11月代顿协议签署，波黑战争结束后，科索沃冲突不断扩大，成为南斯拉夫以至于巴尔干的一个新的热点。1997年1月，普里什蒂纳大学塞族校长遭汽车炸弹袭击，身负重伤，警方逮捕了26名阿族嫌疑犯，科索沃解放军一名领导人在与警方枪战中丧生。1997年3月，在普里什蒂纳市中心发生的炸弹爆炸中，有女人受伤，18%非法的“科索沃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员因从事恐怖活动而被判刑。

1997年9月，阿族武装分子在一天夜里同时向科索沃10个城镇和乡村的警察局发动进攻，10月—12月，阿族武装分子用手榴弹和冲锋枪袭击了一个塞族难民营。塞法院判处17名阿族恐怖分子总共186年的监禁。

1998年2月底以来，科索沃局势又骤然紧张起来，成为国际社会继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之后的又一新热点，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2月28日，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以西50公里的斯尔比察地区，阿尔巴尼亚分裂主义武装分子袭击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塞尔维亚警察，交火中4名警察当场丧生，两名警察身受重伤，16名阿族非法武装分子被击毙，9名同案犯被逮捕。其后，阿族非法武装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公开通过报纸扬言要对警方进行“加倍报复”，并呼吁阿族青年参军；普里什蒂纳等地的数万阿族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抗议警方“动用武力迫害阿族人”，要求惩罚“塞尔维亚占领者”。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务部迅即调集大批军警前往出事地区维持社会秩序，搜捕阿族武装分子。塞阿两族

冲突不断升级。3月5日，塞族警方同阿族非法武装分子展开激战，在普莱卡茨村捣毁了非法武装分子的老巢，消灭了51名非法武装分子，其中包括其头目艾哈迈德·亚莎里，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次日，塞尔维亚警察又攻击了位于科索沃中部的一个阿族非法武装的山头据点，约有20人丧生。

随着主张独立的阿族“科索沃解放军”叛乱、分立活动的日益猖獗，南联盟的军警部队进入科索沃。但南联盟军事介入并未平息局面，相反，局势急转直下，不断恶化，不仅交战双方损失惨重，而且造成了巨大的人员财产伤亡损失，约30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科索沃危机的再起，从南斯拉夫联盟内部来说，是“独立”与反“独立”尖锐对立的必然结果。在科索沃问题上，南联盟领导人以及南斯拉夫人民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南联盟和塞尔维亚领导人一再公开声明：科索沃是塞尔维亚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既不允许科索沃分离出去，也不允许它成为“国中之国”，科索沃问题是南联盟和塞尔维亚的内政，必须在塞尔维亚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解决，坚决反对将科索沃问题国际化，反对外国利用科索沃问题干涉南内政；愿意与阿族代表对话并保障其合法权益，但对非法武装分子的犯罪活动必须依法严加惩处。

科索沃阿族领导人则一直要求科索沃独立，成立“科索沃共和国”，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干预，强调只有在国际社会代表参与下才同意与塞尔维亚当局谈判。在具体做法上，阿族领导人已分为两源，以科索沃民主同盟领导人鲁戈瓦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采用和平主义手段，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而以科索沃议会党领导人德马契为代表的“强硬派”则主张使用暴力推翻“塞尔维亚统治”。

从西方国家来看，他们并不赞成科索沃独立，但主张扩大阿族人的自治权，压南联盟当局停止“暴力行动”。美国一直把改善科索沃“人权状况”作为解除对南联盟制裁的先决条件之一。1998年4月就在纽约举行了由科索沃阿族和南反对党代表参加的科索沃问题圆桌会议，企图使科索沃问题国际化。1998年12月在波

思举行的波黑和平协议执行理事会会议上，西方国家不顾南联盟反对，硬把科索沃问题写进会议决议，致使南联盟代表团愤而中途退出会议。

在科索沃局势进入1999年激化后，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总司令克拉克表示，美国不能容忍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制造流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福利3月5日宣布，鉴于科索沃的紧张局势，美国政府决定撤回前不久向南联盟作出的缓解对其制裁的承诺。美国特使格尔巴德甚至威胁说，美国将“在必要时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但观察家们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波黑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之前，也不愿陷入一场新的战争泥潭。

3月9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联络小组(英、法、德、意、俄、美六国)在伦敦就科索沃危机进行紧急磋商。会议呼吁有关各方和平解决争端，宣布将请求安理会考虑对南联盟和科索沃地区实行武器禁运，拒绝向南联盟和塞尔维亚一些官员发放入境签证，暂时停止向南联盟政府提供出口、贸易和投资贷款。

科索沃危机本属南联盟内部事务，在联盟政府做出种种努力的情况下，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急剧恶化为一场令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危机。其症结何在？这里除去错综复杂的历史、民族因素之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插手干预，无疑对事态的发展演变起了关键性作用。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竭力使“科索沃问题”国际化，借机干涉南联盟内政。科索沃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即介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全面向南施压，其势咄咄逼人。西方国家领导人多次对南联盟领导人横加指责并发表威胁性的讲话。西方媒体也用夸张、渲染的手法大量报道科索沃平民“惨遭杀害”的场面，不遗余力地对南联盟进行贬意宣传。对此南联盟外长约万诺维奇在联大曾气愤地说：“尽管在科索沃省有大约400名外国记者，但国际社会却一直缺乏了解科索沃局势所必须的全面、公正的信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来

纯属南联盟内政的科索沃问题被彻底国际化。1998年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要求南联盟军队撤离科索沃，停止镇压的决议，片面对南施压，并威胁道：如南联盟拒绝执行决议，“将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

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采用“双重标准”毫无顾忌地明显压南面支持阿族分立主义分子。危机爆发后，美及北约盟国从各方面压南就范，先是实行新的经济制裁，举行示威性的军事演习，继而以军事打击要挟，逼迫南联盟撤军，而对

“科索沃解放军”则不做任何限制。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就公开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坚决站在科索沃一边的。”

再次，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给阿族分立主义分子以物资、资金、武器等方面的援助。一名美国外交官公开承认：“武器和资金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进入科索沃，其中不少来自瑞士、德国和美国。”

正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下，科索沃分立主义分子，势力日大。据称，“科索沃解放军”已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如今拥有2000精兵及几万支持者组成的颇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而南联盟则陷入了内战久拖不决，在外横遭指责、制裁的孤立被动境地。

沃尔克谎言

1998年10月13日，北约以“制止南联盟军队在科索沃的暴力行动”的名义发出向南联盟动武的总动员令，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同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当天达成和平协议。

由于南联盟按期从科索沃撤军，执行监察工作的欧安组织观察团也顺利进驻科索沃，北约不久便宣布对南联盟空中打击计划无限期延长。

然而，科索沃危机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科索沃阿族继续坚持“科索沃独立”的立场，阿族极端分子仍在进行武装袭击。据南官方统计，从1998年10月下旬到1999年1月初，阿族极端分子共发动400多次袭击，40多名警察和平民遭杀害，数十个村庄的塞族和黑山族居民被赶出家园。舆论认为，阿族武装分子进行恐怖活

动的目的是为挑起塞尔维亚警察采取镇压行动，从而为北约军事干涉提供借口。

1999年1月15日，塞尔维亚警察在拉察克和佩特罗沃两个村庄搜捕5天前杀害警察的凶手时同阿族武装发生流血冲突，造成人员伤亡。16日，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团长沃尔克向新闻界宣布，经他“亲自现场调查”发现，塞尔维亚警察在拉察克“屠杀了45名手无寸铁的阿族平民，犯下了惨无人道的滔天大罪”。

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卢蒂诺维奇发表声明，谴责沃尔克散布谎言，政府并于18日宣布沃尔克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48小时内离开南斯拉夫。

在欧安组织观察团配合下，南联盟司法部门将在拉察克村打死的阿族人尸体运到普里什蒂纳法医研究所。普里什蒂纳地方法院女法官马林科维奇19日发表声明说，初步验尸结果表明，在拉察克村发现的尸体都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阿族恐怖分子，而不是无辜平民。南联盟法医小组从19日开始同来自芬兰和白俄罗斯的法医小组做进一步的验尸工作。

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19日在会见北约最高司令克拉克和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瑙曼时强调，南联盟将继续奉行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主张，但同危害科索沃各族人民的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是南联盟的合法权利。米洛舍维奇和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夫杰耶夫在20日会见时都强调，欧安组织观察团执行任务时应以南联盟政府同欧安组织达成的协议为基础，必须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美国驻北约大使弗什博19日表示，如果南联盟不立即停止在科索沃境内的武装行动，北约将在几天之内对其实施空中打击。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也于20日说，北约去年10月作出的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的命令仍然有效，北约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以削弱南联盟威胁该地区的能力为目标。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21日威胁说，如南联盟不满足联合国和北约的要求，美国及西方盟国将动用武力解决科索沃危机，因为武力是南联盟领导人“能够听懂的唯一语言”。同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发出警告说，一旦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人员被迫离开科索沃，只能用军事力量解决科索沃危机。与此同时，北约

向亚得里亚海集结军舰和轰炸机，包括调动美国第六舰队在内的“南欧打击力量”，摆出要以武力迫使南联盟就范的架势。

在此情况下，南联盟政府21日深夜宣布，根据外交部长约万诺维奇当天同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挪威外交大臣沃勒贝克会谈后提出的建议决定，尤其是尊重俄罗斯第一副外长阿夫杰耶夫20日向米洛舍维奇转交的叶利钦总统和普里马科夫总理联名信中的建议，同时也听取了联合国秘书长21日在电话中向南外长发出的呼吁，决定冻结驱逐沃尔克的决定。22日，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挪威外交大臣沃勒贝克在普里什蒂纳发表声明宣布，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团长沃尔克16日是在“感情冲动情况下”作出“塞尔维亚警察屠杀45名拉察克村阿尔巴尼亚族平民”结论的。他说，在法医小组对从拉察克村运到普里什蒂纳法医研究所的尸体检验工作结束之前，欧安组织将不作任何结论。沃尔克也承认，“自己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复杂性”。

23日，5名于21日深夜被科索沃武装分子绑架的塞族人获释。

鉴于沃尔克作出的“塞尔维亚警察屠杀阿族平民”的结论和南联盟政府驱逐沃尔克的决定是这次科索沃危机骤然升级和北约再次要对南联盟动武的导火线，南联盟政府“冻结”对沃尔克的驱逐令，和沃勒贝克宣布沃尔克是在“感情冲动情况下”作出“塞尔维亚警察屠杀阿族平民”的结论，是双方作出妥协的重要姿态，看来有利于缓和科索沃当时的紧张局势。

然而，前南问题六国联络小组在22日召开的外交部政务总监级会议上对南联盟施加新的压力，提出了三个苛刻要求：允许海牙前南战犯法庭检察官到科索沃进行司法调查；交出参与指挥拉察克村“屠杀”事件的军官名单；撤出自去年10月达成科索沃和平协议以后重新进驻科索沃的部分特警部队。南联盟司法部次日即发表文章，认为这三点要求是对南主权的侵犯，在这些问题上南联盟没有让步的余地。

德国联邦总理施罗德在24日则表示，德国将同北约伙伴们一起，考虑采劝快

速行动”解决科索沃冲突，必要时不排除德国向那里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看来，围绕科索沃的军事冲突能否彻底化解，还要视事态的发展。

自科索沃发生冲突以来，塞阿两族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一直是科索沃未来的政治地位问题。占科索沃人口大多数的阿族要求独立，而塞族则坚决反对。1998年10月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和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达成协议后，塞阿两族同意实现停火，并在美国的主持下开始了和谈进程。但在科索沃政治地位问题上，双方的争执依然没有停止。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负责科索沃问题的调解人希尔专门制订了一套和谈方案，规定科索沃问题应在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范围内解决，但科索沃将被赋予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在内的一切国家权力。希尔的方案遭到了塞阿双方的共同反对，塞尔维亚总统米卢蒂诺维奇批评该方案背离了霍尔布鲁克和米洛舍维奇达成的协议以及塞尔维亚和南联盟的宪法和法律，而阿族方面对希尔方案中将科索沃留在塞尔维亚境内表示强烈不满，称这是“不可接受的”。目前，南联盟和塞尔维亚政府仍坚持科索沃必须在塞尔维亚范围内、通过赋予科索沃高度自治权的方式解决，阿族则要求科索沃升格为南联盟内的共和国，在3年过渡期结束后进行全民公决，最终达到科索沃独立的目标。由于双方在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上的立场完全对立，科索沃政治进程一直停滞不前。政治谈判陷入僵局给了阿族内部主张以武力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非法武装组织“科索沃解放军”以可乘之机。这一武装组织在停火期间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加紧购置武器，不断对塞族目标发动军事攻击，以期达到通过武力最终争取科索沃独立的目的。

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下直努力在欧洲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

在中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或要求加入北约的情况下，美国等国将敢于对其说“不”，将南联盟视为主导欧洲战略的一块主要“绊脚石”。在波黑战争结束后，西方开始利用科索沃问题，企图继续削弱南联盟的实力。美国等国认识到，1998年10月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的武力威胁虽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要真正达到削弱乃至颠覆南斯拉夫现政权的目的是远远不够，因此，沃克尔的报告一经透露，美国和北约就

立即抓住机会作出强烈反应，向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北约理事会在得到报告的当天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南联盟采取惩罚性措施；欧盟、前南问题六国联络小组纷纷开会向南联盟施压；盟军司令部也加紧制定和实施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的具体行动步骤；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还分别发表声明，以极其强硬的语气威胁说，如果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只懂得武力的话，北约和美国将以武力对其进行打击。观察家认为，北约发出动武威胁的目的就是迫使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再次让步，使其最终按照西方的意志来解决科索沃问题。

此外，此次科索沃危机迅速升级也与南联盟出人意料地作出强硬姿态有关。

在沃尔克报告屠杀事件后，南联盟随即宣布将其驱逐出境，南总统米洛舍维奇在与前来斡旋的西方外交官会晤时始终采取不妥协的姿态，认为南有权与科索沃恐怖分子进行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南联盟与西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矛盾。

舆论认为，随着南斯拉夫联盟政府冻结对沃尔克的驱逐令的决定以及塞尔维亚、芬兰和俄罗斯法医作出倾向于拉察克村阿族人不是被屠杀的结论，科索沃的紧张局势已逐渐趋于缓解，但此次危机的影响却值得注意。首先，危机进一步助长了科索沃阿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气焰，使他们认为有西方作为后盾便可以在科索沃为所欲为；其次，危机削弱了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控制，在西方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塞尔维亚当局将在与科索沃阿族武装展开的争夺科索沃主导权的战斗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第三，通过此次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将更多地插手科索沃问题，向南联盟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其自身的战略利益。

朗布依埃流产

1999年1月，40余名阿族人被杀的拉察克事件发生后，美国和北约国家再一次发出了军事干预的威胁。1月底，北约要求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和科索沃阿族力量代表必须在2月6日到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开始和平谈判，谈判的基础则是

美国特使希尔草拟的方案。该方案分政治和军事两部分，政治部分包括继续尊重南联盟的领土完整；科索沃不能独立，但应该得到高度自治，可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除防务、外交和海关等部门外皆由科索沃阿族人自己管理；按照当地居民人口比例组成科索沃新的警察部队执行维护科索沃治安的任务。军事部分包括在和平协议达成后，北约向科索沃地区派驻多国部队来保障协议的实施；南联盟军队应该撤出科索沃，科索沃阿族武装力量“科索沃解放军”应该解除武装。协议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科索沃应该成为南联盟内同塞尔维亚和黑山一样平等的第三个共和国，二是北约军队要进驻科索沃。

本来，立场相距甚远的南联盟和阿族分离势力对谈判都没有什么兴趣，但美国和北约表示，如果南联盟拒绝谈判或由于其态度导致无法达成和平协议，北约就将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摧毁南联盟的主要军事目标，而如果阿族拒绝谈判或因其态度无法达成协议，北约就将封锁科索沃同阿尔巴尼亚的边界，切断“科索沃解放军”的武器和人员来源。而且，北约还表示，谈判的基础即是希尔提出的方案，其中80%的内容不容改变，只能接受。在国际关系史上，由第三方以武力迫使冲突双方进行谈判，而谈判的条件则是由第三方开列，并且不许改动，若不签字就将导致军事打击，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谈判“邀请”倒是罕见的。

正如会谈前舆论预料的一样，会谈进行得极其艰难。双方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赴法国参加会谈，阿族代表团在普里斯蒂那登机时还由于南边境警方对其身份有异议遭到阻拦，结果比最后期限晚到了几个小时。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代表团还坚持“科索沃解放军”是恐怖组织，将不与其代表直接谈判；而阿族代表团则表示不会将“科索沃解放军”代表排除，结果在谈判初期，双方是通过主持会议的法国外长韦德里纳和英国外相库克以及参加会谈的前南斯拉夫问题联络小组成员转递信息来进行谈判的。

谈判中，阿族代表坚持表示科索沃最终独立是其既定方针，只同意有三年过渡期，要求三年过渡期满后，在科索沃进行国民投票来决定科索沃的归属问题，

同时，阿族也坚持拒绝解除“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因为科索沃还没有“解放”。阿族代表团态度如此强硬是因为他们认为已经成功地使科索沃问题国际化。北约大兵压境，阿族希望使矛盾继续激化，促使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彻底赢得独立。

南联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把希尔方案中尊重南联盟领土完整的条款完整地写入将达成的协议中，科索沃问题只能在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内部解决，决不允许独立，也不会让科索沃获得南联盟内第三个共和国的地位，至于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更是难以接受。南联盟在北约军事打击威胁下之所以依然不妥协，实在是没有退路了。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民族和文化的发祥地，国内舆论和政界各力量在此问题上空前一致，如果现政府在此问题上屈服，其政治生命大概也就结束了。如果让科索沃取得与塞尔维亚和黑山同样的共和国地位，按宪法，共和国是可以提出退出联盟的，这岂不等于承认科索沃可以独立？而同意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更无异于引狼入室，这不光是主权的问题。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此路神仙是不请自到。如果北约军队长驻下来，以后阿族宣布独立，南联盟如何出手？去进攻驻扎在科索沃的北约军队吗？

想清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太多的政治智慧和经验。

正因为如此，原定19日结束的会谈不得不延迟到23日。

美国和北约原来希望阿族代表能同意谈判方案，如果塞尔维亚代表团也同意，那么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上策；如果塞方拒绝，就可以有较充足理由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不料阿族代表是铁了心要马上获得独立，使得塞尔维亚反倒有了周旋的余地。联络小组中的俄罗斯代表则不停地表示，反对向南斯拉夫发起军事打击，反对在没有安理会授权、南联盟同意的情况下向科索沃派驻北约军队。既谈不拢，又因为两方都拒绝谈判方案而不能打，岂不有点下不了台。为此，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几次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向各方施加压力。最后，在谈判期限已过 的情况下，塞阿两方各自宣布基本接受希尔方案中的政治部分，而军事部分

两方都表示无法接受。于是，英法两国外长便宣布会谈就和平解决科索沃问题达成了初步的“一致”。

西方国家好不容易使科索沃冲突双方派代表，前往巴黎效外朗布依埃古城堡举行和平谈判。会前，美国威胁说，如果由于南联盟方面的原因导致和谈失败，它将面临北约的军事打击。但是会谈期间，不仅南联盟，连阿族方面也拒绝全盘接受和谈主持者提出的和平协议草案。阿族代表团认为，该方案没有允许阿族举行全民公决，会妨碍他们最终取得独立。

会谈期限一拖再拖，直到和谈的最后一刻，阿族代表人勉强表示原则上接受有关和平方案，但仍需回国商量后，才可决定是否签署。和谈再次被推迟到3月15日举行。

阿族的“倔犟”实在出乎美国的意料，使它不得不先花费相当的力气做阿族的工作，包括派出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去游说阿族，邀请“科索沃解放军”头目前往华盛顿做客，等等。美国还暗示，阿族不应操之过急，西方国家今后会考虑他们要求独立的愿望。据悉，在美国的开导之下，阿族方面终于在3月5日松口，同意3月15日如期签署西方提出的和平方案。按照美国的设想，在阿族方面的阻力排除后，南联盟因为单独面临着“破坏”和谈的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压力，就有可能最终屈服。

南联盟方面对科索沃和平协议草案的政治部分并没有太多异议，但对军事部分，即由北约领导的外国军队进驻科索沃监督和平协议执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朗布依埃和谈被推迟后，北约不断向马其顿增派军队，以显示其“志在必得”，准备随时开赴科索沃。而南联盟则继续坚持反对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的立场，并在科索沃省周围布置重兵以防不测。

南联盟认为，如果答应北约部队进驻，南联盟对科索沃的控制能力就将大大削弱，科索沃被分裂出去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事实上，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任何一个政府最起码要做的事情。基辛格就指出，如果得克萨斯州的阿拉

莫县发生暴乱，美国决不会允许外国军队进驻，尽管那里的墨西哥移民已超过了美国本地人。这样，郎布依埃谈判未果，和谈一再被推迟，南联盟与科索沃的阿族各不相让，北约不断扬言要对科索沃问题进行军事干预，南斯拉夫上空顿时战争阴云密布，似乎隆隆的枪炮声正临近南联盟……

第四章北约的“回飞镖”

“回飞镖”，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狩猎使用的武器。如果没有击中目标，该飞镖会自动。不善使用者，有可能没有击中猎物，反倒击伤自己。因此，西方人常用“被回镖击中”来形容那种做事不慎、自食其果的行为。

北约动手了！

1999年3月23日上午，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新闻发布室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大家神色焦急，表情严肃，一些人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自从了解到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22日晚和23日凌晨与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两度会谈均告失败，并且布鲁塞尔向北约领导人进行情况汇报后，大家都预感到要有重大事件要发生，所以记者们纷纷在北约总部的新闻办公室里安营扎寨。

经过长达数小时的等待之后，北约秘书长索拉纳终于带着一脸的疲倦表情严肃地出现在记者们面前。面对记者们如同轰炸般的发问，索拉纳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而是走向主席台宣布了一条令在场记者们“炸锅”的消息：“所有通过谈判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办法均以失败告终，现在除了军事行动外别无选择。为此，我已经下达了轰炸南联盟的命令。北约19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我的这一决定！”说完这些话，索拉纳甩下惊得目瞪口呆的记者匆匆离去。索拉纳没有说明北约发起进攻的具体时间，“因为这将由北约盟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决定”。

23日清晨，欧洲各国下令停飞所有前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外国使馆通知其外交官和侨民马上撤离南联盟；联合国难民署也要求其工作人员马上离开多灾多难的科索沃。而邻国马其顿却在关键的时刻关闭了所有的边境口岸，使成千上万

逃离科索沃的阿族和塞族平民只能滞留在边境附近白雪皑皑的大山深处，忍受着寒冷与饥饿的煎熬。

与此同时，南联盟贝尔格莱德南联盟总理在国家电视台上宣布：“南联盟因为面临着战争的危险，所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南将大规模动员部队和装备，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南第一次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南联盟国防部长布拉托维奇下令将军队和警察部队化整为零，以防在北约空袭开始就遭受重大的损失。南联盟社会民主党秘书长格里卡在南联盟议会上表示：“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决不允许外国军队进驻南联盟的领土，哪怕是遭到轰炸。”

另一方面，美国华盛顿，克林顿总统也把他的头号外交政策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全都召到白宫的情况室，请他们一起来评估科索沃当前的局势以及北约盟友下一步可以采取的行动。当克林顿和助手们在情况室里研究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肯·贝肯中校在白宫南草坪外向记者们透露：“北约已经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发起攻击。不过，由于贝尔格莱德上空的天气情况不好，所以空袭也可能推后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还是美国 CNN 老牌记者特纳嘴快：“还有没有取消北约空袭计划的可能？”贝肯耸耸肩说：“我已经说过：火车已经驶离站台，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情况室里，刚刚从欧洲赶回来的特使霍尔布鲁克向在座的诸位汇报了他在贝尔格莱德与米洛舍维奇谈判的情况。霍尔布鲁克说：“一句话，贝尔格莱德此行一无所获。”听到这里，克林顿总统甚至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打一个不知合适还是不合适的比方，如果人们当时早点听了丘吉尔建议的话，那么我们不就早一点起来与希特勒对着干了吗？我现在在这里请求在座的诸位为被我这个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送往前线的美国男女军人祈祷吧！”

候在白宫门外的记者们围住了几位参加这次会谈的参议员。虽说多数参议员

对克林顿的科索沃政策颇有微辞，但这时却显得非常团结——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克内尔说：“我的感觉是离战争已经不远了！”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尔曼说：“我感觉这次非打不可，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在说到兴头上都撸起了袖子！”

当晚，英国伦敦，英国国防大臣乔治罗伯逊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专访时警告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说：“南联盟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接受科索沃和平计划。如果我们在24日不得不发动攻击的话，那么我们也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干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那将是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惟一出路。”

3月24日晚8时，北约游弋在亚得里亚海域的巡洋舰和6架B-52轰炸机向南斯拉夫发射了导弹。几乎在第一枚导弹炸响的同时，北约的70余架飞机接连从意大利的阿维亚诺、伊斯特拉纳、焦亚-德尔科莱等基地起飞，对南联盟实施了密集轰炸。一波接一波，甚至不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北约还首次使用了美军B-2隐形轰炸机。

南联盟从北到南有8个城市或附近地区被炸，它们是首都贝尔格莱德、波德戈里察(前黑山共和国首都)、丹尼洛夫格勒、普里什蒂纳(科索沃首府)、库尔舒姆利亚、乌日采、诺维萨德、潘切沃。涉及40多个目标，其中包括5个军营、5个机场与一些桥梁。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军工厂和一家汽车厂也被炸起火。南联盟电视台播放了被炸伤的数名市民正在医疗接受治疗的情况。据悉，南联盟已有十几名人员被炸死，主要是军人家属。但南联盟还没有公布确切的伤亡情况。

在空袭中，北约19个成员国中的8个参加了行动，它们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与西班牙，可谓新的“八国联军”。北约战机是从南联盟的邻国克罗地亚、匈牙利与阿尔巴尼亚的领空向南联盟目标发射的导弹。

这是北约成立50年来，首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军事进攻，这一严重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恶劣影响，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担忧和愤慨。

北约对南联盟发动军事打击后，南联盟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南联盟将进行全国总动员，关闭所有边界，同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本国的安全。南联盟同时指责“美国及其盟国肆意践踏国际法准则，干涉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对南联盟实施大规模侵略”。

南联盟总理布拉托维奇当日发表讲话，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制止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布拉托维奇说，对南联盟的空袭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严重威胁了巴尔干半岛的地区和平与稳定。南联盟政府副总理德拉什科维奇说：“我们是无辜的”，南联盟有权保卫自己的边界，捍卫自己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南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约万诺维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南联盟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北约对南联盟动用武力根本就不能彻底解决科索沃危机，只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和谈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空袭后不久立即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他指出，北约正在对南联盟进行“公开的侵略”。他宣布，中止俄与北约的合作关系，召回俄驻北约的代表，如果北约继续空袭南联盟，俄有权作出确保本国及整个欧洲安全的相应措施，包括采取军事行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决不能容忍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白俄罗斯将和俄罗斯协商采取必要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北约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就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深表遗憾。他说，尽管《联合国宪章》赋予了地区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过程中应扮演重要角色的权力，但安理会是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军事行动的决策机构，北约必须认清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应俄罗斯的强烈要求召开了紧急会议，就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的军事打击进行磋商。

对北约，人们并不陌生，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它是美国、加拿大和部分西欧国家缔结的重要军事联盟。回顾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与全球战略格局的演变，北约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存在，不仅是东西方冷战的直接产物，更是美国对苏实行遏制战略进而主宰全球事务的重要工具，对欧洲和全球的安全格

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前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群雄争霸局面已不复存在，代之以美苏两大强国并立于世界的新格局，美苏矛盾上升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1946年3月5日，杜鲁门总统把“反布尔什维克老兵”英国前首相邱吉尔请到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邱吉尔危言耸听地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国家，“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他呼吁，英美必须联合起来，欧洲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铁幕演说”，冷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一年之后的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又亲自出马，抛出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杜鲁门宣称：“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侵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美国都有权进行干涉。这标志着美国公开对苏实行“遏制战略”，也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

但二战结束之初的西欧像一位元气大伤的羸弱病人，虚弱得无法自我支撑。德意战败，英法衰落，其他国家也是经济凋敝，濒于崩溃，政治动荡不安。而与此同时，东欧各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使美国意识到必须帮助西欧从废墟中恢复起来，并把西欧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美国的轨道，才能有效地抵御所谓“极权政体”的扩张，并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于是，美国从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双管齐下：1948年正式实施复兴西欧经济的“马歇尔计划”，

1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基本奠定了20世纪后50年欧洲战略格局的基础，也为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主导西欧事务奠定了基矗北约成立时，按其初衷，是为了“在集体防务和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共同努力”，“促进北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和福利”。北约自组建起，其军事战略的制定基本上就是以美国的欧洲地区军事战略为依据，并随苏美关系以及后来的美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从

总体上看，其军事战略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

1949年至1954年，北约遵循的是“地区性遏制战略”。这一战略是1949年12月1日北约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防务委员会上提出。它是在美国核垄断时期实施的力图发展常规力量和设施，加强边缘火力对苏联、东欧进行遏制并包围的战略。

1954年至1967年，北约采用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战略是1953年1月美国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正式提出的，即无论何时如在西欧发生了苏联或华约组织的常规进攻，美国依仗其核武器并以战略空军为主要手段，可在任何地方进行核报复，打“闪电式”的核战争。这一战略是以美国仍掌握着核优势而美国本土又可逃避核攻击为前提的。

1967年至1991年，北约奉行的是“灵活反应战略”。1962年5月麦克纳马拉在雅典举行的北约理事会上正式提出以“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1967年12月12日由北约成员国（法国除外）的外交、国防部长组成的防御计划委员会正式通过。根据这种战略，北约在遭到大规模常规武器进攻时，可以选择核武器进行反击。这一战略是在美苏形成相互威慑的“核僵局”形势下制定的。

北约包括北美和欧洲的19个成员国，它们是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1955年加入)、意大利、西班牙(1982年加入)、葡萄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土耳其、希腊（1952年加入）、爱尔兰、丹麦、挪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则是1999年3月刚加入不久。

北约的主要战略是进行核威慑。它是一个军事联盟，如果它的某个成员国受到攻击，这个军事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可以进行反击(这是该组织成立时条约中第5条的规定)。

该组织的最高政治决策机构是北约理事会，由19国的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外长、国防部长组成，常设理事会由19国的大使组成。总部设在布鲁塞尔。

北约的年度总预算大约为20亿美元。1994年，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继续存在

的新理由，北约向其前东欧对手提议，制定一项军事合作计划(进行军事方面的交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即所谓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项计划并没有给国际安全带来任何保障。包括俄罗斯在内的28个国家加入了这一计划。

1992年，北约批准了一项原则：它的军队可以离开其成员国领土这一传统的防务范围去其他地方参与可能的维和行动。

1994年2月，北约在波黑上空开火并击落了塞族的四架飞机，这在北约的历史上尚属首次。1995年12月，在参与轰炸了波黑塞族军队之后，它派了一支维和部队去了波黑，这就是和平协议执行部队。1997年被维持稳定部队代替。

1997年5月，北约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基本文件，从而为发展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新关系开辟了道路。双方建立了一个联合常设委员会。两个月后，也就是在7月份，北约邀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今年3月12日，这三个国家加入了北约。

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五轮空袭，这是北约成立50年首次进攻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从原则上讲，北约是一个只负责保卫其成员国安全的组织，现在它却对一个既没有威胁北约成员国，也没有威胁或入侵其邻国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随着华约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欧洲的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约原先担心的来自苏联和华约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危险已经消失，其军事作用大大降低。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北约的军事战略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在1991年11月召开的北约第13届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北约处理危机能力的新军事战略原则，也可认为是“处理危机战略”。这一原则把军事战略重点由过去的对付“单向”之敌，转为注视“多方向”的危险，要求加强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必要时大规模增援的能力，在低水平上保持一支足够的核威慑力量。它是基于北约对危及欧洲安全因素的种种考虑：如在前苏联地区国家的改革中可能出现不稳定情况；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之后可能重新发生民族冲突、领土纠纷和政治动乱等。

面对北约的军事威胁的逐步升级和军事打击的迫近，南联盟政府23日晚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紧急状态”，启动了全国的防空系统，并对北约可能的军事打击作出了部署。目前，南联盟在科索沃驻军达1.4万人至2.1万人，在靠近科索沃省的塞尔维亚其他地区有3万部队。此外，南人民军还重新部署了自己的防空导弹力量，并在北约驻马其顿军队进驻科索沃的必经之地埋设地雷。

在北约即将发动空袭之际，由于担心南联盟军队要优先征用燃料供应，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居民开始抢购汽油。出租车、卡车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而另一些居民则忙着抢购各种食品，以备一时之需。但人们并没有显出太多的慌张，街头秩序井然，平静如常。24日凌晨，贝尔格莱德街道上夜班公共汽车照样运送着上下班以及晚归的乘客，在咖啡馆滞留的人刚开始三三两两地往家里，热恋中的情侣仍依依不舍地在路边私语。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气氛则显得紧张，在北约军事打击的命令宣布后，普里什蒂纳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面包店排起了长队。而在另一些可能遭到北约军事轰炸的南联盟城市，当地民防组织已经紧急动员起来，号召居民在得到警报后要迅速进入防空洞和掩体中躲避。

从种种迹象表明，一场西方悍然干涉别国内政的战争即将在科索沃乃至整个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发生。

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南联盟政府和人民并没有被吓倒。

相反、西方的军事恫吓激起了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斗的意志。在3月19日欧安组织观察员撤离科索沃后，南联盟最高指挥部不失时机地派遣部队抢占了一些战略要地，同时在临近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边境地区加强了防御力量，并向阿族分离主义武装的重要基地发起猛攻。南联盟军队第3兵团司令帕夫科维奇将军日前表示，南联盟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击退来犯之敌。

军事专家认为，虽然从军事装备和技术方面看南联盟比北约落后很多，但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不会如预料的那般顺利。这是因为南联盟拥有一支强大的防空力量。据西方的情报，南联盟在科索沃已部署了多种先进的防空导弹，包括萨姆

一6、萨姆一3和萨姆一2导弹等，其部队还配备有2000多门高射炮及肩扛式导弹等，再加上科索沃错综复杂的地形和目前白雪皑皑的地貌，这都对北约飞行员构成严重威胁。十分了解南联盟防空部队现状的俄罗斯军事专家格洛托夫透露，北约在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时将遭受重大损失。他说，南联盟的地空导弹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的隐形战机。

虽然从军事上讲，南联盟处于劣势。在第一天的空袭中，南联盟有7个地区20多个军事目标遭到袭击，但南联盟拥有较先进的防空体系。面对强手，众志成城。在第二天的空袭中，南联盟防空军先后击落两架参加空袭行动的北约飞机和6枚巡航导弹。据南联盟的电台报道，被击落的飞机中有一架坠落在科索沃省北部的契卡维察山区，另一架飞机坠落地址不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1998年10月下达对南联盟空袭的命令后历时5个多月才下决心对南动武是有多种考虑的：首先，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没有法律依据，师出无名。

南联盟的情况不同于当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拉克进行的海湾战争，也不同于北约对波黑塞族的轰炸。西方国家对上述两个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是打着联合国授权的旗号进行的。

科索沃问题纯属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西方国家也承认科索沃是南联盟领土的一部分。北约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南联盟动武，就没有合法的根据。这样的行动不仅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践踏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有悖于北约自身的防御原则，完全可以被国际社会视作对一个主权国家赤裸裸的侵略，因此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其次，美国与其西欧盟国在动武问题上曾存在分歧。美欧在解决科索沃危机问题上有共同点，但也各有所图。美国竭力主张动武主要受其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企图通过对南联盟的军事干预扩大北约的职能，将其军事力量向防区外扩张，把北约变为它在全球称霸的工具。在策划动武过程中，美国声称北约的行动不一

定非得联合国授权，其主要意图是以科索沃危机作为实例为正在制订的新战略概念寻找依据。美国的行动引起了西欧欧盟两方面的担忧，一是北约的新使命究竟有多大，二是北约今后行动的合法性。实际上，多数西欧国家主张北约的行动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希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政治解决危机，并不愿意完全跟着美国跑。所以，在科索沃危机的几个紧要时刻都没能使北约下开战的决心。

再次，军事上完全成功的把握并不大。北约欧洲盟军司令克拉克也曾承认南联盟的防空能力比较强，北约并不能保证在空袭中飞机不被打下来，哪怕几架飞机被击落也够北约难堪的。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空袭开始，战争前景至少在两方面并不明朗：一是，空袭后不能使南联盟屈服，反而激起塞尔维亚更加强烈的民族情绪怎么办？北约对南联盟的决心和底牌并没有摸清。如果空袭后派地面部队进入科索沃，那将会使北约陷入游击战的泥潭。这是北约最发怵的问题。二是，空袭会不会点燃巴尔干这个“火药桶”？如果空袭达不到目的，科索沃危机久拖不解，引起巴尔干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动荡，将会严重影响整个欧洲的稳定。这两方面的问题恐怕军事专家也很难作出准确的预测。

第四，政治后果严重。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采取军事行动，不仅是对联合国权威的严重挑战，而且可能引起国际关系的紧张，尤其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紧张。俄一直强烈反对对南联盟动武。俄有言在先，如北约动武将重新考虑与北约关系。而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一再强调，没有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合作就不会有欧洲的稳定。这一点是欧洲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此，北约需要对动武的政治后果作仔细掂量。

最后，美国在策略上有变化。由于北约先前迟迟未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使美国处境尴尬。在紧张时刻，美国没有让北约马上动武，而是又一次派出特使与盟国磋商并前往南联盟施压。美政府此时作出争取和平解决的态度，实际上耍了一个花招，其意图很明确，一是对欧洲盟国迟迟下不了决心表示不满，二是向世人表明美国已做到了“仁至义尽”，为采取军事行动争取舆论的支持。

大动于戈为哪般

科索沃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信息极为闭塞，虽矿产资源丰富，但经济非常落后，没有理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方大国何以非要处心积虑地插手，竭力使科索沃问题国际化，对南联盟以军事干预相威胁，甚至最后不借诉诸武力呢？

一位路透社记者说，“如果塞尔维亚族人像他们所发誓要做的那样进行还击的话，他们有可能打击驻扎在毗邻的波黑、马其顿和匈牙利的北约部队，从而使北约这个西方联盟以它所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来告别20世纪。”

北约粗暴干预南内政，横竖都要进入科索沃，据说是为了阻止那里的“人道主义灾难”，防止战火扩大和造成大量难民，危及欧洲安全。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着北约不可明言的目的，其一是北约把科索沃当作制定和实施新战略的“试验潮。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北约失去了原来的敌人。北约面临着“身份”危机，即苏联解体后北约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了度过“生存危机”并继续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北约采取改革和调整措施，逐步将其原来对付“单向”之敌的“前沿防御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改为以“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为主要任务的“全方位防御战略”，以及面向原苏联和中东欧的“扩张战略”，其职能也开始从原来保持核均势，防止突发威胁，转变为“以合作形式保卫成员国安全”并参与“防区外”的军事维和行动。目前，北约正在积极东扩南下，以期实现新的战略定位。而美国则希望通过扩大北约的职能范围，使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工具”。波黑战争和科索沃问题正是北约新战略的“试金石”，通过在波黑和马其顿，甚至在科索沃驻军，向传统的俄罗斯势力范围巴尔干地区渗透，进而掌握巴尔干地区事务主导权。1998年10月13日，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以防止科危机殃及北约成员国及其和平伙伴关系国的稳定和利益、制止出现国际社会“无法容忍”的难民灾难为由，擅自发出了军事干预科危机的命令。

其二是北约想控制科索沃这一战略要地，扩张势力范围，以利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科索沃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中部，而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

它位于欧洲大陆东南部，是南欧三大半岛之一，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十分复杂。由于历史的原因，巴尔干地区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杂居和民族分界线犬牙交错的状况，几乎每一个主要民族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民族成分。由于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差异巨大，这种国家与民族的纽结状态使民族、宗教和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地区磨擦不断，甚至爆发战争。本世纪初的1912年1913年就接连爆发两次巴尔干战争。

两次巴尔干战争使欧洲大国关系失去平衡，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重要战役都是在巴尔干土地上进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巴尔干各国分属两大阵营，除土耳其直到战争结束始终保持“中立”外，巴尔干其他各国都卷入了战争。二战结束后，巴尔干地区的暂时稳定持续到80年代末。

冷战时期，这里曾是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前沿阵地。美国深知巴尔干的重要性，已把该地区列为“新的优先考虑的重点”。它力图通过实施在巴尔干的“行动战略和计划”，使之成为其全球战略中一道“新的安全屏障”。从这里向西可加强它在地中海、北大西洋的安全体系；向南可巩固“北约南翼”，与它的中东战略相衔接；向东可在黑海、里海地区，即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渗透、扩张，削弱和排挤俄的势力和影响，向北它可制约欧洲盟国，从而可使美坐大欧洲，称霸世界。

这几年来，美国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把巴尔干纳入它所控制的北约安全体系，在那里建立了首尾相连的“军事基地链”。在巴尔干10国中，有的已是北约成员国；有的已进驻了北约和美国的大兵；有的已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提出了加入北约的要求。另外，美国还通过发展双边军事合作，支持或参加诸如“巴尔干多国部队”、巴尔干外长会议和国防会议以及“东南欧合作倡

议”等机制，直接从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全面向巴尔干渗透。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南斯拉夫视作它们建立巴尔干“新秩序”的巨大障碍。为了实现其战略意图，北约便千方百计进入科索沃，控制那里的局势，掣肘南斯拉夫，并支持和组织南反对派，推翻现政权。

北约早在1998年6月就开始酝酿军事干预，并先后在与科索沃地区接壤的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举行了数次军事演习，向南联盟炫耀武力，施加压力。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199号决议后，北约的军事干预计划进入行动阶段：北约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大批战斗机派注科索沃周围地区。北约对南实施空中打击的一切准备已就绪，一旦外交努力彻底失败，将迅速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从危机一开始，北约对科索沃危机的干预，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立足于打，以压促谈。北约在干预科索沃危机中始终向南联盟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

为此，北约在地中海纠集了400多架作战飞机，摆出了准备“大打一番”的架势。在朗布依埃谈判开始之后，军事打击仍如同“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南联盟政府的头上。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威胁说，如果谈判失败的责任在南联盟方面，北约将对其实施空中打击，而且打击的范围不局限于科索沃。但综观北约干预科索沃危机的过程，可以看出，北约在威胁使用武力的同时，也谋求通过谈判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用北约秘书长索拉纳的话说，北约应谋求以迅速的军事反应能力为威慑后盾，通过外交方式解决科索沃危机。

二、甩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包揽了解决科索沃危机。北约自1991年开始探索转变职能，增加防止地区冲突的功能。但它过去还强调，这种任务需要得到联合国或欧安组织的授权。1995年北约轰炸波黑塞族，事先尚有联合国特使明石康的认可。但这次北约是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对南联盟发出军事威胁。甚至连西方舆论都承认：北约的最后通牒“缺乏国际法的依据”。

三、成员国在科索沃问题上分歧相对较小，心比较齐。起初，欧洲一些国家

对军事干预南联盟有顾虑，法国等还提出北约行动是否需要联合国授权的疑问。

但到了1998年下半年，欧洲盟国与美国在是否动武问题上看法已趋于一致。一些欧洲国家干预科索沃危机的热情甚至不亚于美国。正是英法等国最先提出派遣地面部队前往科索沃维和的设想。正在酝酿中的北约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将由3万名官兵组成，其中英、法、意、西占绝大多数，美国考虑出2000至4000人。

四、虽然北约军中威胁的主要对象是南联盟政府，但科索沃阿族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1998年7月，在“科索沃解放军”活动猖獗时，北约对南联盟的反击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北约还对“科索沃解放军”提出了警告：如果它拒绝和平协议，将切断其武器和经费来源。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西方国家提出南联盟从科索沃撤出特种警察部队，而“科索沃解放军”则予以解散。如果这一点最终被通过，对阿族的分裂运动将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1998年初科索沃局势不断恶化以后，国际社会深表担忧，从1998年6月开始加大了调节和干预的力度，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而展开频繁的斡旋行动。6月8日美国和欧盟分别决定对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实行新的制裁，冻结在南的投资以及南在美国和欧盟国家的资产。6月15日北约13个成员国出动84架作战飞机在阿尔巴尼亚与马其顿进行了5个小时大规模的空中演习，8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南联盟警察部队和科索沃阿族武装分子立即停火，执行安理会1160号决议，尽早开始对话。17日，来自14个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国1700名士兵在阿尔巴尼亚举行了代号为“98协同合作”的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盘根错节的巴尔干地区政治局势迫使北约在处理科索沃问题时不得不慎之又慎。北约一面向塞尔维亚炫耀武力，一面呼吁科索沃的阿族武装分子停止暴力。6月24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在同科索沃阿族领导人鲁戈瓦会谈时敦促科阿族立即同塞尔维亚就“自治”而非“独立”问题举行谈判。7月5日美国前南问题特使霍尔布鲁克飞抵科索沃首府，同俄罗斯副外长阿法纳西耶夫斯基会晤，并同阿族领导人鲁戈瓦以及阿族所有16个政党的代表进行了接触，为科索沃冲突的不断升级寻求政治解决办法。

由前南问题联络小组6个成员国、欧盟和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等驻贝尔格莱德外交官组成的国际观察团于7月6日进入科索沃，为监督停火、恢复双方谈判创造条件。

其实在北约内部，对军事干预科索沃局势的态度有分歧，唯独美国自始至终态度最为强硬：把冲突责任完全归咎于南联盟政府；主张北约对科索沃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无须得到安理会的明确指令并为实施空中打击充当主力；向北约提供航母、导弹及大部分战斗机，1.7万武装人员中美军占1.5万。

这与美的战略构想和它在巴尔干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加强在北约盟国中的“领袖”地位。美接受在波黑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在插手科索沃事务方面始终走在西方盟国的前面，以显示其“领导”作用，加强以它为主导的欧洲安全机制，从而为美军留在欧洲创造更充分的“依据”。

把俄罗斯挤出巴尔干。美国把对巴尔干地区仍有相当影响的俄罗斯视为潜在对手，打击与俄关系密切的南联盟可以压缩俄传统势力范围及战略空间，达到削弱、制约俄的战略目的。

其次，削弱南联盟，从而为北约东扩和南下扫平道路。目前只有南联盟是巴尔干国家中没有北约军事基地或军事渗透的国家，而南联盟地处欧亚非战略要地，因此既是美在巴尔干战略布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又是它实施这一战略的障碍。

而且美在某种程度上仍把米洛舍维奇政府视为共产党政权，不借采取各种手段削弱它，以继续分化、瓦解和控制南联盟，最终将其纳入北约势力范围。通过打击“不听话”的、在巴尔干地区实力最强大的塞尔维亚，还可以强化自“代顿协议”实施以来美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主导地位。科索沃危机恰好为美插手南内部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

到底谁怕谁

南联盟奋起反抗的英勇之举，令西方不少观察家大吃一惊。对轰炸叫得最起劲的美国白宫，仅仅几天前还期待着这个小国会在最后时刻跪下来屈服。

反抗肯定要付出代价。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代价，米洛舍维奇在1998年10月北约空中打击的威胁下作出了从科索沃撤军的让步。他当然清楚这一次对北约说“不”的后果，但他还是带领他的人民义无反顾地做了。解释只能有一个：南斯拉夫被逼到了墙角。如果说此前保护军事力量免遭空袭对南斯拉夫人来说或许还很重要，那么到了这个墙角里，南斯拉夫人就剩下一个选择：如果不用来保卫祖国，留着这些军事力量何用？

在空袭发动前的最后几天里，北约方面的拖泥带水倒显得比踏踏实实准备迎战空袭的南斯拉夫方面更难受些，因为当北约把人逼进墙角的时候，实际上它自己也站在了墙角里。

单纯从军事装备角度看，南斯拉夫的实力是无法与北约相提并论的。

北约可能用来攻打南联盟的军事力量大大超过贝尔格莱德的军力，但南联盟的防御体系，特别是地对空导弹，在东欧国家中仍算是最强大的防御体系之一。北约和南联盟的军力对比如下：南联盟武装部队人员总数——有11.4万现役军人，其中包括4.3万新兵。此外，南联盟还有40万预备役人员。

陆军——约有9万人，其中包括3.7万新兵。南联盟有239辆M-84坦克，这种坦克是经过改良的俄罗斯T-72坦克；还有181辆较为陈旧的T-34坦克。

它有88架RBDM-2侦察飞行器、568辆M-80装甲车（仿造俄罗斯BMP-1装甲车）、169辆M-60P和68辆Bov-VP装甲运兵车。

它还有20毫米、30毫米和57毫米口径的高射炮1850门。但它们不大可能对北约飞机构成严重威胁。

南联盟更有效的武器是“萨姆”地空导弹。它约有“萨姆-2”、“萨姆-3”和“萨姆-6”地空导弹1000枚。其中前两种是老式的，但能打到很高的目标。

“萨姆-6”导弹是有效的中型武器，曾在波黑打下一架美国F-16战斗机。

南联盟还有2000枚“萨姆-9”和“萨姆-13”战术导弹及“萨姆-7”和“萨姆-18”短程导弹。

空军——有1.97万人，其中包括3000新兵。南联盟的前线飞机有俄罗斯制造的15架“米格-29”、17架“米格-21U”和47架“米格-21F”战斗机，此外还有一些杂牌战斗机。其中只有“米格-29”能对北约性能更先进的飞机构成威胁。

南联盟空军有4个攻击地面目标的战斗机中队和两个侦察中队。他们使用18架“米格-21S”和50架南联盟自己制造的“鹰”式战斗机。

海军——有7500人，其中包括3000名新兵和900名潜艇人员。它拥有4艘潜艇，4艘带有舰空导弹和舰舰导弹的驱逐舰。

北约在意大利集结了460架飞机，其中一半来自美国。这些飞机被部署在12个空军基地，最大的一个是意大利北部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在阿维亚诺空军基地的飞机大部分来自美国，其中包括 F-16S、F-15E、F-117、EC-130S、A-10S和 EA-6B。此外还有西班牙、加拿大和英国的飞机。

北约将法国的“美洲虎”和“幻影2000D”战斗机部署在伊斯特拉纳空军基地，土耳其的 F-16在盖迪，荷兰的喷气式战斗机在自由镇，意大利和德国的“狂风”战斗机在皮亚琴察空军基地。

美国几架 F-15CAD飞机被部署在切尔维亚基地，意大利和土耳其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被部署在普拉蒂卡海基地。意大利的 F-104S、荷兰和比利时的 F-16S在阿门多拉腊基地。丹麦和挪威的飞机在加扎尼塞基地，英国的“鹞”式战斗机和意大利的“狂风”及 F-104S战斗机在焦亚-德尔科莱基地。

美国的运输机和直升机停在布林迪西基地。还有一些美国和意大利的飞机被部署在西西里岛上的锡戈内拉基地。另外，在美国本土及英国基地的 B-2和 B-52轰炸机也参与对南联盟的攻击。

海军——美国第六舰队的战舰被部署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加埃塔海军基地。这些军舰上装有“战斧”巡航导弹，这是一种能够在各种天气中准确命中目标的导弹。

美国在地中海集结的战舰包括导弹巡洋舰“菲律宾海”号、导弹驱逐舰“冈萨雷斯”号及驱逐舰“尼科尔森”号和“索恩”号。

所有这些军舰都装有“战斧”导弹。此外美国在地中海还部署了“迈阿密”号和“诺福克”号潜艇。它们得到两栖戒备大队的支持。此外，北约还集结了一些国家的军舰。(其中包括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土耳其)。

法国航空母舰“福熙”号在两艘法国驱逐舰(“卡萨尔”号和“图尔维尔”号)和一艘英国驱逐舰(“萨默塞特”号)的护卫下已抵达亚得里亚海。

“福熙”号航空母舰带有16架“超级军旗”歼击机、4架“军旗”摄像侦察机及几架用于海上救援和联络的直升机。

法国在意大利的陆地上部署了8架“幻影2000C”战斗机、4架“幻影2000D”战斗机和4架“美洲虎”歼击机，还有几架武装直升机。

北约参加空袭的有这样几种较先进的战机B-2战略轰炸机。北约在对南联盟空袭中，首次动用了B-2战略轰炸机，使这种飞机第一次用于实战。B-2轰炸机由美国诺思罗普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兼有高低空突防能力，能执行核及常规轰炸的双重任务，美国空军共订购了20架B-2轰炸机。B-2轰炸机的单价高达2.2亿美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昂贵的飞机。B-2轰炸机的外形设计和材料，能有效地躲避雷达的探测，达到良好的隐形效果。美国空军扬言，B-2轰炸机在接到命令后数小时内由美国本土起飞，攻击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目标。

B-52战略轰炸机

B-52战略轰炸机由美国波音军用飞机公司设计，1952年首次试飞，是当今世界上正在服役的、体积最大的轰炸机之一。B-52轰炸机从1959年开始装备部队，在整个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期间，曾多次执行轰炸任务。

B-52在海拔1万米高空，它的续航能力在1.2万公里至1.4万公里之间。它可以在空中补给，只要机组人员耐力允许，它能够长时间飞行。B-52的货舱里和机翼下可载大约27吨的炸弹、空对地导弹或巡航导弹。

B-52轰炸机机群可

以同时把几百吨炸弹投在一定范围内的地区，实施“地毯式”轰炸。

法国幻影系列战斗机

“幻影”2000战斗机是法国达索公司飞机公司生产的轻型超音速战斗机，1983年开始装备法国空军，是法国空军80—90年代的主力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是截击和制空，也可执行对地攻击，还可担任战术核攻击任务。此外，幻影2000—5战斗机还装备着性能优异的新型雷达导航系统和全息照相设备，使飞机具有下视能力，可同时跟踪多个目标，执行空、海、地不同任务。

AV-8B垂直短距起降攻击机

AV-8B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单座发动机亚音速垂直短距起降攻击机，绰号“鹤”D。由美国麦道公司与英国航宇公司联合研制，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和遮断作战任务。1989年9月后，AV-8B全部安装了前视红外探测系统、夜视镜等夜间攻击设备，大大提高了该机的夜战能力。

AV-8B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垂直短距起降攻击机，起飞滑跑距离不到F-16的三分之一，可在365米长的场地起飞，适于前线使用，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美洲虎”式攻击教练机

“美洲虎”式攻击教练机是英国和法国合作研制的一种超音速攻击教练机，单座型用于近距离空中支援，双座型用于教练任务，亦可执行作战任务。机上配备的武器有两门30毫米“德发”553航炮。有五个外挂点，可选挂“马特拉”550、“魔术”或“响尾蛇”空空导弹、反辐射空地导弹或“鱼叉”、“飞鱼”、

“鸬鹚”反舰导弹以及多种炸弹、火箭等，最大载弹量4535千克。

“旋风”式超音速变后掠翼战斗机

“旋风”式超音速变后掠翼战斗机曾译名帕那维亚200，又译名狂风。它是由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共同研制的双座双发超音速变后掠翼战斗机。60年代中期北约组织的战略思想从“大规模报复”转为“灵活反应”之后，迫切需要一种新一

代战斗机来执行空中截击和进攻性空袭等常规作战任务，为此提出了“多用途战斗机计划”（MRCA）。1976年开始批量生产，正式定名为旋风，1984年11月开始交付使用。

“旋风”式超音速变后掠翼战斗机有对地攻击型（IDS）、防空型（ADV）和电子战与侦察型（ECR）三种主要机型。主要武器有两门27毫米“毛瑟”机炮，8个外挂点，可选挂“响尾蛇”、“天空闪光”等空空导弹，“鸬鹚”、“大象”等空地导弹及多种炸弹、核弹等，适用于攻击机场及纵深地面目标。

虽然南联盟的军事力量大不如北约，但其有牢固的防御体系。尽管北约的几轮空袭，给南斯拉夫造了巨大损失，但北约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在前几天空袭中，已经有十几架飞机被击落。在3月27日的空袭中，南斯拉夫军队在塞尔维亚上空击落一架美国的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该飞机是在贝尔格莱德以西大约60公里的抄巴落镇和鲁马镇的上空被击中的，它坠落在首都以西大约40公里的布贾诺夫齐村，机上的两名驾驶员被俘。

F—117“夜鹰”战机是美国武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以能避开雷达从而对防守最严密的目标进行空袭而著称。

F—117战斗机是世界上首先问世的隐形飞机，首次使用是在1989年美国出兵巴拿马时。这种飞机还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对巴格达市中心的战略目标进行袭击的惟一飞机。

F—117战斗机只有一个座位，每架造价4500万美元。美国武库中总共有56架这样的飞机。

尽管北约拥有如此先进的战机，但正如一些军事分析家所言，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必须付出代价，这是因为南联盟有一支强大的防空力量。来自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资料表明，南联盟有“萨姆”—2、3、6、7、9、13等型的地对空导弹千余枚。

“萨姆”—2型又名“盖德莱”，是前苏联研制的第一代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

主要用于对付远程高空轰炸机和侦察机。

它的弹长为10.8米，最大飞行速度为420米/秒，可攻击飞行高度为3千米至24.5千米的目标。

“萨姆”-3型又名“果阿”，是前苏联研制的第二代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主要用于拦击中低空和超低空入侵的各类飞机，也可攻击地面和水面目标，适于要地防空和野战防空。

它的弹长为5.95米，最大飞行速度为2马赫，可攻击飞行高度为20米至8千米的目标。

“萨姆”-6型又名“根弗”，是一种机动式全天候中近程、中低空导弹武器系统，适于野战防空，能对付亚音速、超音速飞机。它的弹长为5.85米，最大飞行速度2.2马赫，可攻击飞行高度为60米至10千米的目标。这种导弹配有三联装履带式发射架，曾在波黑打下一架美国 F-16战斗机。

“萨姆”-7型又名“格雷尔”，是一种便携式低空近程地对空导弹，用于杀伤低空和超低空慢速飞行目标。它的弹长为1.42米，最大飞行速度1.5马赫，可攻击飞行高度为50米至2.3千米的目标，可供单兵立姿或跪姿发射。

“萨姆”-9型又名“甘斯肯”，是一种自行式全天候低空近程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主要用于对付低空亚音速飞行目标，可用于夜间。它的弹长为1.8米，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可攻击飞行高度为15米至4.5千米的目标。

“萨姆”-13型又名“金花鼠”，是一种机动式全天候近程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主要用于对付低空亚音速飞机。它的弹长为2.2米，最大飞行速度近2马赫，可攻击飞行高度为9米至5千米的目标，配有四联装履带式发射架。

面对南联盟由“萨姆”系列导弹以及其他防空兵器组成的防空体系，再加上南联盟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来犯者的决心，北约飞机的损失必定还会继续增加。

这次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有这样几点十分引人注目：首先，接二连三的空袭并未使南联盟屈服。

北约穷兵黩武，对南联盟第一阶段的大规模空袭连续了好几天。27日晚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轰炸。虽然空袭给南联盟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南联盟军民誓不低头。南总统米洛舍维奇说，“南斯拉夫人一致决心不借任何代价，不允许敌人占领我们的国家。”他说：“我们的人民正在进行一场强加给我们的保卫祖国、自由和尊严的战争。面对强加给我们的挑战，人民与军队紧密团结地阻止侵略者实现其罪恶目的。”南军队机智勇敢，使入侵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北约对南采取战争行动的非正义、逆潮流且不说，单从军事角度而言，空袭策划者犯了兵家大忌，即没有摸清南联盟的“底牌”，错误地低估了南人民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空袭前，北约大兵压境，以为可以逼南就范。此招儿不成，便大打出手，以为南联盟会在大规模空袭下很快屈服。

但结果出乎北约预料。空袭后，南联盟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断绝了与美、英、德、法的外交关系，全国同仇敌忾抵抗北约侵略。同时，国际社会不断强烈谴责北约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粗暴军事干涉。

其次，德国二战后首次参战。

4架德国“旋风”式战斗轰炸机参加了北约的南斯拉夫的第一轮空袭。在50多年前，纳粹德国曾经占领过南斯拉夫，并使南斯拉夫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这是自二战以来德国部队首次直接参与进攻行动。而仅在几年前，参与这种进攻行动还是不可想象的。

但德国已处在新的领导人的统治之下。德国总理施罗德现年54岁，他过于年轻，不可能对“第三帝国”的恐怖行径或帮助形成1945年以来的政治和战略思想的罪行有感性认识。

第三，“北约阵线”出现裂痕

随着北约对南联盟空袭的加剧，北约盟国之间的分歧逐渐显露出来。北约盟国在空袭问题上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空袭目的含糊不清；空袭能否奏效心中无数；空袭后果难以预料。美国强调，空袭是为了逼迫南联盟同意北约派遣

地面部队进驻科索沃，也是为了削弱南联盟“镇压”阿族的军事能力，从而达到结束科索沃冲突的目的。但部分盟国认为，一方面，米洛舍维奇不会在空袭面前屈服；另一方面，北约空袭后，阿族武装将趁机扩大战事，把阿尔巴尼亚拉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南联盟很可能被迫加强打击阿族武装的恐怖活动。这样，科索沃冲突的战火很可能扩大和蔓延，从而波及其他国家，引起巴尔干地区的大动荡。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近日多次声明：北约盟军是“坚强的”和“团结的”，但他们掩盖不了北约内部在对南空袭及其对南总政策上的分歧。奥尔布赖特承认，要把北约19个国家捏到一块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

事实上，北约的空袭是美国对盟国做了大量工作后才得以实施的。意大利虽然为北约提供了空军基地，但意空军的飞机至今没有直接参与空袭。希腊也没有派部队参加这场行动。舆论认为，如果空袭继续下去，北约内部在对南问题上出现的裂痕将进一步扩大。

而且，随着空袭的加剧，许多人对空袭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更加怀疑。

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英国部队总司令彼特比利尔在《每日邮报》撰文指出，如果米洛舍维奇坚持强硬立场，北约便要面临非常困难的决定。

他认为，想通过武力去达成一项交易向来是难之又难的事，而西方攻打南联盟，目的却是为了使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之内由阿族人自治。但空袭能不能达到这个长远目的？而为了这个长远目的，西方需要长期地派遣地面部队。

这位将军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估计北约空袭前景：其一，北约此次行动受到巨大的政治制衡，不能伤害民众，又不能损毁基本建设。其二，是最关键的一点，历史证明空袭是无法摧毁一个民族的意愿和能力的。

他指出，对南联盟攻击与攻击伊拉克完全不同，伊拉克当日侵占科威特，伊拉克士兵没有一种要为科威特石油战死的情怀。但是南联盟塞族人就不同，他们现在是为保卫自己国家领土而战。

假设米洛舍维奇最终接受外交妥协，结果是北约需要长期在南联盟驻军，长期监管塞族和阿族之间的和平。在这种结局下，北约有必要派出成千上万维持和平部队，除了阻止该地区两派冲突，还多了一层自卫的任务，今后难免要防备受到当地两派的军事袭击。

“这便算是北约空袭的最佳结果了。”他说：“但即使如此，将来维持和平的任务也绝对不会轻松。”

最后、世界各地反对对南进行空袭的浪潮不断高涨。

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开始后，反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抗议活动随即在欧洲各地展开，在几个主要城市有时还出现暴力示威。在柏林，数千群众抗议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示威活动最后发展为和警方的冲突。警方说，有数千人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抗议北约的空袭，同时，大约有100人聚集在罗马进行抗议。在维也纳，以塞尔维亚人为主的大约1500名示威者聚集在奥地利议会大厦外面，要求北约结束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大约1000名示威者向塞浦路斯的美国大使馆投掷了石块和鸡蛋，并焚烧了美国国旗。在罗马尼亚西部的蒂米什瓦拉，警方说，极右的大罗马尼亚党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人联盟举行的抗议活动吸引了大约1000名群众。

随着空袭的逐步，全球抗议浪潮也相继高涨。

全球抗议浪潮此起彼伏

3月28日大约1000人在洛杉矶举行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省发动的空袭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挥舞着塞尔维亚国旗，举着把北约比作纳粹德国的标语牌。一张标语称克林顿是新的希特勒。

全球其他各大城市的示威者今天举行抗议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活动，把他们的愤怒大部分指向美国。

7000名抗议者在悉尼打碎了商店的玻璃窗，并向警察投掷东西。警方出动防暴警察来对付大批的示威者。

在巴黎，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瑞典，大约1000人在斯德哥尔摩和马

尔默举行抗议活动。在黑山共和国首府，大约1000人在美国使馆外面集会，要求美国“滚蛋”。在意大利米兰和荷兰鹿特丹，也发生了反对美国和北约的抗议活动。

骑虎难下

北约曾经认为，南联盟在强大的空袭下必然是不堪一击，乖乖低头。美国总统克林顿3月25日在白宫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举行了会议，讨论对南联盟轰炸以来的局势。他在会议举行之前对记者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告诉南联盟，要么选择和平，否则我们将削弱其军事作战的能力”，声称要用轰炸迫南联盟就范。

但是，在空袭进行4天以后，穷兵黩武的北约领导人们终于认识到，他们不但低估了南斯拉夫民族抵抗外侮的决心，也低估了南联盟军队的军事实力。

北约的大规模空袭使南联盟的军事力量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当年在德国法西斯几十万军队铁蹄下都没有屈服的塞尔维亚人民今天也绝不会轻易就范。如果南联盟能够妥协，在当初北约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就已经妥协了。北约的军事打击不但没有打垮南联盟，反而增加了南人民同仇敌忾的勇气和决心。

北约一位官员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这次军事行动“比预定的时间要长”，这说明北约在对南动武前并没有真正摸清南联盟的“底牌”。美制 F—117A隐形战斗机在贝尔格莱德被击落的事实证明了，北约低估南联盟的军事实力绝对是错误的。

F—117A是美国高科技的结晶，曾经在海湾战争中几进几出、神鬼莫测，此次坠毁是该机自问世以来遭遇的首次败绩。

它的坠毁使人们对南联盟防空部队的力量刮目相看。其实早在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之初，军事专家就指出，南联盟与伊拉克不同，它拥有完备的防空系统，其军事实力也不可小觑，北约很难在南联盟占到什么便宜。

吓又吓不倒，打又打不赢，难题摆在北约面前。随着空袭的继续和不断升级，

南联盟不但没有屈服的迹象，反而越战越勇，北约颜面扫地只是迟早的问题；如果在空袭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北约断然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那不但无法解决科索沃问题，反而会引爆“巴尔干火药桶”，将整个欧洲卷入动荡的战争漩涡，这也是北约国家的领导人所不愿看到的。

如果北约一意孤行，结局有两种可能：一是南联盟决不屈服，空袭持续进行下去，并不断升级，但无法解决地面问题，使北约“信誉”扫地；二是在空袭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北约军队对南联盟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那将会使北约陷入游击战的泥潭。北约官员称“眼下还没有这样的计划”。其实不难看出，北约难下这样的决心。对于塞尔维亚人民在二战中的表现，欧洲人记忆犹新。当年，德国法西斯几十万军队都没有使塞尔维亚屈服。西方军事专家估计，北约要想在军事上打垮南联盟，至少需要动用10万到20万人的军队。如果那样，欧洲就会面临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灾难。想到这样的后果，北约的战争策划者恐怕会不寒而栗。

事实上，时间拖得越长对北约越不利，其内部矛盾会不断加深。北约成员国中目前正就北约空袭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有的国家已公开反对继续空袭，要求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例如，意大利总理达莱马和希腊总理西米蒂斯3月26日分别表示，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不能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应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科索沃危机。达莱马认为，外交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时机正在到来，“这将是今后几个小时的承诺”。他还赞同俄罗斯提出的召开前南问题六国联络小组会议的建议。希腊总理西米蒂斯也于当天在柏林表示，军事打击不能解决科索沃危机，并重申反对北约动武的立场。另据报道，美国方面对意大利和希腊在北约空袭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意见反应低调。英国首相布莱尔则针对达莱马的谈话强调，北约必须继续进行空袭以达到军事目的。

同时，北约国家的公众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希腊、意大利、德国等连日来爆发了反对北约空袭的大规模示威。北约必须立即停止对南联盟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北约对南联盟第一阶段的空袭于28日结束。原指望这种闪电式空袭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结果不仅不能令布鲁塞尔高兴，而且还证明，在军事行动计划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北约方面被迫承认，虽说总共出动了300多架次的飞机打击南联盟境内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发射上百枚的巡航导弹，并首次动用了 B-2隐形轰炸机、F-117隐形战斗机及其他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结果却正如一位军事代表所说的那样，效果“一般”。五角大楼的专家也承认，未能使南斯拉夫的防空系统陷入瘫痪，它们仍在战斗。

南联盟还一次都没有使用过让对手非常害怕的苏制地对空导弹系统。而且，据俄罗斯总参谋部资料证实，南联盟方面用高射炮以及在空战中已击落一架德国飞机和一架美国的 F-16战斗机以及3枚巡航导弹。南联盟方面总共只损失了 3架米格-29飞机，50个目标遭到不太严重的打击。

北约指望进行闪电战没有成功，战争没有扭转局势。总之，这场战争明显地呈现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趋势。

北约的这次行动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对南斯拉夫是欺人太甚，对世界则是轻率、挑衅的。挨着科索沃的马其顿共和国，整个西部都是阿尔巴尼亚族聚居区，那里的阿族人同样要求民族自决权。西方对那里阿族人的权利被粗暴践踏不闻不问，却对科索沃阿族的分离要求关怀备至，让人一眼看出西方政治道德在其政治利益左右下的虚伪，谁都清楚，没有西方的纵容和鼓励，根本就不会冒出什么“科索沃解决军”，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恩怨在巴尔干地区完全可在政治层面上慢慢解决。问题是，西方从一开始就狠劲儿浇油，而不是泼水。

在全球范围内，北约完全不睬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对今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负面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西方，尤其是美国似乎得了很重的冷战病，看谁都像对手，把谁都往墙角逼，而忘记了如何与人和平共处。这样下去，痛苦的不会总是别人，他们自己迟早也要吃亏的。

隐形战机现原形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不断发明各种类型的高科技武器，并被投入到战争中去。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神秘色彩。通过揭开北约参战的隐形轰炸机的神秘面纱，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一点也不神秘，现代武器一点也不神秘。

在北约3月27日晚上9时(北京时间28日凌晨4时)对南联盟的空袭中，一架 F—117A隐身战斗机在贝尔格莱德以西60公里的抄巴茨和鲁马之间的地区被南联盟军队击落，随后坠毁在贝尔格莱德以西40公里的布贾诺伏契村附近。南联盟电视台播放了被击落的美军战机残骸的画面，美国几家大型因特网网站还刊发了被击落飞机的残骸照片。最初南联盟方面宣称该机飞行员被当地农民俘获，但几小时后，美国发言人培根便声称飞行员已经获救，而且否认 F—117A是被击落的，宣称是由于故障原因而坠毁，从电视画面和网页上所发的照片和录像来看，飞机的机头和机翼依稀可辨，一片机身残骸上标有“美国空军司令部 AF82—806”字样。电视画面上布满了红红燃烧的火焰。据称，这架飞机是从美国部署到意大利阿维亚诺空军基地的，隶属于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军基地第82飞行中队，飞机编号为806。

自从海湾战争以后，人们只要一提到 F—117A，就会把它与高技术武器联系起来，接下来便是那些战无不胜的神话。

南斯拉夫人民军地面防空部队出人意料地在连续击落北约9架飞机和9枚巡航导弹后，又一举击落一架 F—117A隐身战斗机，这是对南联盟军民的巨大鼓舞，南联盟75岁的老游击队员普里比拉切维为此振奋不已：“我们实在是了不起！过去全世界都没能打掉它。我们第一次把它揍掉了！”

兴高采烈的南联盟妇女在被击落的 F—117A战机残骸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以示应贺？F—117A隐身战斗机对外界来说，从来都是一个神话。

它具有奇特的隐身外形，研制和试飞时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当地人

当做“空中飞碟”和“不明飞行物”(UFO)上报给美国空军。美国空军不予理睬，而且加紧在夜间进行连续试飞，此事曾一度引发全世界飞碟爱好者的浓厚兴趣。

[1990年美军入侵巴拿马，该机首次用于实战，当时共出动了]架，其中有4架因气候原因未能参战，最终两架投下了 GBU—27A / B型电视 / 激光导炸弹，但命中精度很差。

F—117A真正出名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当时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这种飞机能够在夜间距离巴格达地面50—60米高度投放激光制导炸弹，而它从来都是弹无虚发，指哪儿打哪儿，可以让炸弹轻易地从楼顶上的烟囱里投进去，落地后爆炸。战争中，有关 F—117A的神话不断被夸大，号称任何雷达都不可能发现这种飞机，不仅伊拉克的雷达发现不了，就连美国自己的雷达也很难发现。

F—117A夜鹰隐身战斗机是美国空军80年代中期研制的一种绝密武器，总共才制造了50架，海湾战争中派去了42架。这种飞机只有一名飞行员，他既负责开飞机，还负责发射激光束来引导自己投下去的激光炸弹，所以对飞行员的要求很高，起码是心理素质要好，技术要特别精湛才行。这种飞机重量22835公斤，机长20米，连翅膀算上宽度有13米。

它的航速很低，可以算是战斗机当中航速最低的，只具有高亚音速，但作战半径可以达到864—1152公里，适合执行远距离攻击任务。 F—117A夜鹰战斗机最著名的是隐身性能，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型飞机都无法比拟的，它主要采用了三项隐身技术，即隐身外形技术、吸波隐身技术和电子对抗技术。

它采用了翼身融合设计，机身和机翼融合在一起，根本分不出哪是机身，哪是机翼，整体呈平底三角截面状态，形状十分怪异，就像一个大蝙蝠。它的尾翼也十分特别，没有水平或垂直尾翼，而是采用一个 V形尾翼，这样电磁波反射就小得多。它有很多隐身措施，比如发动机进气口采用背负式，飞机材料采用吸波材料或涂敷吸波涂料，在尾部喷管上装上红外过滤器以降低红外特性等等。所谓“隐身”，其实是指通过采用各种隐身措施减小目标特性，降低被敌人雷达发现

的概率，而不是说敌人就根本发现不了它。

1991年1月17日凌晨3时，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爆发之后，率先用美国空军的 F—117A隐身战斗机秘密渗透，潜入巴格达上空，打响了第一炮。紧接着，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连续打击。 F—117A单机突防，用一枚2000磅激光制导炸弹先炸毁了加固的南部防空截击指挥中心，接着又向西部的防空截击指挥中心高速机动，投下第二枚激光炸弹。之后，两架 F—117A便径直奔向巴格达，在距地面只有50米的高度上掠过楼群进行超低空飞行。在巴格达上空投下首批激光制导炸弹，相继摧毁城市防空指挥系统通信网络和电力设施。由30架 F—117A隐身战斗机参加的第一波次攻击正式开始。

经过隐身处理后的42架夜鹰战斗机在海湾战争中共出动了1300架次，仅占总轰炸架次的2%，但却摧毁了目标清单中40%以上的目标，共投弹2000多吨，其精确制导炸弹的命中概率达80%以上。 F—117A携2000磅激光制导炸弹对强防卫核心目标轰炸的总命中概率高达95%以上。有人做过统计，1架单座 F—117A携载2枚2000磅制导炸弹所达成的作战效果，相当于10名乘员的公—17重型轰炸机飞行4500架次、投弹9000枚所达成的的作战效果。

在北约对南联盟发起的空袭行动中，美国还出动了两架最先进的 B—2隐身轰炸机。这两架 B—2轰炸机是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的，在大西洋上空以空中加油的方式不着陆飞行直接抵达南联盟上空进行空袭。这两架 B—2轰炸机各载有总重达2000磅(900公斤)的激光制导贫铀炸弹，主要用于打击军事指挥中心等经过特别加固的“硬”目标。美军从80年代起开始着手 B—2隐身远程战略轰炸机的研究工作，迄今为止在该机种研制项目上的投入总额已经超过650亿美元。

90年代初，随着华约解体和苏联的解体，美国自认为已经赢得了冷战的“全面胜利”。当时的美空军战斗机联队总司令约翰洛少将夸口说，只要有20架 B—2轰炸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空军联队基于这种轰炸机制定的远程轰炸作战计划

足以将“敌人”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美国国会对洛少将吹起的中皮将信将疑，关起门来密议数日，得出结论：“喘不过气来”稍嫌霸道，也大可不必，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足矣。遂勉强批准了五角大楼订购 B-2轰炸机的拨款计划，但顺手拿掉5架，认为20与15，数架之差，无伤大雅。

五角大楼对此自是气急败坏，多方活动，几轮扯皮，终于凑足了20之数。

1995年，7名美国前国防部长联名上书克林顿总统，呼吁为了加强美国空军的空中打击力量，政府增加军费购置一批新的 B-2轰炸机，他们在信中危言耸听地说：“铁幕拉开，冷战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的终结，历史也没有走到尽头。” B-2轰炸机的不少支持者更是在美国军工制造业界、白宫、五角大楼、国会参众两院等处拼命游说，把这种据说能够避过敌方雷达波探测的高性能蝙蝠翼远程战略轰炸机形容为美国空军21世纪的“空中掷弹筒”，力促美国政府再为美国空军添置更多的 B-2轰炸机。

克林顿政府一开始对此并不感兴趣。克林顿本人曾明确表示不准备扩大 B-2轰炸机联队的编制。这引起了美国国会中 B-2轰炸机的支持者的反对，同 B-2轰炸机项目有关的上百个合同商更是上上下下忙碌了一番。

由于当时克林顿

正在竞选连任的关头，对于这些能够为他提供巨额竞选资金的武器合同商毕竟不敢过于得罪，终于在1996年3月宣布将 B-2轰炸机编队的规模做适当扩大。

对此，最高兴的莫过于 B-2轰炸机的制造商诺思罗普格鲁门公司(该公司后来同另一美国军火制造业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并)了。格鲁门公司为了促使美国政府尽可能多订购一些 B-2轰炸机，抛出一项十分诱人的举措：生产新一批 B-2轰炸机的单机造价将不到原先造价的 $1/4$ 。据该公司称，如果将 B-2轰炸机的订单交给他们，只需 11亿美元就能为空军制造20架 B-2轰炸机，也就是说，平均每架造价仅为5.7亿美元。此举一公布，舆论大哗。因为美国军火制造业的专家们对 B-2轰炸机的巨额造价是永生难忘的：第一批20架 B-2轰炸机的平均

造价为每架22亿美元，即使除去巨额的研制费用，每架 B-2轰炸机的单纯造价也不可能低于10亿美元。而格鲁门公司的报价降幅如此之大，不免使人疑虑。有的军火专家刻薄地说：格鲁门公司用这么点儿钱“变”出来的 B-2轰炸机，至多不过是能够勉强在空中飘来荡去的“断线大风筝”，既不可能有两倍于音速的快，也不可能躲开敌方雷达波的照射，更别提令人胆寒的火控系统了，所有诱人的战略战术价值都无从谈起。

也有的军火专家不无严肃地论证说：格鲁门公司所报的 5.7亿美元的造价仅够建造起 B-2轰炸机的框架，起决定作用的电子系统、火控系统和推进系统都不计在内；如果把这些都算上的话，20架 B-2轰炸机至少还得增加20亿美元的投资，如此总开销至少也得135亿美元，而五角大楼认为即使如此计算仍然过于保守，20架 B-2轰炸机的总投资怎么也得要200亿美元；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估算更是每架 B-2轰炸机的造价高达13亿美元，总额就将高达260亿美元。

那么，这种轰炸机到底有何动人之处值得他们如此大费周章呢？最重要的就在于 B-2轰炸机的可怕威力。目前 B-2使用的是激光制导贫铀炸弹。据军火专家估算，一枚这类型的激光制导贫铀炸弹所能取得的轰炸效果不低于100枚常规型号的500磅炸弹总和。这就大大减少了必须飞临战区的战机飞行员的数量。尤其对于类似于空袭伊拉克或是空袭南联盟这种跨洲际远程作战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作战飞机、燃料及弹药的运输量，难怪美国国内有那么多人人为其倾心。

但五角大楼似乎认为激光制导贫铀炸弹的威力仍嫌不足，配不上 B-2这种尖端隐身轰炸机，于是又在绝密情况下研制一种绰号叫“金冠球座”的空对空、空对地和空对舰三维远程攻击导弹，以加强 B-2轰炸机的打击力度。“金冠球座”在电脑模糊制导下能够准确击中100英里范围内不小于 1平方米的任何目标，其杀伤范围确实大大超出了基本上还是靠垂直下落的激光制导贫铀炸弹。美国空军曾夸口说，等 B-2轰炸机普遍装备了“金冠球座”导弹后，美国空军将有能力在任

什么时候对全球任何具体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但美国国防部却对造价昂贵的“金冠球座”导弹不是特别感兴趣。

一位国防部官员曾说：“‘金冠球座’真是用金子堆出来的火药桶。我们可没有那么多金子拿来放焰火。”到目前为止，B-2轰炸机空袭南联盟军事目标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总而言之，单从军事实力上相比，南联盟确实无法与北约长期抗衡。但是，从历史上看，决定战争结局的绝不单单是军事实力，而是人心向背。现在，决定战争结局的最重要条件即“人和”的因素，却掌握在南联盟手中……

第五章悲壮的贝尔格莱德

横祸飞来

战争的阴云已笼罩科索沃。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24日下午4时，神情严肃地出现在电视上，他要动员南斯拉夫人保卫自己的家园。

米洛舍维奇在《告全体同胞书》中说：

国民议会一致决定，拒绝接受外国军队进驻我国领土。这表明我们的同胞为了国家团结一致，为了独立与自由团结一致，为了国家的发展团结一致，为了民族的振兴团结一致。

并不只是科索沃处于危险中，而是整个国家都处于危险中。科索沃只是外国军队进驻我国的门户，只是我们最高价值遭受危险的门户。他们挑了这个门户，只是因为他们的阿尔巴尼亚分裂主义分子呆在门口，也不愿意南斯拉夫军队或者南斯拉夫同胞把守门槛。假如他们如愿，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就会丧失殆荆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拒绝外国军队进驻。

南联盟仍愿意继续一贯的承诺，和平解决科索沃问题，和平解决梅妥西亚问题。我们真诚地相信，只有和平的方式，只有政治的手段，才能长久地解决科索沃问题，解决梅妥西亚问题。在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坚持在朗布依埃所作的承诺，

即承诺各民族一律平等。

米洛舍维奇强调，我完全支持我代表团在巴黎和在朗布依埃的行动，完全支持米卢蒂诺维奇总统在那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如果不考虑科索沃和梅阿西亚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整个国家都将处在危险中。

在面临被北约打击的危险时刻，米洛舍维奇号召每一位同胞行动起来，在日常的生产、卫生、教育和文化单位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是为卫国作贡献，就是对国家的防卫力量——南斯拉夫军队和内务部队最大的支持。南部队将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尽力。

米洛舍维奇最后说，南联盟将继续进行所完全承诺的政治进程，因为“真理与正义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也将尽一切可能回击侵犯，保卫国家”。

然而三小时后，恐怖、刺耳的空袭警报打破了人们心中的和平梦想，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前后持续9个小时的首轮空袭，目标包括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以及库尔舒米尔、乌日策、达尼洛夫格拉德、诺维萨德、潘切沃和波德戈里察等7个地区，主要是防空系统、指挥和控制中心和其他军事目标。时间分别为当地时间24日晚20时左右(北京时间25日凌晨3点)和25日下午2时左右(北京时间21时)。美、英、法、加、德、意、荷以及西班牙等8个国家参加了这轮空袭行动。

在这次空袭中，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西北郊区连续发生数次剧烈爆炸，并引起了大火，整个城市由于断电而漆黑一片。在诺维萨德响起了5次巨大的爆炸声，一个足球场被炸弹炸毁。黑山首府附近的机场遭到袭击，由城市通往海边的一条主要公路被炸。在克拉古郡瓦茨，南联盟最大的红旗汽车制造厂在空袭中被炸弹击中。由于通讯设施被毁及北约在空袭中实行电子干扰，导致南联盟大部分地区的通讯联络中断达6小时之久。空袭已给南联盟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据悉，前两轮空袭有50多个军事目标被击中，有三架南联盟战机被炸毁，10人被炸死，38人被炸伤，1人失踪。面对飞来横祸，南联盟被迫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24日下午，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翁科维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南斯拉夫目

前正在经受着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但是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只能同意那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如果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坚持要向科索沃驻军，否则即以轰炸相威胁的话，南将采取一切措施，尽全力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主权。

翁科维奇大使指出，尽管南斯拉夫方面坚决表示，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与插手，然而南政府仍然一直以积极的姿态同国际协调小组进行合作，同意 2000名国际观察员进驻科索沃，赞成在欧安组织提出的10条原则的基础上，使科索沃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然而，目前十分清楚的是，”翁科维奇大使继续指出，“朗布依埃和以后的巴黎会谈表明，美国及其盟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

这位大使强调指出，“尽管我们曾做出努力，准备同意由国际社会监督科索沃和平的实施，但是决不会同意任何他国军队进驻科索沃，决不同意科索沃从南领土独立和分裂出去，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失去自己的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

次日，翁科维奇在南联盟驻华使馆举行了第二次新闻招待会。整个招待会大厅气氛凝重。

南联盟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杜尚加伊奇介绍了北约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情况。他说，北约口口声声说只打击军事目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除贝尔格莱德遭到轰炸外，黑山共和国的首都也遭到轰击，南联盟两个自治省的首府也未能幸免，一些名胜古迹被严重毁坏，其中包括三个重要古迹。一是一个名为格拉察尼察的村庄，那里保留了12世纪的古老修道院，被联合国命名为人类文化保护遗产，二是舒马里察纪念公园，二战时，一名德国军人被南游击队杀死，德军于是洗劫了该地，并将那里的7000名男子不分老幼全部杀光；三是原黑山共和国首都的一处故址，其价值与中国的北京故宫相似。在那些地方从未有过任何军事设施。

翁科维奇大使悲愤地说：“北约对南联盟的这次军事行动是本世纪最可耻的犯罪行为，是对一个希望保卫自由、尊严和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的侵犯。南联盟

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不同意科索沃分裂主义分子的独立要求，是因为不同意

北约派兵进入南联盟领土的一部分。北约的此次军事行动践踏了《联合国宪章》，

践踏了一切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践踏了联合国安理会迄今通过的一切决议。

这个行为将危及联合国宪章和建立在联合国宪章上的国际秩序。”

“ 尽管在这次军事进攻中，北约的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是 1941年，南斯拉夫在抗击希特勒入侵时，依靠自己的力量消灭了23万强大的德国军队。今天，北约的轰炸已使我们的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我们的人民将不惜一切来捍卫南联盟的自由、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翁科维奇指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炮制的所谓科索沃和平协议，“ 其实就是一份投降书”。“ 根据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任何人都没有在任何投降书上签字的权力。”

他呼吁：“ 北约的侵略行径不仅威胁了南联盟的和平，而且也危及到了世界的和平。为了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利益，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应该共同阻止这场侵略战争。南联盟愿意接受除北约以外任何爱好和平的、正义的国家的调解。” 与此同时翁科维奇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南联盟的同情和支持。

“ 截止到现在，我们已接到了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民打来的电话和写来的信件。他们对南联盟人民目前正在忍受的苦难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同时也对侵略者的野蛮行为表现了极大的愤慨。我代表南联盟人民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与此同时，美国和一些西方大国则极力为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进行辩解。但是，美国反战组织“ 国际行动中心” 在白宫门前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对南联盟的狂轰烂炸。200多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者高举标语牌和南联盟国旗，高呼口号，要求克林顿政府立即停止轰炸。

对于一向强调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西方国家来说，不应该不知道战争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然而，面对饱受战争之苦的南斯拉夫人民，北约的空袭

行动似乎并没有停止的任何迹象……贝尔格莱德时间25日晚8时(北京时间26日凌晨3时), 北约开始对南联盟发动了规模比前一轮空袭更大的第二轮空袭。

据报道, 位于亚得里亚海南部海域的美国舰艇向南联盟境内发射了巡航导弹, 北约战斗机分别从意大利境内的几个基地起飞, 参加空袭行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听到了爆炸声。贝尔格莱德市的空袭警报于当地时间23时26分解除。

参与行动的北约战机包括63架美军战机, 其中有9架 F—117隐形战斗机、两架电子对抗飞机和一架空中预警机。此外, 荷兰的6架 F—16战斗机、英国的12架鹞式战斗机、法国的两架旋风战斗机和3架美洲虎式战斗机也参加了空袭。

据悉, 在第二轮空袭过程中4艘美军军舰还向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的目标发射了巡航导弹。

北约发言人杰米谢伊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说, 北约新一轮空袭的目标有两类: 一类是南联盟的防空系统; 另一类目标是南联盟在科索沃地区的军事目标, 包括军队、警察、控制指挥中心和弹药库等。

南斯拉夫联盟总参谋部26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一项声明说, 南联盟军队在北约发动的第二轮空袭中英勇反击, 给北约造成了重大损失。

声明说, 在第二轮空袭中, 南联盟的40个军事设施和人口稠密地区遭到袭击, 包括兵营和主要住房设施, 北约的一个明显意图是尽可能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

据报道, 到第二轮空袭为止, 北约在南联盟已经扔下了 100多枚导弹和炸弹。另据南联盟政府26日提供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 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的连续两天的空中打击已经造成100多名平民和30名士兵的死亡。与此同时, 空袭造成 350多人受伤,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另据报道, 南联盟军队25日晚9时左右在距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以北60公里处又击落两架北约飞机。

北京时间26日23点, 北约发起了对南联盟的第三次空中打击。

4架携带巡航导弹的美国 B—52轰炸机26日上午从英格兰西南部的费尔福德空

军基地起飞，准备参加北约对南联盟的新一轮空袭。

同一天中午，6架美军 F—16战斗机也从意大利阿维亚诺北约空军基地起飞。北京时间26日21时20分，亚得里亚海上的北约战舰又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这是北约自24日开始空袭南联盟以来第一次在白天向南联盟发射巡航导弹。

据南通社报道，当日23点左右，首都贝尔格莱德市内响起了紧急警报声，市郊的多处目标遭到北约巡航导弹的袭击。

贝尔格莱德西南方向浓烟滚滚。

不清楚贝尔格莱德附近到底有多少个军事目标被击中。

大量急救车辆和人员已赶往现场

北约对南联盟空中打击27日进入第四天。据北约官员称，北约军机向南联盟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导弹，击中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地区。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消息说，当地时间16时40分贝尔格莱德市内与科索沃首府响起防空警报。

当地时间27日晚10点，美空军 F—117A隐形战斗机在贝尔格莱德以西35公里处被南联盟防空部队击落。

北约于贝尔格莱德当地时间28日上午8点(北京时间 28日下午3点)向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第五轮空袭。北约一位官员说，发动空袭的北约飞机是从意大利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起飞的。他称，这轮进攻标志着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行动已进入第二阶段，即把主要攻击目标转向科索沃地区南联盟军队的坦克、大饱和其它重型武器以及运输装置和移动指挥中心等。

但据目击者说，贝尔格莱德市内28日上午响起了好几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紧接着空袭警报声。南国家电视台不断播放空袭警报的消息，要求市民进入防空洞。

另据南通社报道，北约飞机发射的两枚炸弹击中了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民用苏尔琴机场，机场建筑物的所有窗户玻璃都被震碎。此外，北约的炸弹还击中了贝

尔格莱德西部的一家工厂。

倔强的塞尔维亚人

“我们做错什么事了吗？他们为什么要轰炸我们？”面对着一双天真无邪的泪眼和一甸接一甸稚气的提问，伤心的妈妈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为女儿做着躲避空袭的准备。

这是一位南斯拉夫人博什科通过电话讲述的事情。小女孩是他的邻居。

23日晚，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的最后通牒遭到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坚决拒绝后，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达了对南实施空中打击的命令。24日，南联盟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直接战争危险状态”。为使可能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程度，首都贝尔格莱德已决定启动防空系统。当地时间24日晚上8时20分，贝尔格莱德上空响起了第一次防空警报。

据南总参谋部的公告，北约已在早些时候对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小女孩的话令人想起23日塞尔维亚议会开会时，塞总统米卢蒂诺维奇的一席话：“这里没有真理，也没有原则，有的只是一部分强国的强权政策。

这就是问题所在！”

面对北约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南斯拉夫人表现出了空前的民族团结。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播着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在全国各地，人们每天都举行各种集会，发表演说，表示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由。他们大声朗诵南斯拉夫前总统铁托的名言：“别人的我不要，自己的谁也不给！”面对北约的威胁，南斯拉夫人并没有被吓倒，正如一位中学俄语女教师所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北约的威胁。”

索拉纳下达空袭命令后的第一天，贝尔格莱德充满了悲壮气氛，但生活依旧如常。商店照常营业，人们安静地采购可以长期储存的东西，并未出现抢购现象。有些商店上午脱销的商品，下午就补充上了货源。

博什科说，一旦打起来，大学二年级的儿子会随时准备保卫祖国，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24日，是南斯拉夫春分的第三天。春天本是一年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可是命运多舛的南斯拉夫人民还要为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塞尔维亚电视台说，春天来了，可是战争已经降临这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塞尔维亚族堪称巴尔干最有个性的民族。

塞尔维亚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而它的民族特性就根植于过去的战斗传统和反抗精神中。14世纪以前，他们在巴尔干四处扩张。土耳其人侵入欧洲后，又受到非常残酷的统治。塞尔维亚人对这种统治不断反抗，而他们的文化却在这一过程中与统治他们的土耳其文化悄悄融合。所有这一切在塞尔维亚民族性格中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他们尚武，胆大，常常不思后果地干别人不敢做的事，表现出某种山野的粗鲁和勇敢。就是这个民族的几个小青年，敢在1914年把炸弹扔到奥地利王储的汽车上，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只有他们在周围国家纷纷投靠纳粹的情况下，在巴尔干与希特勒的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在波黑战争中，100万波黑塞尔维亚人在卡拉季奇的领导下，竟然一再向强大的北约空军叫板，简直就像一群驾着独木舟就敢闯大海的古代渔夫，令人不能不肃然起敬。

然而塞族毕竟是个小民族，在与大国顶着干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现实。这就使他们常常显得矛盾、犹豫和摇摆。他们时而顽固保守，时而灵活开放，而且经常分裂，内部自相残杀。他们自己说，有事的时候我们与外人打，没事的时候我们内部自己打，而有的时候是一边与他人打，一边自己内部打。这是塞尔维亚民族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在波黑战争中，现南斯拉夫境内和境外的塞尔维亚人一度严重分裂。

塞尔维亚民族的另一个特点是极端地好面子。在最困难的时刻，或在他们已经准备让步的时候，他们也喜欢说些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他们常说“塞尔维亚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接受最后通牒”等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到最后一刻，外人很难判断他们究竟在家里收拾铺盖准备逃命，还是磨刀霍霍准备拼命。

也许是他们经历的苦难太多，对什么都不再在意。有人宁可把自家的房子烧了，也不给他们痛恨的民族留下。

这就是北约面对的让他们又恨又头痛的塞尔维亚人。

长期以来，倔强的塞尔维亚人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个神话。

在整个欧洲历史中，科索沃对塞尔维亚民族心理的影响之大是在任何其它国家中难以见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神话的东西在南斯拉夫成了鼓舞一个陷于绝望中的国家的力量。

塞尔维亚人在灾难面前尽显英雄本色的这种精神，可以追溯到塞尔维亚王子拉扎尔时代。拉扎尔王子1389年在科索沃的波列地区与土耳其人交战时战死抄常这次战斗的失败导致奥斯曼帝国1459年侵占了塞尔维亚。拉扎尔在那次战斗打响的前夜说：“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战死抄常与其向敌人低头，不如死于敌人的剑下。”通过史诗记载流传下来的拉扎尔神话，让许多塞尔维亚人相信，现代的南斯拉夫军队能够打败北约。在拉扎尔精神的鼓舞下，塞尔维亚人接受了北约的挑战。

虽然塞尔维亚人勇敢地接收了北约的挑战，但是，在真正的空袭警报响起之前，贝尔格莱德却异乎寻常地显得平静。

难道塞尔维亚人事先有所准备？难道他们早就躲到防空洞中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许多南斯拉夫人一直不相信北约会真的发动空中打击。

几天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相信危机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人占76%。23日下午，一名记者询问一个小店老板，是否有人大量购买食品？老板笑着说：“人们多年来一直在北约轰炸的威胁下过日子，都习惯了。没人把这真当回事。”正因为大部分塞尔维亚人如此自信，贝尔格莱德市内才显得很平静，看不到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不过，细心留意还是能看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在市郊最大的一家超市里，面粉、牛奶出奇地畅销；市内许多加油站排起了长龙；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驻南使馆纷纷关闭……霍尔布鲁克外交调解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一

次，“狼”真的要“来了”。一位加油站的工人说：“我不怕北约空袭，再说也无处可躲。但我实在为孩子们担心。”

23日晚，南斯拉夫联盟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南总理布拉托维奇发表电视讲话说，南斯拉夫人民将采取一切手段捍卫自由。南联盟国防部长解释说，北约空袭的对象是军队和警察，普通老百姓应正常工作，团结一致维护国家主权。

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联盟发动军事打击正值深夜，贝尔格莱德许多人早就进入了梦乡。同往日一样，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正在一片宁静中沉睡。可是到了黎明，窗外小鸟啁啾，收音机也开始播放优美的音乐。也许转眼间战斧式导弹的巨大爆炸声就要将这一切砸烂！

这次，南斯拉夫真的要被逼急了。自9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一直处于同西方大国的对抗中。然而不论是前南分裂还是波黑战争期间，南斯拉夫一直避免同北约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并已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人们都记得，1998年10月份，北约以阻止科索沃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南斯拉夫发出军事威胁，南斯拉夫从现实出发，同意从科索沃撤出部分武装力量。“拒战争于国门之外”，可以说是米洛舍维奇总统的一项基本国策。

此次南斯拉夫拒绝向美欧大国让步，不借同北约这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开战，的确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南斯拉夫做出这一选择是不得已的，因为它已经被逼到了墙角，没有任何退路。

一直参加科索沃和谈的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卢蒂诺维奇3月23日说，西方大国同阿尔巴尼亚族分裂势力事先制定了所谓的和平协议，强迫南斯拉夫接受。如果签署这一协议，南斯拉夫无权在科索沃部署警察和军队(除少量边防军)，这将使南政府彻底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几年后科索沃无疑要独立出去。另外，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根本不是要解决科索沃问题，其真实目的是要借机向科索沃部署军队。如果这次南斯拉夫做出让步，将来西方还会在伏伊伏丁那、桑贾克等地做文章，南斯拉夫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将受到严重威胁。同日，塞尔维亚议会举行

紧急会议，执政的社会党表示，即使遭到北约轰炸，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根本利益。

一些反对党并不同意上述立场。23日，塞尔维亚复兴运动领导人德拉什科维奇在议会表示，政府应拿出勇气做出妥协。他说，如果能够从科索沃和平协议中删除某些不利条款，南斯拉夫应接受这一协议。他认为，同西方大国对抗下去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只能遭到更大的损失。不过，在维护国家尊严、抵抗外来干涉等问题上，南各政党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德拉什科维奇表示，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他的党的所有成员都不会坐视不管。

上述两种立场在老百姓中也很有代表性。贝尔格莱德市民也心情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不愿投入一场没希望取胜的战争。另一方面，他们也深感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味让步也不是办法。

播反法西斯片鼓舞士气

在空袭警报声中，南联盟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到防空掩体去，而是在自己家里，守在电视机旁等待最新消息。几个主要电视台轮流播放歌颂祖国和军队的歌曲。塞尔维亚一家电视台播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故事片。

这些影片使许多经历过二战的老人，又重新回忆起那段英勇而惨烈的历史。

在二战期间，为了抗击入侵者，在铁托元帅的领导下，塞尔维亚人曾与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开展游击战，许多战士为保卫家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影片使人们重新想起了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塞尔维亚人有着不屈的民族性格，此时重放这些影片坚定了他们保卫家园，反击北约空袭的决心，也鼓舞了士气。

其实，塞尔维亚人的士气从来也没有低落过。在这片饱受战乱之苦的土地上，塞尔维亚人早就向世人展示了他们悲壮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遭受外敌人侵的时候，觉醒了的人民都会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人民的觉悟和承受力在战时的表现往往会出乎意料。

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起。

距离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南部150公里左右的一个军事基地被北约炮火摧毁。因为南联盟士兵正在清理一座被摧毁的建筑。

尽管南斯拉夫联盟政府已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贝尔格莱德市政机构也呼吁人们到地下室躲避空袭，但是街上仍然有许多市民。路灯都熄灭了，远方炸弹爆炸喷射出桔红色火球不时照亮夜空，映出人们忿忿的脸庞。一个中年妇女放声痛哭。她声音颤抖地喊道：“塞尔维亚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轰炸我们？北约，可耻！

可耻！”一位正在执勤的年轻警察对记者说：“科索沃是我们的领土，北约为为什么要进驻？当奴隶，毋宁死！即使打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塞尔维亚也不会让步。”

甚至一个趁机倒卖“戴维斯”（塞语：外汇）的中年人也说道：“现在正是挣钱的好机会。但你不要以为我是混蛋，科索沃是我们的，塞尔维亚人无处可逃。北约军人真的敢进来，我会和他们拼命。”

面对北约越来越大的轰炸力度，南联盟军队总参谋部25日向全国发出了总动员，号召65岁以下的成年男子参加到抗击侵略者的行列中去。报名地点一般在本区的招兵办公室。居住在国外的南斯拉夫人如果想参战，可到南驻外使领馆办手续。为响应号召，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会发表声明，表示要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和尊严出一份力。

南联盟政府已经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捍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塞尔维亚经济委员令当天开会指出，各企业应继续正常生产，不能影响市场的基本供应。禁止抬高物价，要尽一切努力保证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为了战事的需要，塞尔维亚汽车协会宣布实行汽油限量供应。很多加油站都关闭了，开放的加油站也都是军车、警车优先。塞尔维亚教育部发出通知，大、中、小学校从25日起一律关闭，暂时定为4月2日开学，南联盟境内所有的机场全部关闭。

贝尔格莱德已宣布实行灯火管制，晚上7时起全城便陷入黑暗之中。异常寂静，完全改变往日灯火通明、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上午，贝尔格莱德车辆和行人

还比较多，公共交通正常。下午3点以后，车辆明显减少。

市内的大多数商店都停业了，但大多数药店和食品店仍照常营业。市中心有几家咖啡店依然开着，但喝咖啡的人并不多。

科索沃局势比较紧张，因为北约对科索沃轰炸次数最多，而且科索沃解放军也趁机对南联盟军队和警察不断发动袭击。从25日凌晨开始，1000多名科索沃阿族武装分子聚集在阿尔巴尼亚边境一带，向南边防军发动多次进攻。在科索沃北部地区，双方也展开了多次交火。科索沃的一个塑料厂被北约飞机击中，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科索沃的多个村庄遭到北约的轰炸，许多民房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在巨大的弹坑中，还留有写着美国制造的红色字迹的炸弹片。

南各政党和群众表示要继续抵抗侵略，决不交出科索沃。

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舍舍利表示，南联盟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包括他自己。

在发出总动员令的当天，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又发布嘉奖令，表彰南斯拉夫空军和防空军，以及第三兵团和普里什蒂纳军队在保卫科索沃、保卫南联盟的战争中，成功地完成了抵抗北约侵略的任务。南联盟军委和国家领导人当天召开会议指出，北约的轰炸对南联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南联盟政府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捍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 北约连续3天的轰炸，给南联盟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对南人民的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稳定人心，南联盟政府发布公告指出，国家有足够的食品储备，政府将严格控制物价，如果有哄抬物价者，将予以法办。

在市中心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商品比较齐全，价格都标得清清楚楚，没有涨价的迹象。和空袭前一样，1个面包还是4第纳尔(1第纳尔相当于0.1美元，约0.8元人民币)，1升牛奶9第纳尔。其它如肉、鸡蛋、糖等价格也与以前一样。

一位商店经理说，所有商品价格与北约轰炸前相比都没有变化，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政府也不会改变政策，因为国家有足够的食品储备，没有必要提高食品价格。他还坚定地说，如果战争打得时间长，物价只会下降，甚至会免费供应。

他如此自信，如此信任政府，令人感到，国难当头，南斯拉夫人民的凝聚力正日益增强。

在个体食品和日用杂货摊比较集中的斯拉维亚广场，很多摊位都空着。在一家烤肉饼摊位，人们可以看到各种肉饼价格不等，10到20第纳尔一个，与平时一样，也没有涨价。

一位卖肉饼的姑娘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容易，决不能在危难时候提价。现在水果和蔬菜很受欢迎，不到2个小时就能卖完，但价格也都没涨。1公斤橙子或者苹果15第纳尔，1公斤圆白菜5第纳尔。一位卖菜的中年妇女很爽快地说，都是自己种的，低点没关系，不能在国家困难的时候涨价，否则良心上过不去。她还说，中国是南斯拉夫的好朋友，她在电视里看到中国国家主席发表声明反对北约轰炸南联盟。她说，北约太可恨了，克林顿应该感到羞耻。

面对强敌，南联盟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甚至连体育界也行动起来了。

南斯拉夫足协秘书长布拉托维奇也在25日向南通社表示，3名南斯拉夫球星联名呼吁，在北约国家踢球的南斯拉夫籍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在北约空袭南联盟期间抵制比赛。

这3名球星是：效力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的米亚托维奇、效力于日本鲸八队的斯托伊科维奇和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萨维切维奇。这3人都曾任南斯拉夫国家队的队长。

布拉托维奇说，三名球星及南斯拉夫足协领导层都确信，即使没有这一呼吁，上述足球教练和运动员也会抵制比赛，因为他们具有人道的、竞技的、道德的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和价值观。他表示相信，在国外效力的其它体育项目的运动员也会这样做。

在西班牙各俱乐部效力的南斯拉夫籍球员中，有不下10人在北约空袭南联盟前曾回到巴尔干半岛，他们对北约空袭给他们祖国造成的灾难表示震惊和关注。

米亚托维奇在马德里的途中对媒体表示，他很担心住在黑山的双亲。他

说：“我离开南斯拉夫是为了我儿子。要不是为了他，我会和父母呆在一起，他们不想抛下他们的房子。这情形真令人伤心。”

巴伦西亚队的后卫久基奇也表达了对北约空袭的关注，他完全支持政府的立场。他在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对记者说：“北约正在慢慢地扼死我们。南斯拉夫政府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一立场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我们正在捍卫我们的荣誉、领土和生命。”

马略卡队的斯坦科维奇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我的一个朋友可能已丧命。真可怕。”

皇家社会队前锋科瓦切维奇驱车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逃离南斯拉夫，他说：“我非常担心，我和我的国际队友们对南斯拉夫的局势很担忧。”

3月25日，效力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的南斯拉夫球星米贾托维奇抵达巴塞罗那机场，身边带着他的儿子路卡。南斯拉夫队原定于本周六与克罗地亚队进行的欧锦赛由于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而取消，米贾托维奇随后从贝尔格莱德回到了西班牙。为抗议北约对自己祖国的轰炸，这位南斯拉夫籍球星宣称将停止为西班牙的俱乐部效力。

美国和北约的多次轰炸，并没有使南联盟就范，南联盟 3月25日断绝了与北约四个主要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外交关系。官方声明说：“联盟政府决定断绝与这四个国家的关系是由于它们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据南通社报道，塞尔维亚副总理舍舍利也呼吁全世界的塞尔维亚人“尽其所能地打击美国的利益”。他在贝尔格莱德说：“每一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士兵，无论在哪里遇到他，都是塞尔维亚人的敌人，应该将其消灭。”

2000多名波黑塞族士兵自愿要求保卫南斯拉夫，抵御北约空袭。贝尔格莱德75岁的老游击队员普里比拉切维奇向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他16岁加入游击队，

曾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难道我还怕美国佬不成？”他一激动还撩起裤腿：

“希特勒给我留下的也就是这点伤疤，可完蛋的是他。”

聚集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门前参加反对北约侵略南斯拉夫抗议集会的人数达1500人，几十名塞族人参加了集会。

过往汽车纷纷减速，许多司机有节奏地鸣笛对集会者表示声援。

一批西方记者25日被驱逐出南斯拉夫，其中包括来自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南斯拉夫说，它驱逐了来自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记者，因为这些记者挑动北约盟国对该国发动攻击，并且误导了世界舆论。

然而，南联盟与北约的军事力量毕竟悬殊太大，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南联盟还是通过合法途径，求助于联合国。

南斯拉夫总理布拉托维奇3月24日发表电视讲话说，南斯拉夫当晚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制止北约的侵略，并对这项野蛮破坏行径予以谴责”。

然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态度却十分暧昧。他说，在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也许是正当的，但在是否使用武力问题上安理会本应参与作出决定。

美国的“第二个越南”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打败了的战争。每当想起那场至少持续达15年之久，每年投入多达300亿美元，并在美国卷入高峰期投入50万部队的战争，美国的最高决策者都会感到害怕。当年由白宫谋士赫尔曼康思炮制的臭名昭著的所谓的“逐步升级”战略，其实质就是一种赌决心、赌冒险的竞赛。如今，美国故伎重演，又在科索沃推进其以强克强、以打制打的强硬政策。尽管此次美国拥有强大的盟友，然而科索沃却没有“吴廷艳”政权。那么，这场战争会不会使美国陷入与当年相似的尴尬呢？

25日上午，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250多人来到美国总领馆前面，抗议北约空袭南联盟，他们往里面扔鸡蛋，高唱爱国主义歌曲，举着“北约不要插手塞尔维亚”、“想想越南，离开巴尔干”、“塞尔维亚，俄罗斯和你在一起”

、“昨天伊拉克，今天塞尔维亚，明天俄罗斯”等标语牌，烧毁美国国旗，并一度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24日夜间北约对南联盟开始轰炸后，在莫斯科工作和生活的近百名南斯拉夫人以及一些支持他们的俄罗斯人立即聚集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前面抗议。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还开了几辆宣传车，来到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口号，发表演说，直至深夜。自民党的宣传车还开到英国、法国等北约其他国家驻俄罗斯大使馆前面，谴责北约侵略南联盟。

巴布林领导的社会组织——“俄罗斯全民联盟”25日开始登记前往南联盟反抗侵略的“志愿者”；在俄罗斯北部的普斯科夫州，“俄罗斯党”也准备派遣100至150人去南联盟“向塞尔维亚兄弟提供各种帮助，直至参战”叶利钦授权伊万诺夫外长邀请前南问题联络小组成员国的外长立即来莫斯科讨论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伊万诺夫外长说，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欧洲大陆首次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侵略。“这是侵略，所以应该制止。”但是他声明，俄罗斯不准备采取武力来反对北约的武力。

俄罗斯内务部长斯捷帕申说，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俄罗斯的打击”，俄罗斯不能对北约轰炸南联盟无动于衷，但是“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

俄前总理、现任全俄政治和社会运动“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主席切尔诺梅尔金25日称北约轰炸南联盟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他呼吁南联盟领导人采取措施制止军事行动，“应该谈判”。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3月24日也声明保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作为对北约袭击塞尔维亚的反应。他警告说，塞尔维亚会成为“第二个越南”。

美国在3月26日发誓继续推进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承认它没有看到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任何屈服的迹象，但是坚称北约目标一致。

克林顿总统在通过卫星向塞尔维亚人传送的录像讲话中，直接呼吁塞尔维亚人支持北约对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采取的军事行动，告诉他们，米洛舍维奇破坏了他们的前途，迫使“你们的儿子打一场你们不希望看到、他本来也可以阻止的无谓的战争”。

奥尔布赖特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发表了内容相似的讲话。

克林顿总统对议员们说，他不知道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将持续多长时间。

国务院发言人詹姆斯鲁宾说，“有关科索沃暴行的报道越来越多”，美国感到“极其震惊”。

欧盟说，它对科索沃发生越来越多针对阿族的暴行深表关注，并警告说，北约空袭不会转移人们对践踏人权的注意力。

北约成员国希腊3月26日呼吁北约停止轰炸南斯拉夫并回到谈判桌旁。希腊政府发言人尼科劳说，希腊已经向贝尔格莱德和国际社会领导人通报了它的立场。希腊没有派兵参加北约的行动，但它说，它将提供后勤支持以履行它的成员国义务。

俄罗斯未能寻求到足够的支持，以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北约停止对南斯拉夫空袭的一项决议。

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有俄罗斯、中国和纳米比亚投了赞成票，其它12个成员国均投了反对票。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说，俄罗斯领导人决定在近日内开始对南斯拉夫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他还说，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不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飞机飞越其领空。

美国总统克林顿26日在写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说，他将派遣10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前往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以保护美国大使馆的安全。

克林顿说，他这样做是因为美国使馆受到了暴力攻击。他还通知国会说，科索沃冲突有可能扩展到邻国。为防止北约驻马其顿的部队遭到南联盟的攻击，需要向那里增加兵力。因此，除已部署在那里的400名美国地面部队外，美国还需要

给这个指挥所增派30名军人。

北约3月25日对南联盟进行空袭，使科索沃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的国防专家估计，三天来的空袭行动将至少花费与去年12月攻击伊拉克“沙漠之狐”行动的相同的军费，约37亿美元。

如果攻击行动持续下去，加上长期进驻当地维和部队的花费，美国每年至少要再花上20亿美元。以银弹支持子弹的军事行动，已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高额的国防预算能否过关，将是五角大楼面临的另一场硬仗。

1991年以来，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费用累计高达214亿美元，其中波斯尼亚战争花费94亿美元，金额最高，其次是伊拉克战争花费75亿美元。

3月28日，美国驻俄罗斯使馆外发生骚乱。俄警方发现有人试图向美国使馆投掷手榴弹时，便同这些不明身份的人发生激烈枪战。

据俄地方电视台报道，一名男子将白色吉普车停在使馆附近，从车中走出，试图用一个装置发射枪榴弹。警察发现后立即向他开火，3个不明身份的人随即用自动步枪还击，并乘车逃之夭夭。警察后来确认，他们所用的车是从警察局偷去的。

自从北约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以来，美国使馆已经成了示威抗议和攻击的靶子。在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使馆墙上的几个弹孔以及附近街道上丢弃的几个简易的枪榴弹发射器。

克林顿总统本周一在白宫说，他之所以决定对南联盟进行轰炸，是因为担心“塞尔维亚人的侵略”可能导致一场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引发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等邻国的局势动荡，连北约的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都有可能被拖进一场更广泛的冲突。

为了让国会批准美国参与对南联盟的轰炸，国务院奥尔布赖特和国防部长科思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都去国会进行游说。克林顿也花了两个小时，会见了约45名参众议员，并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要求对北约轰炸南联盟

予以支持。尽管参议院3月23日投票以58票对41票支持北约对南联盟进行轰炸，但这一结果也表明，许多议员对派遣美国飞行员冒生命危险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轰炸持保留意见。

民意调查表明，许多美国人对美国与其北约盟国武装干预南联盟内政提出了异议。一位广播电台的听众通过电话，参加了该电台进行的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武装干预科索沃问题”的讨论，他说，“美国干预科索沃问题的结果，不是阻止内战，而是为给这场内战火上加油，南联盟的民族分裂主义者会因为美国的支持而更加有恃无恐，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这场内战早就结束了。”在电台举行的数场类似讨论中，持这一观点的人并不少。

有人担心，如果北约的轰炸不能使米洛舍维奇屈服，美国该怎么收场？原克林顿的巴尔干问题白宫顾问戴尔德认为，克林顿的顾问们对“开打之后的战略没有考虑”，对“如果米洛舍维奇拒绝在西方支持的科索沃自治方案上签字，那又该怎么办？”心中没数。连意大利总理本月访问华盛顿时，也悄悄向白宫提出同样的问题，据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伯杰在稍作迟疑之后回答说：“我们将继续轰炸。”

专家说，实际上美国当前的战略着眼于这样一个估计，在对南联盟进行了一到两轮空中打击之后，米洛舍维奇最终会屈服，像他同意让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一样，同意放弃一大片领土。但专家们认为，美国的这一考虑可能错了，因为科索沃自14世纪以来一直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对南来说，它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到目前为止，米洛舍维奇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就是对南联盟主权的侵犯，南联盟的土地上绝不允许外国驻兵。

一些巴尔干问题专家和外交人员认为，北约干预的结果可能会与其意愿背道而驰。，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结果，无疑是给该地区的所有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壮胆撑腰，使该地区更加动荡不安。

美国议员3月26日在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第三轮空袭之际正在考虑下一步如何

作出决策，其着眼点是不让美国军队陷入巴尔干可能出现的泥潭之中。

国会议员在政策辩论中的下述三项主要目标上产生了分歧：推翻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武装科索沃人，还是通过武力来实施和平。正当北约军队的空袭还在继续之际，议员们对从长远看这项军事行动是否能取得成功表示怀疑。一些议员认为，推翻米洛舍维奇是防止巴尔干地区将来发生危机和避免让美国军队卷入这场冲突的最好办法。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3月25日要求在今后两年中给米洛舍维奇的反对者拨款一亿美元。

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使美国公众和舆论产生了一连串疑问。尽管政府要员一再解释空袭如何“迫不得已”、如何“救人于水火，维护美国利益”等等，但公众仍然感到茫然。美国广播公司和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的最新调查均显示，百姓支持率不到一半，而反对出动地面部队的比例更高达60%。

美联社综合国内报道说，公众提出的问题无奇不有，但出现这么多“小儿科”问题，实在令人深刺正在超市购物的俄勒冈州17岁的中学生波马特波罗佩克反问采访记者：“好像是内战吧？听说我们是防止什么人打内战。那地方在哪儿？”华盛顿一名女大学生凯特鲁道夫说：“那是个加油站吧？”

在凤凰城一家购物中心工作的拉思甚至不知道开始是谁打谁，经记者提醒后也只记得有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地方。伊利诺州女大学生哈森普拉格听完总统电视讲话还是半信半疑。她说：“要是去救人就好，可要是为此杀人呢？两件错事，负负不能得正。上帝不允许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路透社对可能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人士进行了采访，结果显示，共和党10人中只有4人支持政府，5人明确反对，德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表示尚未决定立场；在民主党中，除副总统戈尔坚决支持外，新泽西州前参议员布莱德利持观望态度。在纽约，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消息一传出，华尔街道·琼斯指数立即下跌47点，降到了当天最低点。纽约市中心时代广场的路人对空袭动机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不少人担心美国树敌太多。各大媒体承认，除公众本身对事态不了解外，政

府对7个月来袭击4个国家提出的理由不充分，在科索沃问题上政府更缺乏令人信服的政策和战略目标。一些人怀疑劳师远征的理由，另一些人担心，没有明确的计划，有可能使美国士兵为了一个盲目的战略深陷泥潭。自越战以来，美军的触角已遍及五大洲，其中包括伊朗、黎巴嫩、格林纳达、利比亚、伊拉克、索马里、海地和波黑等地。一场场恶梦至今在许多美国人脑海中紫绕，现在美国又领头对远在欧洲的南斯拉夫动武，这不能不令大多数美国人问个究竟？！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造成了大批科索沃难民外逃，截至 28日晚，抵达阿尔巴尼亚库克斯区的难民数量已达5万人，阿政府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由副总理梅塔为首的政府协调委员会，专门处理难民潮问题。

在马其顿，科索沃难民的数量已超过两万人，当地已出现了抢购食品的现象。马外交部不得不与邻国阿尔巴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外交部紧急磋商，讨论解决难民潮的办法。马政府还向欧盟、北约和联合国难民署提出了援助要求。

最近几天，西方舆论大肆渲染所谓“科索沃难民潮”问题。按照美国的说法，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阿族分立主义武装的镇压是一嘲种族清洗”，引发了阿族难民潮；北约空袭是为了削弱南联盟的军事力量，制止这嘲人道主义灾难”。

但仔细分析一下，人们就会发现这一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正是北约的空袭使科索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难民潮”，并有可能向局边国家蔓延。

在北约发动空袭之前，科索沃境内并没有大规模冲突。在城镇，塞族警察维持着正常秩序，城内塞族人和阿族人共同生活，走同一条马路，进同一家商店购物，坐在同一家咖啡馆中聊天。但是，在阿族非法武装出汲的乡村地区则呈现一片恐怖景象：“科索沃解放军”不断优击塞族警察，招致塞族警察的还击和追捕，双方发生交火；村民们为躲避冲突逃出村外，难民的人数最多也不过百十来人，这就是西方舆论在空袭前大肆夸张的所谓“难民潮”或“人道主义灾难”。

真正的难民潮是在北约发动空袭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北约为给空袭涂上“正

义”的油彩，指责南联盟趁空袭之机加紧对阿族人的“种族清洗”，把自己则装扮成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救世主”。

因此，如果说科索沃正在出现一“嘲人道主义灾难”的话，制造这场灾难的元凶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那些标榜“解救科索沃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伪君子们。

在3月26日芝加哥举行的抗议北约空袭南联盟的集会上，抗议者举着讽刺漫画：奥尔布赖特魔鬼，克林顿是希特勒。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这一地位，美国提出了建立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并对其安全战略作了相应的调整。

1993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扩展战略”，将“经济安全”、“军事优势”和“全球民主化”作为新战略的三大支柱。

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又进一步将“扩展战略”发展为“参与和扩展战略”，强调要通过积极参与国外事务来扩展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1997年初，克林顿政府根据四年防务审查的结果，发表了《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以“营造—反应—准备”为核心的跨世纪战略方针。

该战略强调，在和平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是“积极营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环境”，军事手段与外交、经济、政治等手段综合运用，通过巩固军事同盟、保持美军海外存在、与“非敌非友”国家建立军事交流关系、促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强化国际反扩散和军控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将各种被美国认为对其不利的危险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使国际战略环境朝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此即所谓的“营造”。

“反应”是指，一旦“营造”活动失败，美军将“对各种危机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以保护美国的利益，显示美国的决心，并保证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

主要措施包括“实施小规模应急作战”，如海空封锁、空中袭击、维和行动、反恐怖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以及进行有限军事干涉，直至“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战争”。

“准备”是指，“着手为变幻莫测的未来做准备”。一方面，做好当前和近期准备，使美军保持高度战略状态，可以随时执行“营造”和“反应”任务。另一方面，着手为对付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挑战，特别是新的全球性对手的挑战，作好准备，大力推进以信息战为龙头的新军事革命，维护美军在21世纪的“压倒性优势”地位。

观察家指出，美国违反国际法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积极卷入前南地区，甚至对南联盟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打击，正是贯彻了这个新的战略。

袭击南斯拉夫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震动，因为袭击考验了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惹恼了俄罗斯，后者放出风声，说它将抵制下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庆祝北约成立50周年的首脑会议。

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点裂痕。意大利总理达莱马在柏林举行的一次欧洲首脑会议上说，南斯拉夫方面已经停止了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袭击。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说，意大利这样不对，“我们将予以指责”。与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一样都是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是唯一一个反对此次空袭的北约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批评了北约的空袭行动。

美国前负责对外政策的官员彼得罗德曼说：“一切将取决于这次行动是否成功。他们都有自己本国的问题，对科索沃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美国的举动。”

就在北约组织的军事力量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首次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国国会和独立的专家却提出一系列的问题：——3月25日开始的军事行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结束塞族对希望独立的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进攻吗？

——如果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仍然目空一切，该怎么办呢？

——如果米洛舍维奇出动武装部队对付其邻国并扩大战争的话，北约组织会保护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塞族伙伴黑山吗？

鉴于潜在的新的巴尔干战争渐渐变成现实，一些专家担心北约组织最终可能重复美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在越南蒙受的耻辱。

《纽约时报》28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美国政府的巴尔干政策，指出美国领导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军事干预是在本来就局势复杂的巴尔干地区制造新的更大危险。

文章说，历史证明，只有在大的干预下，巴尔干战火才会扩大，并危及其它地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美国正在重蹈昔日大国干预的老路。如果将来南斯拉夫的危机向外界扩散，那只能说明是北约干预的结果。

文章说，克林顿总统声称对南联盟发动空袭是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干预不力或太迟的教训，但目前的局势发展恰恰证明现行政策适得其反。

美国《投资者商情日报》3月26日发表社论说：美国在科索沃问题上进退两难。

在科索沃问题上，所有西方国家有两点共识：第一，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是一个恶棍。第二，空袭本身不能使科索沃获得解放。这就使美国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

既然轰炸已经开始，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如果空袭不能说服米洛舍维奇坐到谈判桌边。怎么办？

北约已承诺连续进行空中打击，但它否认将派出部队与塞尔维亚军方对抗。相反，它在科索沃和南斯拉夫周围驻扎了士兵，一旦米洛舍维奇投降就让他们作为维和部队开进去。

但问题依然是，他会投降吗？科索沃和南斯拉夫对地面部队指挥官来说将是一个梦魇。为了战胜塞族部队，必须一座山一座山地进攻，一栋建筑一栋建筑地抢占，它将使即便不足数以千计、也会是数以百计的北约士兵伤亡。

而米洛舍维奇知道这一点。从战术的角度来看，他手中握有许多好牌。除了地形之外，补给线较短以及能藏匿武器这两点也都对他有利。他可以坚持到一场持久的空战结束。

空袭会使北约实现它公开宣称的目标吗？答案仍是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而最后一个问题则是，如果米洛舍维奇依然不肯屈服，美国怎么办？

这是一个克林顿政府未能解决的进退两难的问题——尽管它迫不及待地要冲上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愿美国别玩过头了，真的重蹈当年越战的覆辙，而将科索沃变成它的“第二个越南”。

他们掌握科索沃的命运

他的信念：决不成为任何人的奴仆。

南斯拉夫联盟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是近几年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他一贯反对外国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和干涉南内政。他说，南联盟“可以成为（别国的）好伙伴”，但“决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奴仆”。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不论是在朗布依埃还是在巴黎和谈中，他都坚定地拒绝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约在北京时间3月25日凌晨3点才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酝酿已久的空中打击。

还在科索沃和谈过程中，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代表团单方面在协议上签了字。当时欧美各国轮番警告南联盟：要么签字，要么接受北约轰炸的命运。欧安组织观察团成员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撤走了。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斡旋到最后，南斯拉夫一方还是坚持立场，拒绝签字，承担了谈判失败的全部责任。北约的炸弹已经接二连三毫不留情地落在南斯拉夫领土上。现在就看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如何应付了。

塞尔维亚方面早就说过：“如果北约部队不请自来，那么，我们将把它看做是侵略者和敌人。南斯拉夫有进行自卫的合法权利。”而美国和北约盟国早已扬言：在科索沃问题上，我们的一致是毫不保留的。”这就决定了以北约军事打击

来迫使米洛舍维奇就范、采劝以炸迫和”方针。看谁更硬？局面明摆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用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话说，这其实是借维和之名行强占一国领土之实。

米洛舍维奇从本国利益出发，不准外国军队进驻科索沃，但却实实在在面临惨遭军事打击的危险。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早警告过米洛舍维奇，如果不签字，他就犯了个“严重错误”，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北约和阿族一方则认为，米洛舍维奇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你对他硬，他就软；你对他软，他就硬”。“只要你给米洛舍维奇一点空间，他就会耍花招。”

可米洛舍维奇偏偏不听话，甚至大敌当前，还硬挺着：“科索沃不存在战争，只有反恐怖行为，不需要外国军队进驻。”

现年58岁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1941年8月20日生于塞尔维亚的波扎雷瓦茨市，塞尔维亚族人。他18岁加入南共盟，1964年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后，他主要从事经济工作，曾任贝尔格莱德市长经济顾问、天然气技术公司总经理和南斯拉夫最大银行贝尔格莱德银行行长。1983年，米洛舍维奇开始步入政坛，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团中央委员。此后，他历任南共联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主席、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89年，他担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

1990年7月，塞尔维亚共盟改组为塞尔维亚社会党，米洛舍维奇出任主席。在同年12月举行的议会多党制选举中，他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首任总统。在1992年12月举行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大选中，他蝉联共和国总统。1997年7月23日，米洛舍维奇在南联盟总统选举中获胜，出任南联盟总统。

米洛舍维奇的夫人马尔科维奇是贝尔莱德大学著名教授。他们有一子一女。

西方认为，米洛舍维奇“这位态度强硬的前共产党人，十多年的执政都是以蔑视西方为基础的；这位大塞尔维亚的鼓吹者，从没有放弃让所有塞族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塞尔维亚国家的梦想。”

与米洛舍维奇打过交道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华盛顿的很多官员公开辱骂米洛舍维奇，说他是巴尔干地区的主要问题，但他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西方在解决科索沃问题时需要他。”

德国前外交部长金克尔表示，西方国家应该拉拢俄罗斯，共谋解决科索沃问题。北约与俄罗斯双方经过漫长困难的岁月，终于建立新的关系，面目前幸而俄罗斯只是中止这种关系，并没有完全背弃。

在科尔总理执政期间担任德国外长多年的金克尔与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曾有多次打交道的经验。他指出，米洛舍维奇是一个民族主义色彩很浓的塞尔维亚人，一心想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国，即使动用武力，亦在所不惜。他认为不可能改变米洛舍维奇的认知。

对于俄罗斯的反应，金克尔指出，北约不理睬俄罗斯而发动轰炸，多少触伤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功能，不只是让安理会成员国的俄罗斯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也显示出其弱势。考虑到俄罗斯议会的强硬立场，更能了解目前的情势对俄罗斯而言特别困难。

金克尔表示，他也是从俄罗斯内政方面的困难着眼，希望俄罗斯不致走上难有退路的极端。不过，这主要也是南斯拉夫情势的发展。

谈到与米洛舍维奇的交手经验，金克尔表示，米洛舍维奇就像是一个扑克赌客。他总是不到最后关头不会出手，但经常因为错误的决定而失败。金克尔认为米洛舍维奇这一回还会失败，起码失去了民心。

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在《为了结束战争》一书中称赞米洛舍维奇“风度优雅、富于魅力、说话含糊其词”，说“米洛舍维奇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他知道该如何迷惑别人或抗拒别人。前一天他还激烈反对的东西，第二天就转而同意了；或者刚刚表示对事情的进展感到高兴，随即又去开倒车。米洛舍维奇就是这样跟他的对手对着干，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而且乐此不疲。”

塞族官员说，鉴于科索沃是塞族圣地这一重要性，米洛舍维奇肯定不会在科

索沃的领土问题上轻易做出承诺。在目前的处境下，南联盟只好“同仇敌忾”了。

米卢蒂诺维奇：决不放弃科索沃

57岁的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卢蒂诺维奇现在表现得越来越强硬。他明确表态，“我们决不放弃科索沃。塞尔维亚共和国决不会主动把科索沃交出去。”

池认为，协议的具体内容必须重新修改，在朗布依埃举行的和谈结果微不足道。

他说：“所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是為了掩飾談判的失敗。只有在塞爾維亞共和國對科索沃這個省已經不擁有任何主權的情況下，外國軍隊才可以進入科索沃。”米

卢蒂诺维奇愤愤不平：“如果北约军队进入科索沃，这就意味着该地区独立了，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那就意味着我们政治上的无能。”他反对任何外国军队进驻科索沃，并称这是他的政府的“最终立潮。米卢蒂诺维奇表示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和最后通牒，“我们的代表团不会以任何形式同意在南斯拉夫境内，包括科索沃部署任何外国军队”。他一直坚持同阿族代表面对面地进行谈判。他说：

‘‘我们希望同阿族代表团举行会晤，听取它的意见，同它签署协定的基本条款。’’但这一建议始终没有得到通过。

鲁戈瓦：“非法总统”后台挺硬

科索沃阿族于1991年就自我宣布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并推举易卜拉欣鲁戈瓦拒任“总统”。

53岁的鲁戈瓦拥有博士学位，主张非暴力解决科索沃问题。鲁戈瓦被阿族人称为“巴尔干的甘地”，言谈举止更像个文人，不像个政治领导人。他领导的政党内部并不十分团结，而且他不掌握军权，因此控制不了“科索沃解放军”。所以在与塞尔维亚方面争斗的同时，内部争权夺利日趋激烈，最后形成了以鲁戈瓦为首的所谓“温和派”和以“科索沃解放军”领导人德马齐为代表的强硬派。原先与鲁戈瓦一起的阿族“政府总理”布科希也甩开了鲁戈瓦。但鲁戈瓦明确表态，科索沃的阿族政治力量在解决问题时应用一个声音说话。他不希望过多地受制于人，他要保持自己在科索沃阿族人中的领导地位。有人认为，鲁戈瓦对把与之在

政治上分庭抗礼的“科索沃解放军”拉人朗布依埃和谈深感不满。但迫于形势，鲁戈瓦还是和“科索沃解放军”政治领导人萨奇一起在朗布依埃协议上单方面签了字。

德马齐：羽翼丰满斗争到底

由于西方的插手，科索沃阿族武装力量的实力不断增强，“科索沃解放军”一直试图通过科索沃问题的国际化达到独立的目的。但“科索沃解放军”一直缺乏统一的政治和军事指挥机构。不过，拒绝参加朗布依埃和谈的德马齐逐渐成为阿族潜在的政治领袖。

德马齐是“科索沃解放军”的政治领导人，阿族，中的强硬派。据说他是科索沃独立运动的资深活动家，曾在塞尔维亚监狱蹲过28年大牢，因此被誉为“阿族的曼德拉”。他不同意解除阿族人的武装。他还要求和平协议承诺在3年过渡期结束后，允许科索沃就民族自决举行全民投票。他认为，“独立是确保科索沃阿族人拥有和平与民主前途的唯一方式。”对科索沃阿族来说，“实行自治是他们的耻辱”，因为阿族人实行自治后还将处于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之下。德马齐表示，“‘科索沃解放军’已羽翼丰满，将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克拉克：北约盟军最高司令

掌握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大权的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一个浸礼会教友家庭，克拉克在父亲去世后随家人搬到小石城，并在那里长大。在越南战争达到高潮期间，他作为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正在英国中津大学读书。

克拉克对美国的政策一贯持支持立场，其中包括越战政策。在美军还没有召他人伍之前，他就毅然离开中津，投身到越战当中。在英国，克拉克支持越战的立场使他成为受到嘲弄的激进分子；但在越南战场上，他的英勇善战使他得到美军的最高荣誉之一银星奖章。

克拉克最初在越战中指挥一支机械化步兵连，但他的战绩很快使他脱颖而出。

在尼克松总统当政期间，他被调到戒备森严的白宫担任副官。在“水门事件”后，首位担任北约盟军司令的美国军人亚历山大黑格组建了一个为美国培训未来军事领导人的学校，克拉克曾在该校受训。

从那以后，克拉克迅速路身美国高级军官的行列。但在越战之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教官和组织者，他的声望仍在不断升高。

美国在海湾战争之后曾数次声称要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每次克拉克都是重要人物。随着波黑战争越来越吸引美国的注意力，克拉克成为华盛顿在波黑问题上的主要军事顾问。在波黑问题上，出于军人的本能，他更喜欢塞族职业军官。

在1994年当克拉克同英国迈克尔罗斯上将会晤塞族指挥官拉特科姆拉迪奇时，他曾陷入一个宣传圈套。虽然姆拉迪奇是欧洲自1945年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的执行者，但他也有军人的魅力。在他们进行艰难的对话之后，姆拉迪奇用轻松的话题消除了克拉克的敌意。他说他喜欢克拉克的军帽，感动得克拉克当时就摘下帽子送给他，并换上他戴的塞族军帽，结果让多事的记者们照了下来。在午宴上，他甚至接受了姆拉迪奇的手枪留作纪念。

不过，那次失言并没有损害克拉克在华盛顿的形象，因为克林顿总统派他去波黑的真正目的是建立同塞族进行沟通的桥梁，以说服他们接受和平计划。1995年克拉克在结束波黑战争的代顿和平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代顿协议后，克拉克成为驻巴拿马的美军司令。实际上，他的目光从没有远离巴尔干地区。西方同贝尔格莱德的关系在1995年后的恶化是一个复杂问题，但1998年点燃的科索沃战火使霍尔布鲁克和克拉克斡旋成功的代顿和平协议受到威胁。

随着科索沃危机的加深，他们两人又被数次派往贝尔格莱德以劝说米洛舍维奇放弃镇压科索沃人的立常但米洛舍维奇毫不妥协的态度看来已令克拉克失望，并使他开始怨恨塞族人。

自1991年南斯拉夫开始分裂以来，塞族政治家就一直预言，美国的任何干预行动都会使南斯拉夫成为“第二个越南”。对克拉克来说，“越战是一个军事教训，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干预”。

如果在科索沃问题上，北约能够像海湾问题那样取得不流血的胜利可能会令克林顿感到高兴。不过，无论结果怎样，克拉克都不可能继续在军中升职。美国上将唯一的升职希望是成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在两位陆军上将连续担任这一职务后，美国海军决定让一位海军上将出任滨职。

索拉纳：扣动空袭扳机的人

3月13日晚，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宣布北约决定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空袭。24日格林尼治时间19时空袭开始。索拉纳成了扣动北约军事打击南联盟扳机的人。

1942年7月24日，索拉纳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富裕家庭，早年就读于后来被人们称为“政界人物苗圃”的埃尔皮拉尔学校，1959年考入马德里康普鲁腾塞大学物理系。1963年因反对弗朗哥独裁统治的“大学革新团”负责人而被开除学籍。后来他转赴英国专修英语。早年在校学习期间，索拉纳曾在兵营接受过军训，获得“后备役少尉”资格，这是他唯一的军事经历。

他21岁时步入政坛，先是加入青年社会主义组织，后来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并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1977年他被选为众议员。1982年工人社会党上台执政以来，先后出任文化大臣、政府发言人、教育和科学大臣等职，1992年起任内阁外交大臣。

1995年年底，索拉纳出任北约秘书长，积极主张北约东扩。这次，他又成为扣动空袭扳机的人。

从表面上看，南联盟和科索沃的命运掌握在以上各个实权人物手中，正是由于他们双方相互立场的对立，才最终导致科索沃战火又起。但是，南联盟和科索沃的命运实际上都掌握在南斯拉夫人自己手中，决定于南斯拉夫人民自己的选择。

以“人道”为幌子的北约悍然发动的这场空袭，必将陷它自身于不义之中，因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在关注着这场战争的结局……